

此本上方八字標目脫世系圖末卷又有缺處不及
石蓮閣西歲舊寫十一行廿二字本及江安傅沅姑所
收天一閣藍格鈔本亦曾據三本校歸葉本
倘有彼皆脫而此不脫彼皆誤而此不誤世人謂不屬
舊本必有佳處惠人不肯細檢耳 三校既竟為
書所見如此己卯四月晦日曙戒學人啟記



書見... 卷之... 臣... 經進大金國志表

經進大金國志表

臣懋昭上言竊惟紀外國之歷年簡書具在考

累朝之文館事跡難磨爰輯遺聞少裨

淵覽伏念臣偷生淮浦竊祿金朝少讀父書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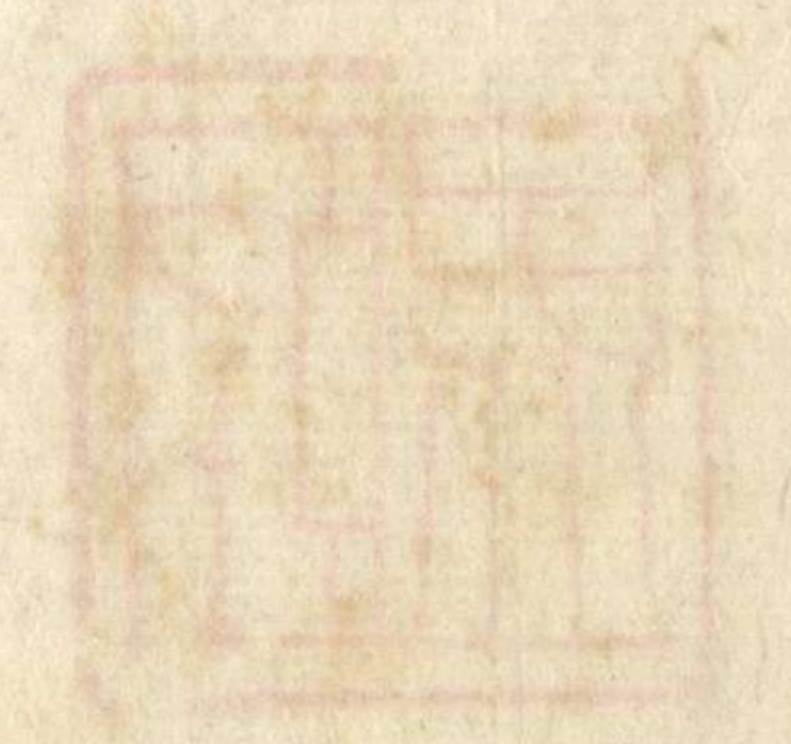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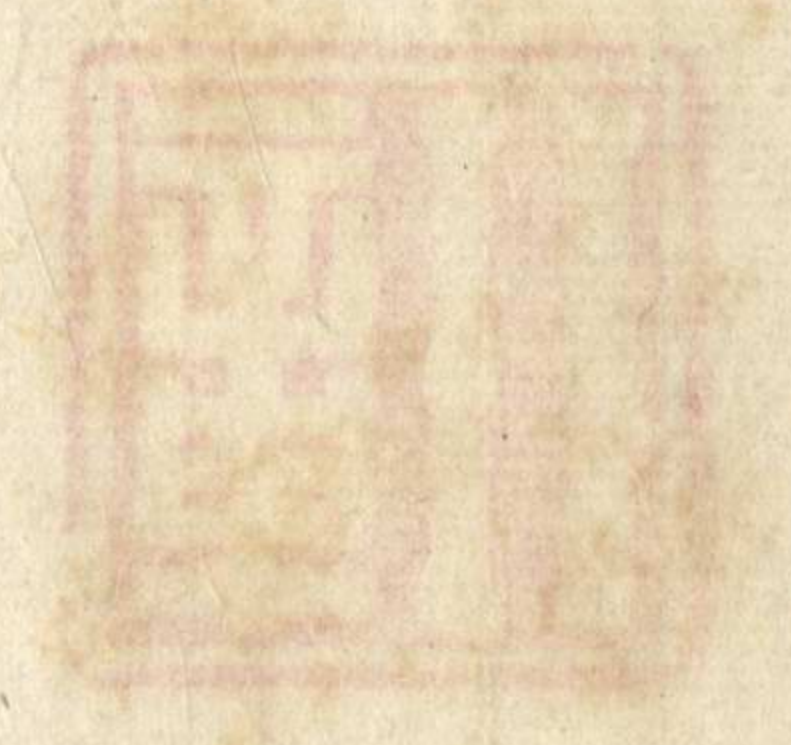
獲清流之選日親文苑粗知載記之詳迹其所

以興亡是以可為鑒戒其金國志起自武元天

輔至于義宗九主百一十七年哀集成編卷分

條別本其初興之地勢局一隅肆此兼并之謀

志吞四海饕淫日積篡殺相仍雖運數之使然



亦事機之適爾獨世宗寬厚遂得小克舜之稱
然泰和昏荒已階周幽厲之釁日斜西崦數列
盡頭

皇天從而降災

聖明為之啟運 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道包文武

德運聖神

新天開地闢之規模

奮雷厲風飛之氣象

奏蔡城之凱人覩漢官威儀
清閔洛之塵民快唐家日月
皇靈遠被

天意交歸由江漢而出師願見
舊時天子從淮西而入覲永作

皇家老臣 臣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臣所緝大金國志謹
隨表上進以聞 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昧死謹

言

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淮西歸正人改授承
事郎工部架閣臣宇文懋昭上表

金國始末

金國本名朱里真番語話音訛為女真或曰慮
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慎氏遺種渤海
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韓之後姓挈氏於北地
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
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山乃鴨綠
水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離東瀕
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
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即今

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為混同江
深可二十丈餘狹處可六七十步濶者至百步
居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
之北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宣命
為首領號大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
建寨以守又云契丹乘唐衰興北方吞諸蕃三
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為患誘豪右數
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為分其勢使不得
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款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宮

口至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隸咸州兵馬司
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極遠邊而野居者
謂之黃頭女真又居東沫江之北寧江州之東
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止
是族帳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為酋長小者千
戶大者數千戶蓋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
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
傳周而復始或又云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
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

其長即胡朶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割太師以至
阿骨打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大金

金國九主年譜

太祖武元皇帝

元名阿骨打改名以宋徽宗重和元年遼旻遼揚割太師子海濱王天慶八年

戊戌稱帝國號大金建元天輔至癸卯天輔

六年

宋徽宗宣和五年

五月乙丑崩在位六年

太宗文烈皇帝

元名吳乞買改名晟太祖之弟癸卯改元天會宋徽宗宣和五

年遼保大四年

即位至甲寅天會十二年冬

宋高宗紹興四年崩

在位一十二年

熙宗孝成皇帝

元名曷速馬改名亶太祖嫡孫宗浚之子甲寅天會十二

年冬即位至戊午改元天眷辛酉改元皇統

至己巳皇統九年宋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為從弟

岐王亮所弒在位一十六年

海陵煬王元名字烈改名亮太祖孫遼王宗翰之子己巳改元天德宋紹興十九年

即位癸酉改貞元丙子改正隆至辛巳正隆

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乙未為諸將弒王於揚

州瓜洲鎮龜山寺在位一十三年

世宗聖明皇帝元名衷改名雍太祖孫真王宗輔之子辛巳改元大定

宋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丁未自立于會寧府至己酉大

定二十九年餘二日宋光宗庚戌紹熙元年正月癸巳崩在位

二十九年

章宗皇帝諱璟世宗之孫太子允恭之子庚戌改元明昌宋紹興元年正

月甲午即位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至戊

辰泰和八年宋嘉定元年十一月丙辰崩在位一

十九年

東海郡侯諱允濟世宗第七子己巳大安元年宋嘉定二年即位壬

申改重慶癸酉改至寧八月甲午為紇石烈

執中遣內侍李監成弒于其府在位五年

宣宗皇帝諱珣世宗之孫顯宗允恭長子癸酉九月丙午即位改

至寧元年為貞祐元年宋嘉定六年丁丑改興定癸

未改元元光至甲申元光二年宋嘉定十七年十月崩

在位一十二年

義宗皇帝諱守緒宣宗第三子甲申元光二年冬即位乙酉

改正大壬辰春改開興夏改天興宋理宗紹定五年癸巳

歸德府絕糧六月奔蔡州八月大兵與宋兵

攻蔡甲午天興三年正月己酉禪位于後主

總帥丞麟即閉閣自縊在位一十一年金亡

金主自宋徽宗重和戊戌稱帝至理宗端

平甲午計九主一百一十七年

大金國志目錄

第一卷

太祖武元皇帝上

第二卷

太祖武元皇帝下

第三卷

太宗文烈皇帝一

第四卷

太宗文烈皇帝二



第五卷

太宗文烈皇帝三

第六卷

太宗文烈皇帝四

第七卷

太宗文烈皇帝五

第八卷

太宗文烈皇帝六

第九卷

第十卷

熙宗孝成皇帝一

熙宗孝成皇帝二

第十一卷

熙宗孝成皇帝三

第十二卷

熙宗孝成皇帝四

第十三卷

海陵煬王上

第十四卷

海陵煬王中

第十五卷

海陵煬王下

第十六卷

世宗皇帝上

第十七卷

世宗皇帝中

第十八卷

世宗皇帝下

第十九卷

章宗皇帝上

第二十卷

章宗皇帝中

第二十一卷

章宗皇帝下

第二十二卷

東海郡侯上

第二十三卷

東海郡侯下

第二十四卷

宣宗皇帝上

第二十五卷

宣宗皇帝下

第二十六卷

義宗皇帝

第二十七卷

開國功臣

粘罕

骨捨

斡离不

蒲路虎

兀术

銀术

兀室

婁室

撻懶

撒离曷

窩里温

韓常

烏陵思謀

第二十八卷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蔡松年

蔡珪

高士談

馬定國

施宜生

郝侯

李晏

王寤 劉昂 楊雲翼 史肅
蕭貢 李適 馮延登 梁持勝
馮璧 韓玉

第二十九卷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麻九疇 高廷玉 張萬公
董師中 胥鼎 張行中 路仲顯
耶律履 王子可 李獻甫 党懷英
趙秉文 周昂

第三十卷

楚國張邦昌錄

第三十一卷

齊國劉豫錄

第三十二卷

立楚齊國冊文 檢視宋國庫藏
取去宋國印寶 宗族隨二帝北遷

第三十三卷

天文 地理 燕京制度

汴京制度

陵廟制度

儀衛

第三十四卷

旗幟

車織

服色

千官品列

第三十五卷

雜色儀制

誥勅

除授

天會皇統科舉

天德科舉

第三十六卷

皂隸

浮圖

道教

科條

赦宥

屯田

田獵

兵制

第三十七卷

兩國往來誓書

第三十八卷

京府州軍

第三十九卷

初興風俗

男女冠服

婚姻

飲食

第四十卷

許奉使行程錄

大國金志目錄終

大金國志卷第一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上

在位六年

太祖武元皇帝番名阿骨打後改名旻揚割
太師之長子也其先龕福五世至胡來世為
酋長龔節度使胡來生三子長曰核里頗次
曰蒲次束季曰揚割揚割生三子長曰阿骨
打次曰吳乞買又次曰思改即粘罕父也金
人至揚割太師始雄諸部 初契丹國舅帳



蕭解里聚衆為盜潛奔女真因命楊割圖之
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解里遣阿骨打獻首級
餘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進其父子官自
是陰懷異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玉
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未有以發也遼
主延禧初立之年楊割死阿骨打生于遼咸
雍四年戊申初在胎脈時骨重異常將生河
水為沸野獸盡嗥及生若有光照其室部落
咸異之既長臂垂過膝身長八尺狀貌雄偉

沉毅寡言笑而有大志弓力過絕于人嘗至
其部落有意者欲謀害之阿骨打覺之奮劍
殺數人而去追者不敢當既立承楊割富庶
之餘兵強馬壯加以遼主天祚掎剝是嗜上
下荒淫其相李儼蕭奉先輩庸瑣貪婪阿骨
打益有異志

阿骨打之十三年

時宋徽宗政和四年
遼海濱王天慶四年

是春蘇源

奚室蒲古率其部落內附共七千餘戶是年
始陷遼國寧江府先是五國之東接大海出

名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鷲鷲遼人酷愛之求之女真女真苦之又沿邊諸帥邀求賂遺無虛日遼主天祚如混同江釣魚時疑阿骨打欲殺之蕭奉先諫止阿骨打知其意始謀叛於是用粘罕胡捨等為謀主銀术割移烈婁宿閣母為將帥犯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州天祚射鹿慶州秋山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為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天祚再遣蕭嗣先帥奚契丹五千人屯出

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又獲甲馬四千天祚兩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琳付兵十萬使討之計人家戶貫備一軍富人有一二百軍者琳等非經濟才統御無法軍器聽從人便往以槍刀羶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路並進獨沫流河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都統幹為不者以為漢軍遁即領契丹兵奔營而奔

漢兵尚一二萬餘推武朝彥為都統再與女真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其城悉為女真攻陷

阿骨打之十四年

時宋政和五年
遼天慶五年也

夏五月北方有

光燭地大星出殷：如雷聲六月括寧江府一路金銀粟帛盡數以往民間有隱者斬丁夫強壯集得萬餘人勒歸軍前是年生紅芍藥花北方以為瑞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採其芽為菜以麪煎

之凡待賓齋素則用之其味脆美可以久留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置楪中以為異品十一月敗遼師于混同江先是天祚征女真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車騎日一百里步騎三萬人命蕭胡都姑柴誼將之南出寧江州齋數月糧期必減女真阿骨打以刀斨面仰天大哭謂其部落曰不若殺我

以降諸酋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
天祚遇乘其未陣三面擊之天祚大敗退保
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
阿骨打之十五年時宋政和六年
遼天慶六年也春正月升骨捨
為正都統粘罕為左副都統阿忽為右副都
統是年北方寒甚裂膚墮指多有死者北
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婦
人以羔皮帽為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
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是歲女真陷遼渤海軍先是渤海人高永昌
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國皇帝
據遼東五十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琳討之
至潘州女真遣兵來援渤海琳敗績乃以燕
王淳為都元帥仍募遼東人號怨軍者二萬
以行淳至乾州武朝彥等謀殺淳不克復召
淳還遣蕭德恭耶律余覲等屯田為備既而
女真破渤海軍斬高永昌其眾散為盜所至
虜掠而遼不能制

阿骨打之十六年

宋政和七年遼天慶七年也

次年之冬始稱

帝

金天輔元年

時宋徽宗重和改元遼天慶八年也

是春宋遣其使馬政

來約夾攻遼先是宋建隆以來女真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去夏有漢兒高藥師講買馬舊好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阿骨打所居阿芝州末流河問遣使之由政對以貴朝在建隆時講好已久今聞貴朝攻陷遼國五十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共行弔伐阿骨

打與粘罕共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六人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真二人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為贄是春遼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金人適至淳遇于徽州未陣而潰退保長泊魚務于是金人大掠經新城懿淳衛五州皆降之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少第進士累官校書郎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是冬阿骨打用楊朴策始稱皇帝建元天輔以王為姓以旻為名國號大金楊朴又

勸國主遣人詣天祚求封冊天祚付東北面大臣議遂遣使備衮冕之服冊為東懷皇帝國主名朴等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怒欲斬其使諸首為謝乃解尚人笞百餘尋遣還邀令稱大金皇帝兄不然則提兵取上京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明年上京破和議遂格

契丹志云楊朴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八月阿骨打遣人詣

天祚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趙三阿鶻產大王十也天祚付群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為自此無患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等脩天子衮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冊立阿骨打為東懷國至聖至

明皇帝十二月至金國揚朴以儀物不全用
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
無冊為兄之文阿骨打大怒叱出來使欲腰
斬之粘罕諸人為謝乃解人答百餘次年三
月遣蕭習烈等回云冊文罵我、都不曉徽
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皇
帝兄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則提兵取
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
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

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十二月九代祖龕福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八
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七代祖名佯海追謚
安皇帝六代祖名隨濶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
五代祖名寔魯追謚成襄皇帝號昭祖魯祖太
師名胡來追謚惠皇帝號景祖、太師名揚哥
追謚孝平皇帝號穆宗妃后皆追加謚號

天輔二年

時宋徽宗宣和改元遼天慶九年也

是年春北方有赤色大

三四圍長二三丈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圍下

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 二月遣李善慶通使于宋善慶至宋國門宋相蔡京童貫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々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止用詔書有開行至登州而死會謀者言金已受東懷皇帝之封乃詔政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慶至軍前國主及粘罕等責以中輟且云登州不當行牒留半年始遣之臨行語之曰跨海求好非吾家之事吾已

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 是年知樞密院內相楊朴建議以為陛下肇登大寶混一封疆應天順人奄宅天命而六宮未備殊失四方觀覩欲乞備日冊命正后妃之位國主從之詔冊蒲察氏為皇后番漢群臣稱慶先是女真驟興之初未具六宮之典僅有賢妃淑妃自餘姬侍並稱娘子而已平遼所得中原士女艷裝麗色盡掠而北后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

縵繒而已是年攻陷遼上京

天輔三年時宋宣和二年也春正月肇州之始興隆

州之利涉地震陷死數千人知樞密院楊朴

建言惟我國家興自遐荒朝儀典章猶所未備

以中朝言之威儀侍衛尊無二上諸親從諸王

部族尊貴者馳驅戎行雖不可盡責其自番漢

群臣以下宜致敬盡禮所合定朝儀典章上下

尊卑粗有定序國主從之是月宋遣其使趙良

嗣來先是金使同呼慶持國書來宋因遣良嗣

來通好猶以買馬為名其實約夾攻遼取燕雲

舊地也第面約不齎國書時金人出師三路

攻遼之上京是夏良嗣等在青牛山追及國主

遂從至上京觀其攻城不旋踵而破良嗣之

來使也大槩議夾攻遼使金人取中京宋朝取

燕京許之歲幣初許三十萬而卒與契丹舊數

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國主亦許之

遂以手劄付良嗣約以本國兵自平地松林趨

古口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則難依已許之

約仍遣使偕來止作新羅人來朝見其國書略
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
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言燕
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
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右將來貴朝不為夾攻
即不依得已許為定具形弊幅冀諒鄙悰 馬
政回使于金國書略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
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逃聞為
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

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閔
歲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時春正月趙良嗣來使國主令從軍每行數
十里輒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二百五
十里所攻城不旋踵而破七月回至女真所
居留飲數日令契丹吳王妃歌舞飲讌妃配
吳王天祚私納之復以他過囚于上京女真
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令作奴
婢遂使人懼時國中議論不決以宋朝欲還

山前山後地意皆狐疑且以山前山後北朝得之而雄若我滅契丹彼自以幣帛奉我粘罕云宋朝四面皆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亦未可輕之當且為良圖少留人使國主遂將宋使馬擴遠行射獵每畧國主坐一虎皮椅上縱騎打圍嘗曰此吾國中最樂事也既還令諸酋具飲食迎邀南使夾攻之始謀如此

大金國志卷第一

大金國志卷第二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下

天輔四年

時宋宣和三年遼海濱王保大改元

春三月始于渤海遼陽

葺州置榷筦庫歲課稍重商人疑惑金人但一切取辦于所在官他不恤也

是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々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

四月韓州千戶皮兀室帥其衆謀入漠北以叛
伏誅 五月遣使烏曷魯等如宋、詔司業權
邦彥內侍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曰
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論金
使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懽心曲在朝廷
矣師禮入奏復傳旨候童貫回議之二使留宋
國凡三月餘方遣人送歸國書只付其使回不
復遣使後曷魯等自海上歸至其國、主得書
意宋朝絕之乃命其弟國相孛極烈吳乞買并

粘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西用遼降人余覲為
先鋒趨中京

天輔五年時宋宣和四年
遼保大二年也春正月知樞密院內相楊

朴權知行宮留守事先是國主出征骨捨留守
既而有中京之行召骨捨共謀蓋骨捨在諸酋
中最有志而黠猾者也朴為人慷慨有大志多
智謀蓋建國之初諸事草創朝儀制度皆出其
手 三月金兵攻陷中京中京奚國也遂引兵
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

其西而過遼王天祚震驚率騎兵五千奔雲中
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燕王耶律淳守燕天祚
至雲中遂取馬三千匹奔入夾山淳守燕二十
年得人心天祚既奔夾山李處溫與其弟處能
及子與都統蕭翰挾怨軍謀立淳乃率燕京數
萬人勸進淳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自號天錫
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湘陰王淳主燕雲平
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蕃部天祚王
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金兵追至雲

中蕭查剌降進追天祚幾及允行帳輜重寶貨
及其幼女盡俘獲之 五月國主用楊朴議始
合祭天地于南北郊及禘享太廟頒賜番漢群
臣以下有差 宋師又與遼人遇戰失利六月
退保雄州未幾耶律淳死蕭翰與大石林牙立
其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 時宋童貫為宣
徽使蔡攸副之復同燕雲趙良嗣遣書開諭燕
王淳使納土大畧云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
朝世、子孫不失富貴况遼之與宋歡好百年

誠能舉國內附恩數有加苟執迷失機恐有彭
寵之禍淳得書斬其使又令董龐兒遣人說易
州土豪史成獻城復執送燕京斬之宋种師道
卒慶宗總東西路軍至白溝意謂燕人有簞食
之迎初至蘭溝旬為遼大石林牙所襲而敗既
而淳益師二萬人渡白溝挑宋師宋師遇之又
北燕王死于六月間國人立蕭太后 八月國
主追襲天祚于國崖擒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
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國主遣偏師七

千擊破之于是乘勝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
屯奉聖州之東 九月遣孛革烏歇高慶裔等
使于宋初宋朝回書附其使還不遣報使國中
疑宋有謀兼又未嘗先報師期輒進兵取中京也
移軍泉泊襲破天祚行帳既占雲中府山後
州縣 忽聞宋童貫舉兵國主與群首議恐爽
約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則歲賂不可得遂專遣
使來烏歇等奏聞知貴朝遣童貫舉大兵不報
本國故遣臣來聘館伴趙良嗣答曰聞貴朝取

西京雖不得報已令童貫舉兵以報應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在較也宋徽宗待烏歇等甚厚賜予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禦別館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桀黠知書雖外為恭順稱藩頌德而屑求故例不已烏歇等又詣王黼第計事面授回書略曰所有漢地及夾攻並如昔議慶裔曰夾攻一段且莫是候本國兵來否良嗣曰縱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

必計先後也趙良嗣報使馬擴副之 冬十月宋師再舉遼高鳳郭藥師以易涿二州降

時蕭后管常勝軍郭藥師聞宋師忽自燕來進涿州藥師以為圖已名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之時於是萬口響應囚監軍蕭餘慶遣使奉表來降時高鳳亦以易州來歸

宋師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

五十萬駐盧溝河攻燕京后密遣人招盧溝河
四軍馳騎自南門入殊死戰宋師連戰敗績
十一月金國遣使于宋議割燕山地初宋朝
與金人約但求石晉地初不思平營灤三州乃
劉仁恭以遺契丹故不肯割至是趙良嗣馬擴
見國主于奉聖州主令其弟國相蒲結與計事
蒲結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遣兵失期為言云
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六州
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兩朝皆以信義

為主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
在辨論數四卒不從于是以國書付良嗣等使
與其使偕來仍留馬擴于軍前未幾趙良嗣送
金使還且求營平灤三州 十二月童貫密使
其客王瓌禱國主具言貫兵已壅燕境乞如約
夾攻國主遣瓌先歸遂分三道進兵粘罕趨南
暗口撻懶駙馬趨北牛口國主親趨居庸關分
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延慶獻捷于金奉表稱藩
請和國主不許自媯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

人奔關走時擴隨軍行國主謂擴曰契丹疆土
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
大軍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亦不能取初聞南
軍至燕我心亦喜縱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斂兵
歸國近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營而遁乃至此耶
似此喪師有何誅賞擴荅云兵折將死將折兵
死劉延慶果敗雖貴亦誅國主云若不行法何
以使人一兩日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
是月初六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

失守夜率蕭幹等出奔未行五十里國兵遊騎
已至城遼相左企弓虞仲文等迎降出丹鳳門
毬場內投拜國主戎服坐萬歲殿皆拜伏待罪
于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砲繩蓆角是無拒我意
也並放罪纜撫定燕山即遣馬擴歸獻捷國兵
之入燕也大石林牙以蕭氏歸遼主于夾山天
祚殺蕭氏蕭幹以奚渤海人入奚

良嗣至軍前時諸酋列館燕京郊外獨置南
使一廢寺中以擅帳為館是時國主營已立

閣門官吏皆服袍帶如漢儀贊引拜舞悉用
遼人規式每日入擅帳門謂之上殿

天輔六年

時宋宣和五年
遼保大三年也

春升皇帝寨曰會寧府

建為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先是女真之
初無城郭止呼曰皇帝寨太子庄至是改焉置
三省六部尹貳曹屬仍左丞相陳王兀室撰女
真字以行 大宴番漢群臣于乾元殿大合樂
擊鼓百戲為樂至夕有沾醉匍匐于殿之側者

詔諸州積粟時芻備軍前支給不許雜以糠

土 正月遣李靖寧术割王度刺撒母盧使于

宋 趙良嗣報使先是趙良嗣至軍前國主曰

平灤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矣以國

書副本示趙良嗣讀至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

我大國其熟計之若不早見與請速退逐易之

師無留我疆于是遣李靖王度刺撒母盧與良

嗣偕來靖既對遂見王黼 謂靖曰租稅非約

也主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

年歲幣主亦時許遂命良嗣與靖再使良嗣偕

靖抵燕京見國主曰本朝狗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國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國主曰燕租三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常勝軍亦當還我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本朝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為國主謀嘗以詩獻之曰君王莫信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索南宋不已然

國中自以分軍護送虜獲東歸又山後告急以天祚謀復故地而張毅據平州不能無懼自南使過盧溝悉斷橋梁焚次舍亦恐我不從而自防也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通奏其略云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倘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使國書略曰本朝與貴朝通和每曲

從所欲以成交契今代稅之物悉如來諭國主大喜遂議雲中地兀室曰皇帝言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然其民却待遷去良嗣曰若止空城安用之兀室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犒賞諸軍耳三月郊合祭天地依天輔年間例施行車騎填咽諸大臣骨捨之屬躑躅其前仗衛不肅無復中朝儀制矣寧述割王度刺撒母盧持誓書再同良嗣等至宋求西京犒賞金帛引對徽宗許以二

十萬乃遣兵部侍郎盧益等持國書及誓書議交割燕京日子良嗣與寧术割皆言國主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嗣與寧术割共為欺罔卒啟兵端夏四月以燕京六州歸于宋先是盧益與國使寧术割至燕山金人止之以俟犒師金帛已乃得見兀室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屢却回令至京師易之益等諭以南朝皇帝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猶不聽凡改更

三四宋朝皆曲意從之且言近有燕人趙溫訊李處能等逃去南朝須先見還方可議交燕地趙良嗣宣諭撫司縛溫訊等與之既至粘罕釋其縛以為用遂遣楊朴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歸于宋且索米二十萬碩自是童貫蔡攸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定凡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席卷而東宋朝損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涿易國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蓋

海上初約燕人歸南朝奚契丹渤海人皆屬金國也

燕雲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也凡此數關乃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當時南宋之割地也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陷之後改

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
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
涿易諸郡建燕山為燕京以控六郡號燕京
路與平州自成兩路昔宋朝海上密議割地
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
關中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
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既據
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故幹离不至自
平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里之誤

也

國主以徽宗建中初元立歷崇寧大觀至政和
凡十二載疑遼主天祚知其意志始謀叛逮政
和四年初屠寧江州再敗蕭嗣先于出河店繼
而張琳四路之師敗又繼而天祚親征敗高永
昌據渤海而女真屠之遼東怨軍叛燕王而女
真殪之遼東長春兩路以次陷沒而國主始稱
帝矣 當盧益奉使時國主賜益等花宴是日
國主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謝

漢兒左企弓已下悉播笏捧觴稱壽一如契丹之儀時國主自入燕以後所擄中原士大夫之家姝姬麗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歸其國酣歌宴樂惟知聲色之娛至此形神已病中觴令盧益便辭全不及交燕事 國主有子八人一曰阿母二曰室曷即亶之父三曰設梁虎與室曷同母乃正室所生四曰幹离不昔誤作二太子五曰窩里唄昔誤呼三太子宋紹興四年冬魯犯江上者六曰兀朮昔誤呼四太子七曰窩

里混昔誤作五太子今號自在郎君八曰阿骨保邢王是也與兀朮同母蓋國主稱兵之初長子阿母在世呼作大太子而第二子第三子已亡所以幹离不人誤呼為二太子如兀朮亦誤呼為四太子也國主立其弟吳乞買為之後除諱版字極烈為都元帥是年五月國主旻殂上謚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建國登皇帝位首尾凡六年

大金國志卷第三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一 在位一十一年

太宗文烈皇帝小名吳乞買又云吳乞馬後改名晟揚割太師第二子也生時有白雉之祥既長方頤隆準身長八尺立髮垂地為兒童時不喜嬉戲落有_二大度曾有道人以所佩劍授之光彩殊常曰佩此可辟惡兵除不祥受訖道人不見遂寶秘之 凡阿骨打用



兵時密謀秘計皆其所與性特殘忍抑服旁
近部族說以其言不服則以兵加之攻遼時
三數大戰皆親犯矢石為部衆先金國自胡
來以諳版字極烈為儲副阿骨打之時以弟
吳乞買為之後阿骨打歸燕山北追天祚以
疾死于軍中時天輔六年五月宋宣和五年也阿骨打
有八子不立其子而立其弟吳乞買吳乞買
立就是年改元天會賜文武官爵秩有差親
從兄弟各加一等其諳版字極烈又以弟斜

乜馬為之務欲兄弟相傳其都帥之權歸儲
副耳不論年也是時大功臣如粘罕幹离不
兀朮蒲路虎兀室撻懶之徒國人謂之郎君
皆有大功既滅遼駸、氣鯁虎視中原自張
鼓平州之叛而南北之釁啟矣

天會元年

天輔六年改元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

夏燕人張鼓仕遼知

契丹必亡盡籍丁壯潛練兵為備國兵下燕粘
罕與康公弼曰我欲擒張鼓何如公弼曰是趣
之叛也親見鼓諭金國之意鼓曰契丹八路今

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公弼達其語于粘罕信之改平州為南京加穀同平章事至是國立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患遠從私訴于穀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興復先責企弓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國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宋朝之援何懼乎穀以其事問李石石以為然遂拘企弓數其罪殺之遂以平州附宋 八月辛巳朔

日當食陰雲蔽之不見 是時宋已得燕山之

地先是金人陷燕京時蕭幹名夔離不者據奚王府自

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寇掠燕城

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頗有

謀棄燕者宋童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

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幹遁去尋為其下

所殺傳首京師皆藥師之功也藥師在燕山凡

有請朝廷無不從 十一月國兵陷平州得宋

朝所賜穀詔穀挺身走燕山其弟懷宋詔書走

又為國兵所獲自是歸曲宋朝未幾入侵

張穀遣其弟來通款宋朝宋朝授穀節度世
襲平州令李安弼賈詔仍以金花箋御筆付
其弟授穀惟燕山路轉運趙良弼力爭以為
不可恐必招金人之兵宋朝不從穀聞安弼
至率官吏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
得宋詔書乃歸曲宋朝累擢宣撫司取穀朝
廷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至未幾金
太子窩里字由平州入侵矣

十二月國使初往宋賀正旦

天會二年

時宋宣和六年
遼保大四年也

春正月慶陽府環涇州大

水漂居民三千餘家

詔于大定府置廣積倉

上京府之宜春有狗生角

三月國主之豹

子河避暑是月遣使往宋丐糧先是良嗣使金
時許金人糗糧二十萬斛至是詣宣撫司來索所
許譚稹曰二十萬斛豈易致耶兼宣撫司未嘗
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金使曰去年四月間趙
良嗣已許矣稹曰口許豈足憑耶終不之與由

是怒及舉兵亦以此為辭云 五月國使往宋告嗣位宋以著作郎許元宗為賀登位使元宗至耒流河金國素無城郭宮室就以所居館燕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角觝之伎鬪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于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執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為者莫知其說 其國初無城郭四顧茫然皆芟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後萬人規模亦宏侈矣 七月國兵陷應蔚等州

天會三年

時宋宣和七年滅遼之歲也

先是遼主天祚竄入陰

夾山國兵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

天祚亦以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

粘罕歸其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

五萬并携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

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

雲中故為國兵所敗又畏中國不伏乃謀奔西

夏未至國兵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

城居之踰年而卒遼國遂亡 十二月斡离不

粘罕分道入侵南宋東路之軍幹离不主之建
樞密院于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之軍粘
罕主之建樞密院于雲中以時立爰主院事國
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於是幹离不之軍自燕
山直犯河北粘罕之軍犯河東陷朔武代忻等
州直趨太原 先是金人既獲天祚連遣三使
聘宋曰報謝通好也次日告慶得天祚也又次
曰賀天寧節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供億疲弊
其實窺覘道路使之不疑及三使北歸宋禮部

郎中陳桷為送伴使至境上已宣言大舉公為
掠奪無常儀桷懼馳還時粘罕已蓄南侵之謀
會義勝軍三千叛奔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
常勝軍五百人亦叛歸粘罕由是劉彥宗余覲
蕭慶力勸粘罕言南朝可圖仍不必衆因糧就
兵可也粘罕遂決意入侵然尚未顯然渝盟宋
朝以故事命吏部員外郎傅察為接伴賀正旦
使行至境上值幹离不入侵遂執察等責使投
拜自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獨不屈金

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大首曰我以南朝天子
失德故來弔民察曰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有死
而已膝不可屈也大首怒執而殺之 宋朝聞
其南侵詔童貫再行貫又遣馬擴往使且交蔚
應州及飛狐靈丘縣至境嚴兵以待止許吏卒
三人從乃趣庭叅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如見
國主禮首議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
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斃不謂貴朝陰
納張穀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累牒追還第以

虛文見紹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
大計輕從張穀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
不以前事置懷乞且交蔚應州飛狐靈丘兩縣
粘罕笑云爾尚欲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我家
地尚復奚論汝家別割數城來可贖罪也擴自
雲中回至太原具以粘罕所言告貫：驚未幾
金使撒盧拇至太原貫曰如此大事何不預告我
營撒盧拇至太原貫曰如此大事何不預告我
答曰兵已興何告為擴微言以撼之撒盧拇曰

國相若以貴朝可憚不長驅也莫若勸童太師
速割大河以北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其
屬宇文虛中等赴闕稟議至太原諭帥臣張孝
純以赴闕之意孝純愕然曰金人渝盟大王當
會諸路將士竭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搖是將
河東與敵河北亦豈能保貫怒目曰貫受命宣
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孝純撫掌
嘆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臨軍乃畏怯如
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

面目見天下士乎貫翊日遂行用九日至京師

冬十一月幹离不軍至燕山府鹽場 十二

月初破檀薊州時郭藥師已屯東郊蔡靖出金
帛攜軍行至三河藥師戈甲鮮明步伍整肅金
人初見亦懼幹离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
部而進藥師鏖戰三十餘里金人已北張令徽
等先遁金人力追之是夜令徽與刺史皇貴
陰約開門內應初八日靖見藥師共議死守晡
時藥師招靖等計事會藥師家藥師迎謂靖曰

令徽初無戰意已遁矣大學不得已姑降如何
靖曰誓死報國此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衆共
抱持之軍官方驅運使呂頤浩等出藥師曰不
必爾聚而鑠之并其家幹离不至藥師率衆降
金人曰太子有令南官不殺令悉降靖曰既就
執矣尚何降十一日幹离不遣蕭室奴王芮張
忽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諸軍勿恐此坐南朝
渝盟耳曰大學南朝賢臣將大用靖一書生身
位宰執而不能守一路何足用次日幹离不遣

人議相見之禮靖曰兩朝兄弟之國望闕之拜
靖不敢辭拜見太子不可藥師曰太學與部使
者拜堂上衆官拜堂下可也靖乃曰太子能議
和靖一屈膝何所惜遂如藥師議既退幹离不
使王芮來取和議之書中山府連三奏至京師
舉朝失色

金人居于漠北為契丹苦虐幾二百年一旦
乘忿而起重以遼主失馭國人怨離無事之
久不親兵草往、聞風而起武元稱兵之始

成敗未保推心用人苦樂同之有得其勝計者恣所剽掠故貪婪輕生之徒聞風四起多殺守將據郡邑脅軍伍以應之以至渤海酋長大捷不也高永昌契丹副統耶律章奴耶律余覲亦率衆而歸之于是金人之勢遼逆莫禦先是遼主天祚數起燕雲之人入遼東長春等路討賊而累戰累敗多為所虜不得西歸鄉里及金人於天輔六年驅燕山士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

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驅失業人皆歸怨于朝廷及金人已立劉彥宗時立愛為金國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墳隴田園親戚之故愈勸金人南侵兼契丹舊人降金人者如余覲締里搗里持离不王芮鐸刺乙信特可九哥馬五耶律暉毛曷魯王寶奴蕭天吉蕭庭珪之徒已得用事又太子之妻金輦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粘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元妃各因間可入内外勸之南侵陰報宋朝

助兵攻遼之隙仍四來番漢烏合之衆蟻聚蜂起燕雲陷北之人皆欲西歸故金人驅率其衆假以平州張毅為名渝盟入侵時藥師所統常勝軍復乃遼水之人亦欲乘勢東歸故金人南侵也驅力勝貪忿之徒乘契丹報怨之勢率陷北燕雲之人燕山之失其理必矣

粘罕自雲中遣女真萬戶溫敦即君蒲魯虎賽里契丹都統馬五東侵居庸關以應幹离不同

取燕山

遼主天祚自天慶親征敗績之後退保長春州退保廣平甸又退保中京繼走燕山既而西走雲中至于夾山以保四部族衙武元及粘罕兀室以契丹叛臣余覩為鄉導自中京由平地松林徑趨雲中路以追之後于山金司獲天祚于是媯州儒州歸化奉聖弘州雲中寧州德州東勝天德雲內皆為金人之有後武元帝死粘罕專制軍事遂據雲中已違

元議不肯歸雲中地至是以幹离不來征燕山之境粘罕遣兵攻居庸關以應之慮居庸難取遂分兵由紫荆口金坡關攻易州及出奇取鳳山沿皇大妃嶺以寇昌平縣既至昌平則反顧居庸矣於是居庸亦潰金人遂入居庸 初藥師之備金人也嚴于東北而弛于西何哉蓋東北乃金人來路也燕山之東以韓城鎮為界東北以符家口為界韓城符家口去燕山皆百餘里幹离不既侵東北探

騎潰軍絡繹而來燕山得預聞之故藥師出常勝軍屯于燕山之東白河以待敵西則居庸為絕邊去燕山無百里之遠但閉關而已更無他備不意粘罕間道取居庸一夕攻城故預無警備焉設若白河之戰藥師果能全勝追敵而東則西亦為粘罕乘虛矣况戰復不利何以禦之

幹离不留蔡靖守燕引兵向關以藥師為先驅攻保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府宋詹度禦之

藥師既叛金使詣宋朝具言擁兵來因辭頗不
順徽宗引咎歸己連下哀痛之詔國人讀之有
流涕者沈瑄是時留守在營聞韓侂不初告靖
議講和事請將文字來至慶源府太史局占帝
星復明怪之已而徽宗內禪大驚欲回藥師曰
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至信德府不移時遂
陷執守臣楊信功韓侂不登城撫諭居民

金人以韓侂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粘
罕守雲中以圖入攻河東然粘罕不敢由太

原深入而韓侂不越三鎮直犯輦轂者何哉
蓋是時河東邊外宋朝雖得朔武蔚應四州
而未盡得雲中之地故舊邊尚不失備粘罕
所以不敢輕犯鴈門石嶺之險越太原之重
地也河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為新邊竭舊
邊之力以禦之故新邊一失舊邊亦莫之禦
也由是韓侂不乘隙可入焉然亦有說韓侂
不所以易中國之大甚在藥師不得無謀何
以見之觀夫韓侂不與粘罕始則分路以圖

入攻河北而已非有直造京闕之志以粘罕
之雄尚且遠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地以為牽
制猶不敢輕舉是時粘罕遣撒母使夏國許
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
峇廝刺曷董野鵲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
洎西金肅河清二軍約入侵麟府以牽河東
勢况幹离不者才居粘罕之下豈敢直越大
河以犯宋闕耶此盖燕山之陷藥師部族隸
幹离不之軍藥師欲自結知必告以方今童
貫在并州以圖雲中貫之所在重兵係焉粘
罕既由雲中入侵貫必與之相持今京畿內

虛河朔無備可因粘罕以為牽制也幹离不
信而行之故是歲入侵中原功居粘罕上其
為藥師之謀明矣

粘罕進兵取朔武忻代四州進距石嶺關遂圍
太原 代州安撫史抗父子迎戰死之 初宋
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等軍皆
山後兒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餘萬官為
贍給久之倉廩不足因飢而怒出不遜語我軍
所請皆陳腐亦怨每語漢軍曰汝蕃人也而食

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蕃人乎吾誅汝奚
漢兒聞之惧至是金人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
孫翊者勇而忠出戰勝負未決漢兒開門進至
武州漢兒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
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時十
二月初九日也忻守賀懽度勢不敵開門張樂
以迓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得入城遂距石嶺
關、猶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命與
景、辭孝純不許復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

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
守忠當其前及至關守忠果啟而獻之景單騎
奔還 金人至太原太原既受圍提舉保甲鄭
誼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為備義勇將劉嗣初
領衆四千先屯平陽有欲降心會金人已圍太
原其餘黨謀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獻
平陽于大金於是偽為入城貿易者既入則殺
守關者啟關以納其軍其徒大譟而入取器甲
分隊而出士民股栗馳而呼曰奸臣置漢兒內

地今果墮其計中其徒輩宿憤縱兵屠城城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裒金銀掠婦人然後投金於是金人益熾留數萬人圍守太原而分兵趨宋關粘罕遇城必攻故比幹離不其行稍緩粘罕自雲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嚴戒部伍整肅器甲慮家計寨難取乃代州絕邊控扼之地遂分兵由胡谷寨入焉其徒兀室余覩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初戰不無勞力其餘可乘勝矣既行越家計寨直至代州並

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降忻州石嶺關聞風皆降於是金人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粘罕始有易中國之心

是年冬宋徽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欽宗改明年曰靖康仍令李鄴來使告內禪且求和

大金國志卷第四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二

天會四年

時宋欽宗靖康元年也

春斡离不陷宋相濟二州

先是內侍梁方平領軍在河北岸鐵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金人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望風奔散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

也初金人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瀋州 癸酉幹离不圍宋京師先是藥師嘗打毬于牟馳岡知天駟監有馬二萬匹芻豆山積至是導幹离不使奄而取之幹离不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宋李綱督將士拒之又攻陳橋封丘衛州門綱登城督戰殺數千人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金人于順

天門外宋師稍振游騎不敢旁出 宋遣鄭望之使金議和許割河東河北三鎮康王相質軍前幹离不憚之更請肅王樞代之遣康王還

初命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後遣同知李栻為使而改望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賜幹离不幹离不盛兵南向坐梳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訥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者徒以上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需犒師之

物金五百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足須尊
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
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親王宰相為質乃退
師出事目一紙付稅達宋朝欽宗以皇弟康
王為軍前請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康
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在金營幾月幹离
不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 李綱力
爭以為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
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于遣使即宰相

當往親王不當往綱獨留三鎮詔不遣

遣王訥素頡頑入使宋朝會种師道等勤王兵
至宋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
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畧姚古秦
鳳經畧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
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种師道曰女真不
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 先
是李鄴使于幹离不軍求和幹离不以兵犯京
師攻城不克乃遣王訥偕來鄴盛談金強我弱以

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閼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並不從 三月宋詔三鎮堅守又以李綱為兩河宣撫太原陷平陽陷始議棄守三鎮

粘罕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會平陽府威勝軍相繼而降粘罕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踰南北閼仰而嘆曰閼險如此而使

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

宋李綱建議盡遣城下追韓禹不之師及于邢邠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惧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惧密啟欽宗以御前金字牌召追兵還甚速綱力爭于宋欽宗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夜再進猶及金人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遙護之而已

粘罕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繞分人防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陀宋師皆潰粘罕敗朔州守臣孫翊于太原城下翊沒于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于交城

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既侵太原反據雁門翊不得而入遂由寧化

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于城下粘罕憚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翊以無守以降于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于是軍叛翊方戰為叛徒害之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崑崙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于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蓋金人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

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朔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皆是坦途更無閑阻若朔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併力以擣雲中時粘罕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贖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罕失意則幹离不亦喪氣矣由是

痛朔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國兵陷宋朔州夏人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于是武州為西夏所陷 夏幹离不自東京歸至燕山宋朝送之至境上而回 國主始改都統府為元帥府用國相劉彥宗之議也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 始以其弟諱版字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弟骨盧你移賚字極烈為左右元帥弟撻懶

為左監軍兀室為右監軍闍目為左都監耶律
余覲為右都監

初二帥征南但稱都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
劉彥宗議始改元帥府

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
于是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
之 幹离不奪耶藥師常勝軍器甲鞭馬散歸
遼西遼東

時京城未失兩河未陷燕雲人心未安戰爭

勝負未保而藥師反覆之徒存之或為後患
故遽奪器甲鞍馬而散之此金人之所以為
狡也

粘罕兀室余覲自太原幹离不撻懶闍目自燕
山會于山後避暑議事及秋而還 時三大酋
避暑而宋朝援兵四合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
甚矣 女真萬戶婁室敗种師中軍于榆次師
中死之

金人圍太原多于潞汾兩路以拒宋師不謂

師中由平定出土門一旦去太原無一舍遠
敵衆驚惶謂自天而下師中所失者既不能
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
薄城而壘與張孝純王稟之軍以為表裏則
敵必不敢越太原重兵往拒汾潞由是汾潞
之師亦可前進太原之圍必解矣而師中方
以孤軍為憂回趨榆次就糧宜乎為敵人所
襲以至敗也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秋粘罕兀室

余覩自草地歸至太原幹离不捷懶閣目自草
地歸至燕山 九月粘罕陷太原始粘罕攻太
原久不下乃于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行府
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粘罕自雲
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陷金人盡殺勝捷軍
帥臣張孝純被擒繼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稟
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
死者三十六人圍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
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 宋下哀

痛詔命兩河互相救援稟係宣撫司統制自童貫棄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守禦稟功居多及至城陷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挿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嘆曰城陷士無鬪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赴汾水死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大罵率諸酋執兵同踐之而暴于野 宋遣使吳革至軍前

革以閤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庭叅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詞直虜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威勝軍等處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對欽宗問割地事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和欽宗乃遣革使陝西勾兵委諸帥臣講武備仍置四道總管府

冬十月韓侂胄不陷真定府帥臣李邈鈐轄劉翊

死之先是韓侂不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措置乖謬翊率衆晝夜搏戰城上金人初攻北壁翊力拒之至是偽攻東城還薄北城黎明鼓衆憑堞而上城陷邈被擒翊猶率衆巷戰知不克縊而死

真定之陷也邈已抗節故韓侂不執歸燕山後國相劉彥宗逼邈出仕邈不從復逼邈剃頭頂髮邈亦不從彥宗逼之遂削髮為僧終不從彼之俗又且示以不仕彥宗憾之聞于

粘罕粘罕命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屈邈之忠義于斯著矣先是宋真定帥劉鞅守禦備具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朝廷以太原危急恐東軼征河朔命鞅為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據其險鞅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新至拙于應變人心未附金人卒至圍城不旬日而陷

劉彥宗勸幹离不試真定儒士取七十二人授
以救命幹离不粘罕以書遣使宋朝責問契丹
梁王及余覲蠟書并元割三鎮

書略曰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賫書報復回
日輒受間諜之謀陰傳構結之文今差楊天
吉王芮為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暉
王并太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
據元割三鎮即行誠諭並令開門以待先是
幹离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遣簽書路允

迪等以和議之書止之粘罕既聞幹离不獲
金帛不貨而已無所得于是遣使求賂時宋
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
如此當與金抗且彼既領肅王過河吾盍留
其使與之相當于是館其使踰月不遣有都
營趙倫者燕人狡獪惧不得歸乃訐詐以情
告伴使邢侗曰金國有余覲者領契丹精銳
甚衆貳千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粘罕
幹离不惊遂以聞宋大臣信之即以詔書受

倥納衣巾中仍賜倫等絹各千疋白金千兩
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
書奏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
長措置粘罕復提兵南下又麟府折可求來
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梁王與林牙蕭
太師出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人結約毀
我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
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以
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為

粘罕遊兵所得故金人以為辭金使之來也
禮貌甚倨持其書于欽宗前曰陛下既不割
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欽宗曰
此乃奸人所為也金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
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欽宗乃卑辭深明
其非朝廷之罪更書王時雍實館之雍議盡
以三鎮所入總增歲幣并祖宗內府珍玩悉
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金使頗領其說先
犒師絹十萬疋以行

粘罕陷汾澤等州

初粘罕既陷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寨壘十數汾雖糧乏兵疲獨不降併力攻逾月又陷之知州張克戩死于難者八人乃東攻太原之青陽青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而金衆萬人竟不能拔欲據井陘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幹离不合兵攻平定幹离不自真定西之平定軍亦喪萬人拔之粘罕幹离不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

時二帥會議再行宋闕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若弃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幹离不未有語粘罕怫然以手去貂帽擲之于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

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韓禹不欣然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南征之計遂決于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于東京是歲百雉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

粘罕留銀朱守太原韓禹不留韶合韓慶和守真定各率其衆南征 韓禹不犯慶源府宋都統王淵遣將韓世忠拒扼又宣撫范訥軍五萬守滑瀆韓禹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楡渡趨大

名由李固渡濟河 十一月韓禹不犯宋京師屯劉家寺

京師危急四方勤王之師至近甸者皆以有詔毋得逼城有妨和議皆粘罕韓禹不以和議之說而誤攻守之計也

粘罕陷平陽府又陷西京及河陽府

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宋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時亦至河上金人曰南兵亦衆與之

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提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金兵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弃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瑾皆弃城去粘罕乘勝陷河陽及西京

閏十一月陷鄭州陷懷州守臣霍安國林淵彭趙士諤張許張潛沈敷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粘罕犯宋京師屯青城

金師已抵城而國事危矣惟何棗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此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贖金幣和議為說

丙辰宋京師陷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凡四十日是日午時陷時宋京城中不過七萬餘人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弃不收金師得之以為用張叔夜提兵入衛凡三萬人轉戰而前勤王之師無一至者貸糧之請會盟之說粘罕不過

假和之一字以誤之而攻城日急矣 先是
有卒郭京者都人盛傳其能用六甲法可以
生擒粘罕幹离不何臬孫傳與內侍輩尤尊
信傾心待之又有劉孝竭等各募衆或稱六
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
效京有識者危之 是日大啟宣化門出去
敵不百步時天明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與
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宋欽宗以親兵
數萬自衛俄頃賊兵分四隅鼓譟而進前軍

殲焉後者悉墮河城門急閉京白牀夜云須
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迎國兵登城者
纔數人衆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澹引殿班下
城急呼救駕四兵至大潰國兵因而上城京
師里巷 乘此作亂

粘罕遣使入城請二帝至軍前議和及割地事
城中子女玉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
公私上下俱空 辛酉宋欽宗往青城二宿而

宋何臬陳過庭與粘罕幹尙不相見粘罕應
荅琅然幹尙不唯下而已初何臬欲都民巷
戰聞者爭奮由是斂兵不下乃偽唱和議人
心稍安時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粘罕幹
尙不令若水何臬來議事若水入見欽宗曰
粘罕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臬為請
命使粘罕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
今建議期在割地而已臬曰言元帥請與
上皇相見上曰朕當自往耳金人自攻太原

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宋之君臣往惑
于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癸亥欽宗往青城與粘罕議和索金一
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縑帛如銀之數自御馬而
下在京共七千匹皆歸于我

宋朝大括金銀命戶部尚書梅執禮提舉根
括而監察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
副之

大金國志卷第五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三

天會五年

時宋靖康二年高宗中興改建炎元年也

宋親王二人來軍前

賀正

粘罕遣使入朝賀正頗不為禮

庚子欽宗復如青城太上帝后及皇后皇太子親王妃嬪皆挈而北

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



事二十九日又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賫金國之書曰今已破汴二主不可復居宜于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后但稱宋王二月十一日欽宗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人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

輩蓋攀輅之人也至軍營粘罕坐帝西向使左右以詔書示之諭以別立賢君之意十八日車駕入城三月初一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欽宗前曰今日北國皇帝已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初三日欽宗至金營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主使人擁帝降自北道至一室以兵双守之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傍

門小道而去自初四至十五日間皇族后妃諸王纍纍至軍中日夜不止太上與欽宗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擁二帝至階下宣詔曰宜擇立異姓以代宋後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津遣前來是日以青袍易二帝衣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曰帝號不可去龍章不可褫若水惟有死而已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瓊

誘殺之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欽宗及太上曰元帥令遣汝趨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十八日車駕北行六月二十三日安肅軍傳詔令往雲州聽候旨揮

李若水王履死之

吏部侍郎李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若水至軍前罵聲不絕粘罕擊之面目為傷若水氣悶仆地良久乃甦粘罕使人監視

日三飯飲若水絕不食粘罕怒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至是粘罕再召若水若水歷數失信五事肆罵不已粘罕大怒即圍立下敵殺之若水將死奮罵愈切軍中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履臨被害略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今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憊人聞而悲之

劉韜徐揆死于金營

劉韜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韜不可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所以死也乃以衣條自經徐揆本太學生為書以獻粘罕厲聲抗論殺之

粘罕責金銀不足殺宋從臣梅執禮等四人戶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賢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並坐根括金銀不登乃敲殺之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杖數百哭死于是再括留守司差官百員分

坊巷遍括左諫議大夫洪芻分詣懿親蕃衍
宅遍括

宋吳革謀起兵高瓊誘殺之

革初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以圖
迎二帝事泄為高瓊所害革至死顏色不變
人為泣下

粘罕又以國主之命逼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
邦昌僭位之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
慘怛邦昌亦變色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

朝不山呼及稱聖旨與執政侍從坐議必自
稱名遇金人至則遽易服禁中諸門悉緘鎖
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書曰手書

宋宗澤大軍至東京

春三月韓琦不退夏四月粘罕退宋建炎元
年宗澤留守東京 邦昌降手書迎元祐太
后復居延福宮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
首崇西宮之禮盖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西
宮故事庚午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

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日甲戌降手
書迎康王其語畧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
循群臣之議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
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
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
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
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
明于吾意邦昌又率百官上表勸進康王其
表畧曰使生靈惟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

無益輒學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
心邦昌繼至伏地請死康王待以客禮且慰
撫之是年五月康王即帝位于南京改元建
炎元年張邦昌安置潭州尋賜死

夏粘罕由河東歸至雲中幹尙不由河北歸至
燕山約會于山後草地避暑議事幹尙不以病
死

幹尙不知康王即位張邦昌入覲故會粘罕
于草地議還徽宗粘罕未之許會幹尙不打

毬冒熱以水沃胷背致傷寒而死遂中輟時
六月二十一日也

秋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揚天吉約夏國同
取陝西夏人從之

粘罕已嘗渝盟于夏國而夏人又從之何哉
蓋夏人非不知和好不可久也是時金國方
盛脅而從之亦欲因而虜掠耳夫何害哉

七月二帝自雲中如燕山府 起燕山雲中上
京東京遼東遼西平川長春八路隸于諸萬戶

入侵兩河取諸州郡惟左監軍撻懶親圍中山
兩河州郡自金人初入以指揮得便宜行事
故各據人馬以圖自固逐路帥司不能調發
致無連衡相援故一州既破復攻一州至是
以京城失守河北州郡盡為官軍作亂害之
河東官軍多奔城南走兩河州郡外無救援
內復自亂於是為金師乘而取之如俯拾遺
物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洛冀磁相絳久而陷
之撻懶親圍中山巨鎮守禦猶堅于他郡故

也

諳版字極烈斜也馬都元帥以病死除曷刺馬代之曷刺馬乃亶小名也是時亶方童稚國主擬為儲嗣故有是除是年冬除窩里盟武元第五子也為右副元帥代幹离不遂自本國至于燕山粘罕約諸將分征河南窩里盟自燕山率眾由清滄渡河以征山東

粘罕知張邦昌之廢故約諸將分征河南攻山東者窩里盟攻西京者粘罕又除萬戶婁

室為陝西路先鋒都統以萬戶撒离曷字董副之以攻陝西宋賀師範以陝西兵與金人戰于八公原死之

粘罕自雲中率眾下太行渡河陽再陷西京及遣銀朮拔束茶曷馬等以攻漢上先是去年冬粘罕已陷西京以高世由守其後翟進殺世由據其城粘罕至此再陷

時鄭建雄守河陽翟進扼清河白磊金師不得渡粘罕乃以重兵屯河陽北城以疑建雄

與進陰遣銀术領輕騎取九鼎渡河還攻河陽南城建雄之軍遂潰粘罕得渡首敗姚慶軍於偃師慶死之西京官吏弃城南走殘民開門以降粘罕遂入西京屯於大內以代州降守李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銀术前攻漢上粘罕不自行者時以宗澤守東京恐邀其後故親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漢上之師無後顧之憂也

婁室自河中由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犯長安

時婁室屯河中蘇村宋軍扼蒲津西岸金師不得渡遂潛從韓城上流一夕履冰而渡直攻長安于是長安之衆不戰而潰

天會六年

時宋建炎二年也

春粘罕屯西京窩里啜陷清

澠二州而還

婁室既陷長安繼攻鳳翔秦鳳

等路後為張巖所敗粘罕聞之將自西京提兵西援婁室行次陝府會聞巖已敗績婁室北渡蒲津故粘罕復取平陸渡河由解梁晉絳以歸

雲中

婁室犯鳳翔守臣劉清臣遁熙河帥張深遣
裨將劉惟輔禦之惟輔舞槊刺殺其將號黑
風大王者婁室勢窮退走深更機張嚴以兵
繼進時粘罕知婁室為張嚴所齮又聞韓世
忠兵至故奔西京分兵親援婁室且留兀室
余覩之衆以待世忠之至既而嚴趨鳳翔戰
五馬山下婁室伏兵于五里坡嚴至伏發不
利嚴死之金人謀趨涇州又為曲端吳玠所
敗粘罕焚掠西京取平陸渡河由解絳晉汾

以歸雲中婁室遂自馮翔渡河破潼關陷同
華陝以歸于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
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

二月陷中山府

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 初韃
鞨圍中山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踰半年金
人不能下至是呼總管欲盡使城中兵擊賊
以衆寡不敵辭斬以狗後呼部將沙振使往
振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裹刃入府害亨

伯并其家十七人城破金人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

三月宋翟興復西京

危致虛既敗統制翟興提兵數百入洛陽擒守臣世由斬之

宋李彥仙復陝州金人復渡河先攻虢後圍陝彥仙竭力禦之金人拜于城下而去復攻虢州陷之

四月銀朮與其弟拔朮兵二十萬下宋鄧州帥

臣危致虛走劉汲死之南陽儲時甚多至是悉為金有需民間金幣根括無遺及刷汝金房凡四州之民以歸兀室余覩敗翟進于西京復下其城後又敗進于文家寺繼敗韓世忠于永安後澗而去

宋建炎元年冬粘罕再攻西京官吏奔城南走統兵官翟進率軍上山保險至是春粘罕盡焚其廬舍刷居民北去故進始得其城然兀室余覩之衆尚屯河南白馬寺白馬坡河

清長泉等處雖去不遠而金國視為弃物不復顧之無何進于四月十二日出兵夜攻其營金以間探預知反為所襲進敗出城據文家寨復為金乘勢追擊世忠又敗世忠于永安後澗時當盛暑北騎非利之時又以連敗宋師可得休息且知粘罕北歸故復奔西京相率而回雲中因留萬戶茶曷馬以戍河陽五月宋遣使宇文虛中來揚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旣為通問使副祈請二帝堅不許之

虛中時安置韶州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在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揚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旣為通問使副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獨留虜中

冬窩里盪撻懶之衆敗馬擴于北京清平因之以攻河南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南渡黎陽以攻澶濮圍濮州為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敗之

粘罕圍濮之初甚有輕敵之意端乘其不意
夜劫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而走至城陷
也端引死士突陣而出粘罕以端之故盡屠
其城

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 陷德州
都監趙升醇死之 陷濟南府守臣劉德降之
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率衆迎降
金人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為
辭金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

巾而入粘罕問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
粘罕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
之大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尔以報國何說我
降乎粘罕怒并其家害之 陷東平府守臣權
邦彥棄母而遁 陷冀州權州事單某死之

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
攻城皆擊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盡散士
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攻
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氊

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道通判魏彥明死之

金人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謀知曲端與王庶不叶遂併兵寇鄜延安來路初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初庶用端為都統制庶御下嚴多殺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頗哢其語及是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鄜州之淳化庶屢趣其進

兵端不動庶退屯龍坊金人遂乘虛破延安府

八月宋二帝自中京如韓州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秦檜不與徙依韃辣以居韃辣亦厚待之

粘罕既陷澶濮會窩里盪之衆同攻北京繼攻兗鄆十二月陷靛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時漢兒將啟孔子墓粘罕問曰孔子何人通事高慶裔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焉可

發盡殺之故闕里得全

天會七年

時宋建炎三年也

春陷徐州守臣王復死之

粘罕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初韓世忠在淮揚將會山東諸寇以拒之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揚乃分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

陷淮陽泗楚等州

陷淮陽執守臣李寬

陷泗州守將呂元闔

瑾已焚淮橋

金人由招信路將渡淮縣尉

孫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沉其數舟會大霧蔽

日虜不測其多寡相持踰半日以疑兵縻暉

自上流渡兵暉且戰且却及城破死于勅

書樓 陷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

天長軍守將重成喜惧將萬人俱遁 陷秦

州守臣魯明降 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

判官齊志行降 犯滄州守臣劉錫遁

粘罕自東平由嚴慶徐泗以攻揚州

自去年秋窩里盟既破五馬山寨探知馬擴軍來使人馳會粘罕共備之故粘罕留兀室余覩守雲中率衆南征也粘罕初下大行由懷衛將東應窩里盟聞擴已敗于清平窩里盟從而入侵由是粘罕亦渡黎陽以攻澶濮澶濮既下時杜充守東京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金不能西乃東會窩里盟同下北京繼攻兗鄆故至是由徐泗以攻揚州

陷揚州二月高宗如杭州

高宗時在揚州得天長報聞金人已至乃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

窩里盟撻懶閣目分下山東諸路州郡惟濟單興人廣濟以水阻而存

時山東之民正當兵火之際復有河決之患高宗既渡大江青鄆兩鎮又先陷浚州郡至不相救至是歲復大荒人民相食嘯聚蜂起巨盜王江宮儀每軍載乾屍以充糧為金國所乘而盡陷之

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 夏窩里盟撻懶
闍目屯濱州 四月粘罕自揚州歸至東平元
帥府差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
路諸州郡先是豫元為宋濟南守其后叛宋歸
金、仍用之至此然後除知東平也 六月陷
磁單等州

磁州守將蘇珪降 尋陷單州 尋陷南京
執守臣唐佐國而用之 陷沂州

秋粘罕自東平歸至雲中 窩里盟闍目自濱

州北歸燕山留撻懶于山東后撻懶移屯濰州
試舉人于蔚州遼人應辭賦兩河人應經義忻
州進士孫九鼎為魁 九月陷永興軍

婁室陷長安帥臣郭琰遁

粘罕禁隱藏被虜亡者犯人罪死 國主行下
樞密院分河間府為河北東路真定府為河北
西路平陽府為河東南路太原府為河東北路
去宋朝新改諸州郡名復舊州縣名 是年六
月行下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

時金國所命官劉陶守代州執一軍人於市
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斬之后韓常
守慶源耿守忠知解梁見小民有衣犢鼻者
亦責以漢服斬之生民無辜不可勝紀時復
布帛大貴細民無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
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死併樞密院于
雲中除雲中韓企先為相同時立愛主之粘罕
以彥宗之故命其子筈僉書院事又以通事高
慶裔知雲中兼西京留守 冬十月圍蔡州宋

守臣陳昌寓敗之 兀朮請于粘罕及窩里盟
乞提兵侵淮從之以女真萬戶聶耳銀朮拔束
渤海萬戶大撻不也漢軍萬戶王伯隆大起燕
雲河朔民兵附之冬兀朮率衆渡江分路入攻
犯萊州張成以城降犯密州李達吳順以城降
遂分兩道一自滁和犯江東一自蘄黃犯江西

陷滁州 陷壽春府官吏以城降 陷廬州

帥臣李會降以檄抵濠州權守張宗望降

陷和州守臣李鑄降 陷無為軍守臣李知

幾道遺民固守山寨 陷黃州 陷臨江軍
守臣吳將之道 陷吉州守臣揚淵道 陷
撫州守臣王仲山降 陷袁州守臣王仲薏
降 尋屠洪州分寧令聚眾拒守金人引去
又攻采石渡 下建康府杜充李杲叛降
又攻建昌軍宋蔡延世敗之 兀朮之取
江南本非其所長也望風泛海自為金師所
乘耳南朝若其主親征豈至縱師如入無人
之境乎

十二月陷杭越等州

攻明州宋高宗自明州航海將渡 自越州
領兵來我師大敗 餘杭守臣退保山寨兀
朮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
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

陷越州帥臣李鄴降

大金國志卷第六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四

天會八年

時宋建炎四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窩

里唄居燕山

撻懶屯濰州遣太乙字董瑄者

天使鐵黑字董提兵南援兀术因圍楚州左都

監閣日以病死 陷明州

兀术再犯明州張俊率衆拒之高橋戰數合

慮其益兵復來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术

遂破明州屠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
船犯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祐引
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月婁室攻陝州李彥仙守禦甚備婁室益生
兵攻之愈急城陷彥仙巷戰而死

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李觀察不
輟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西而全
陝沒矣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
陷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

屈降者

陷潭州守臣向士諲遁王暎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軍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諲突圍出城
遂陷軍民猶極口罵賊與巷戰金人怒屠其
城而去

陷荆南府守臣唐懋遁 陷醴州守臣王淋遁

撒离曷及黑峰等攻邠州宋張浚遣曲端拒
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撒离曷乘高望之懼
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郎君 金師復

侵東京上官悟為所害自是宋四京皆陷沒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勢愈急金人更遣河北首
領聶淵首領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為
虜所害

兀朮陷秀州守臣趙士鑿死之

兀朮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
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
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為陳思恭舟師所

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
擊敗之幾獲兀朮

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朮不得
濟遣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朮遣
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
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
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

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
果有五騎趨龍王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
五騎招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
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即兀术也既而戰
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术之壻封龍虎大
王者舟千餘艘兀术惧不得濟復遣使致詞
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
時桂懶在濰州乃遣字董太乙趨淮以為援
兀术欲自建康謀北歸又不可或教于蘆場地

開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冶
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尾擊
敗之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
策有教其于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板以
擢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
可動也以火箭射其弱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
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
海舟皆不動以火箭射海舟弱篷世忠軍亂焚
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

而陸奔 兀朮輜重自瓜步口軸艦相銜至六合不絕為宋岳飛所敗既而自六合歸屯楚州九里徑又為趙立所敗未幾陷揚州涿州趙立中砲死又陷楚州會聞宋師出陝右托言應之因而西去

兀朮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免又撻懶時在濰州遣人詣兀朮南征無功可止于淮東俟秋高相會再征江南兀朮皇恐推避不肯從之方

躊躕江上未有進退之計會聞宋人出陝右兀朮因而應之於是留撻懶不也聶耳王伯隆軍于淮東以待撻懶約拔束等而西去

雲中留守高慶裔獻議于粘罕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後方今兩河州郡既下之後而官制不易風俗不改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大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粘罕從之于是令右監軍兀室

馳請于朝國主從之

金師自陷山東撻懶久居濱濰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善撻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粘罕腹心也恐為撻懶所先遽建此議務欲功歸粘罕而又使豫知恩出于已望其後報也或謂本鄧州叛臣張剛中獻策于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爵之復以其說為已策獻于粘罕非也金師取山東止以邦昌為名不易官制不易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撻懶豈

敢擅許乎大都劉豫揣意求于金慶裔懷私属于豫其所由來漸矣

粘罕遣高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人建國州郡迎合上意共推劉豫

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趨景州會吏民于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意以属劉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

曰尔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
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
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故豫得僭
位酌慶裔賄賂不可勝計麟猊輩後于慶裔
有恩府門生之稱良以此也

高慶裔自河南歸至雲中具陳諸州郡共戴劉
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于粘罕復令慶裔馳
問劉豫可否豫陽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孝
純慶裔歸報粘罕後粘罕使遣慶裔諭豫曰戴

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尔一人難以一人
之情而阻百姓之願尔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
爾豫于是諾後孝純由此得還宋 遼東漢軍
萬戶韓常與大行義士原明戰于真定西山胭
脂嶺為子明所敗千戶劉慶餘被砲折其脛由
是解軍職換授靜江軍節度使知慈州

金國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
百人長比刺史若解軍職出官對格換授此
特武元初起兵所差之人也至換授憑武元

差札押字則為御書慶餘隨常父慶和降阿
羗為千戶故換授靜江軍之節度繼以守土
之任今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
業或丁數定之一時隨軍所差也在軍則權
為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為庶民或就軍中授
代則復為一散軍而已非可比御書者也今
民兵充者極多御書補者極少

蔚州百姓劉里龍造妖起兵既而獲之國兵因
破劉里龍害及數縣河北簽軍首領聶淵再陷

東京

時山東河朔已為金師所取京西京南盜賊
大起四方路阻米斛二百千人民相食聶淵
乘而陷之

夏兀室見國主回至雲中與粘罕余覩同往白
水泊避暑白水泊在雲中之上乃昔遼主避暑
之地也窩里盟之望國崖避暑望國崖在儒州
望雲縣北也 秋粘罕兀室余覩自白水泊歸
至雲中窩里盟自望國崖歸至燕山撻懶自濊

州親攻江東 七月宋師復郢昌府又復鄜州
二帝自韓州如五國城

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
人將立劉豫乃請二帝徙居之

八月宋師復永興軍

宋吳玠復永興軍金人大懼遂謂兀朮自京
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張浚亦劄
諸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于耀州大戰

九月國主以輔國大將軍西京留守大同府高

慶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為冊禮使副於九
月九日立劉豫於大名府國號大齊

北京陷沒南軍聞劉豫至遂閉門殺金兵後
復降豫至是誅為首者數十人於莘縣豫由
此不居北京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為尚書左
丞相李孝揚張東權為左右丞弟益為北京
留守子麟知濟南府時大金又以兀朮南征
所降李鄴李儔鄭億年臣豫、降南京為歸
德府改東京為汴京升東平為東京去淮寧

穎昌順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 豫自
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
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置
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
子為之二年陞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
格人出官 豫之僭立也止用天會之號是
冬奉國主之命改元阜昌 馮良寧以淮寧
府降豫請行什一法除戶部郎中權侍郎後
罷什一之法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

上皆簽發為兵每畝田科錢五百 又建歸
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擁場
通南北之貨

粘罕歸張孝純以相劉豫

孝純守太原幾年而被執至粘罕前逼令下
拜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
曰元帥是大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
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今至此惟
有死耳何相窘拜耶竟不拜粘罕不能強之

因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之敗屈節於祿山
遠矣 孝純之得還也蓋亦有由是年五月
六日粘罕將避暑之白水泊謂孝純曰公於
此無治生事俟其秋歸當還公於鄉里又顧
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
督還之非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
知其所以蓋是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
人莫之知也至是粘罕遣孝純南歸止云歸
鄉而已故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里閭

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斑衣之句則衆不
知其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
歸徐乃其鄉里也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
平節制司某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
孝純之兄孝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競遠迓之
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
拜偽相當是之時孝純昵於親黨懼於還北
因而遂喪晚節惜也

十一月歸秦檜于宋用粘罕計也檜之入北從

二帝之上京逮二帝東徙韓州檜依撻辣為其
任用撻辣南征以檜為叅謀以催錢糧為名挈
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北軍監已者犇舟
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
歸也

檜之來也宋之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
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
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

兀朮婁室敗劉錫軍於耀州富平原先是大金

萃兵淮上宋張浚欲出兵分道由同州廊延以
擣我虛乃檄召熙河經畧劉錫孫渥劉錡等會
兵甚衆皆言我鋒方銳浚不從時曲端已死乃
詐立其旗婁室曰彼給我也擁兵驟至輿柴囊
土藉淖平行進薄其營錫等與之戰頗有殺傷
勝負未分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
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宋諸
軍亦退我師遂乘勝而前

金兵自攻陝西大戰有三危致虛戰於陝府

曲端戰於邠州白原店劉錫戰於耀州富平
原宋師皆敗至是戰之後宋師退保兩川於
是州郡盡為金所陷

冬宋叛臣杜充至雲中粘罕鄙之久而命知相
州

嘗謂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瑄起寨於西
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之為瑄敗去及多
邀金兵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
時瑄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瑄命釘之於

車刺刃於股將欲支解之瑄終不屈粘罕異
之徐謂瑄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官瑄罵曰
爺是漢人能死不降爺姓石上釘橛更不
移改竟為所害噫充聞瑄之風豈不愧歟

粘罕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一日北
境州縣皆閉門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
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
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於回鶻諸國以易馬
及有賣于萌骨子迪烈子室韋高麗之域者蓋

既立劉豫以舊河為界恐陷北者逃歸故耳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罕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乞食于途粘罕患貧民之多恐致生事遂以散米賑濟為名誘三千人出城令甲兵坑之

大金國志卷第六

大金國志卷第七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

天會九年

時宋高宗紹興元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

窩里盟居燕山撻懶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盡殺人為糧又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水寨以舟師直犯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之遇倉皇欲退不

可覘金兵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
退阻隔不得前乃捨舟而陸大呼而攻之金
師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獲其壻盆輦撻懶
率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蓋金本無全勝之
理但南軍多自望風而潰如陳思恭勝兀朮
於姑蘇張榮勝撻懶於秦州此乃全勝之時
夫何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真軍一萬人付右
都監耶律余覲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

林牙於漢北葛董城既行拘余覲妻子於女真
大石佛頂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
葛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覲北行以覲
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止付以女真漢軍又
質其妻子宜乎余覲之蓄憾也

起燕雲民兵北攻葛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
糧隨余覲行

葛董城自雲中由貓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
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

夫死不勝計車牛十無一二得還

夏捷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于宿遷縣樂馬湖

捷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于宿遷是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弊既至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盡金兵食之不盡往棄擲道路時新為張敵萬所敗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金兵不遠且多傳南兵餒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蜂起

東北大恐捷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衆北歸以劉豫請兵戍邊因留太乙字董屯劉冷莊訛里也屯淮揚而去完顏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為兩道南征一自鳳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吳璘吳玠歃血誓衆為備甚力已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烏魯折合大敗由他道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二軍卒不得合

渤海萬戶大撻不也過淮陽知軍張渙置酒于舟中渙因語及劉豫即位撻不也撫掌嘆曰其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其許開國遼東其後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閑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勢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其耶

大金用兵惟以和主攻戰以潛逆誘叛黨如許撻不也開國遼東而後於軍旅高永昌誓為鄰壤而殺於海島余覩嗣守大遼而罪及

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酖毒杜克許之中原而囚諸囹圄是也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為盜者知劫盜均於一死故竊盜息而劫盜盛

高慶裔請於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粘罕行其說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大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

等送于粘罕，盡殺之於獄，然殺降不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初，婁室死，兀朮遂會諸軍及女真兵合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朮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吳玠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朮。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於是兀朮始自河東還燕山。

兀朮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既而回攻陝右，以犯劔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

山是行也。宋陳思恭戰於姑蘇，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劔外，凡四戰皆敗。惟世忠與錫失利，然南軍亦大戰久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往者扶舁呻吟而歸，至于兀朮尚以箭瘡帛攀其臂。兀朮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只六馬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兀朮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曷為陝西路經畧使，屯軍於鳳翔。

黑鋒既死兀朮且回故粘罕除撒离曷是職
也是時劉豫已立踰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
豫而大金于陝西尚設官屯衆何哉時以
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
尚原陝西強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
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能去也

天會十年

時宋紹興二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窩

里盟兀朮居燕山捷懶居祈州除兀朮為元帥
府左都監 粘罕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

轉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
者甚衆 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京及會
大金共陷西京翟興山寨興沒於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
在京官屬併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
問之東平邀豫遷居東京豫以翟興大軍見
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陝西道久為

興所斷豫深惡之

時陝西五路盡為大金所陷割屬

西路阻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于故力請于粘罕期

必破興會興將揚偉降具陳破興之計於是
發女真萬戶茶眉馬渡河陽張聲勢揚言將
欲攻興、盡發兵以應之揚偉潛引大軍由
間道以襲興營興兵既出衆寡不敵遂力戰
而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時三月也至四月
豫因勢遷居東京是日大風飛瓦拔木都人
震恐豫因曲赦之

夏粘罕試舉人於白水泊磁州胡礪為魁

是舉也粘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

止試詞賦不試經義礪以被虜以知制誥韓
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 初開試日

粘罕立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免試爭
走馬前跪之粘罕以鞭揮指令譯者報爾無
力老奴何來應試爾等若有文章何不及第
於少年爾等今苟得官自知年老死近向去
不遠必取賊以為身後計行樂以少酌晚景
安有補于國又聞爾等之來往、非為已計
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老者

少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
白復欲逐爾等亦念爾等遠來故摧令爾等
終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
赦於是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
之餘中原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
其畧云草地就試舉場不公此榜既出於外
南人不預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土及兩河地
故有是行諸將會于燕山將欲迎上于中京兀

室獵居庸關遇馳遁者得余覩反狀

余覩之降大金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
快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
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心明年九月
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謀
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
京守郡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軍者
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兀室為
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

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因獵居庸之東憇
于山上遙見二騎馳遞交相遇于道立馬交
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
曰爾何人也曰余覩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搆
里統軍司搆里亦契丹兀室曰爾適相遇者何人曰
此乃搆里統軍使之余覩者兀室曰爾等適
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
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曰亦非也話別之
語無許久又曰叙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

馬叙又曰叙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馬叙
馳者辭窮面顫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詞
色兼素疑余覩搆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
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為余覩議反者近有
人密告余覩搆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至我
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兀
室果知不敢隱余覩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計
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及之

族誅契丹統軍搆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覩叛

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
河東八館五百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
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衆蜂起入夏
國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
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覩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
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
不納投韃靼韃靼先受兀室之命其首領詐出
迎其入帳中密以兵圍之韃靼善射余覩出敵
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至雲中盡誅其殘黨仍

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覩及至雲中余
覩已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
蕭氏回至燕山請罪於粘罕曰蕭氏本契丹
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
素恐死以待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
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
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
測矣事當預防其以愛兄之故也擅殺之粘

罕起謝既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其能成功也

蔚州守蕭持毛可殺粘罕使者既叛而獲之平州守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既而獲免皆因女真之域粘罕謂財可聚衆以藥師家富盡奪之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寵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宮禁驕恣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徂功

怙寵放縱士卒居處服用率倣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師外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鞍馬散之繼奪其家財沒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李慶能

乃宣和間歸朝賜官姓名趙敏修者

以預余覩

之叛族誅主以余覩逆謀乃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以下各決柳條有差既獲余覩降赦主欲

自中京而之燕雲以余覩之亂復還闕 宋叛
臣杜克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移克不聞官
而擅納之為節度副使胡景山告于粘罕誣克
陰通南宋粘罕遣人馳詣相州以鐵索鎖克付
元帥府獄鞠之

克知相州尚肆作威福蔑視同僚人多憾之
故為景山乘余覩之亂發之克之付獄鞭箠
炮烙備歷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粘罕問克
曰爾欲復歸南朝耶克曰元帥敢歸南朝監

軍敢歸南朝惟克不敢歸也粘罕顧諸將笑
之無耻之言一至于此背君負國宜乎大金
所不容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 內樞密院
國相揚朴以病死

大金國志卷第八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六

天會十一年

時宋紹興三年也

春西京留守孟邦雄為宋

翟琮所敗琮即翟興子時為河南鎮撫憤大金

發掘陵寢琮及董震以山寨餘眾入潼川遂入

西京邦雄醉方卧琮俘其族以去大軍下金州

又下興元府

先是撒曷曷等眾十萬自鳳翔

長安揚言東去其實由高於出漢陰直趨金商



至是入洵陽界宋王彥倉卒迎敵敗走遂入金州未幾又趨興元撒离曷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經祖溪関遂下興元府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野中無所掠食且盡又聞南軍邀我歸路乃還興元未幾宋王彥復金州又敗我師于洵陽我師棄均房回

大金以和尚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於金州路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嶺金兵既至南軍

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而焚將有退意一夕縱所擄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未幾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視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草退保興州金得入漢中首攻米倉山以圖入蜀王彥守之不克兼是時吳玠屯興州劉子羽屯三泉金不無後顧之憂乃退守漢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因糧且野無所取殺馬而食遂由虢州回

劉豫陷鄧隨等州李成本群盜降偽齊既得鄧州知襄陽李橫知隨州李道聞之皆棄城而去于是宋郢唐信陽軍相繼陷沒 慈州守劉慶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士卒三千人盡殺於平陽府獄 秋起女真國土人散居漢地女真一部族耳既得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遂盡起本國土人綦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 冬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取回齊國之俘及

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是冬金兵下和尚原兀朮屯鳳翔以謀攻西蜀

天會十二年

時宋紹興四年也

春宋遣章誼來軍前充奉

表通問使時國中所議事南宋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王倫作書與粘罕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綿度布龍鳳茶等物遺之逮秋章誼還宋論李永壽所需三事本國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

以益劉豫也詎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兀术攻仙人關與吳玠戰於殺金平為玠所敗先是大金得和尚原玠度金軍必深入至是兀术果與撒离曷劉夔率十萬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金軍據高嶺為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璘兄弟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為兀术所齮破其寨宋軍屢敗玠斬震以徇與金軍力戰萬戶韓常為南軍所射損左目眾不能支引兵宵遁玠設

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是舉也大金決意入蜀自撒离曷已下盡室而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兀术於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幾為吳玠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於兀术常為遼東漢軍萬戶慶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齮父爵以總遼東漢兒兀术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兀术征蜀回至燕山由望國崖約窩里盪入見

國主 劉豫得隨郢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
先是飛遣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臯裹三日
粮往粮未盡而城拔飛進復郢州李成聞郢失
守乃奔襄陽遁去與豫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
克其城 秋宋遣其使魏良臣來為奉表通問
使時國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未之知也 劉
豫遣人請於國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
室以為難窩里盪以為可於是窩里盪撻懶權
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

大金無愈盛之道劉豫有將亡之理于斯定
矣盖主崩時以窩里盪提兵在外粘罕莫
得而傳故亶得立也不然粘罕內操兵權必
得其位則駕群豪服諸番其憂大矣 粘罕
自來止居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遽自白
水泊入覲適值豫有侵江之請立為異議竟
不自行故窩里盪輩得攝職總兵也
窩里盪請于國主以兀术先嘗過江知地理險
易乞使將前軍主從之

豫之請侵江也當粘罕窩里盪紛爭行止之際兀朮並無一言非有往年獨請侵江之銳至是為窩里盪所舉方行蓋此時困于江南又屢危於劍外其鉏刀之鋒蒿矢之銳固已判矣

窩里盪捷懶下令禁燕雲等路漢軍不得雇人代名須以正身

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亡其正者類多富家子弟不任勞苦故是歲侵江以霖雨乏糧

死不勝計其自來傭身之人率皆失圖無以為生往者聚而為盜諸將一舉遂成兩失

劉豫遣其子麟姪猊將兵與窩里盪等俱入征南宋于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永州退保鎮江南宋震恐是時世忠進屯揚州魏良臣將命過揚世忠置酒偽為流星更牌沓至給以移軍守江良臣既去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軍前

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
其將孛董捷也擁鐵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戰
南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
軍旗與正軍旗雜出金兵亂弓刀無所施南軍
上堪人胷下稍馬足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
俱斃遂擒捷也 冬窩里盟兀朮同劉麟劉猗
侵江屯於竹塹鎮會大雨雪糧道不通軍皆憤
怨且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病篤諸將宵遁麟
猗相繼而走

是時雨雪乏糧殺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
怨日久虛驚軍中每夜多有人大字書于紙
及去皮柳枝擲於帳前云我等被苦虐之至
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無何又聞
宋主親征國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
苦俱無鬪志強驅過江恐自常之餘無不叛
者况今吾君病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為善兀
朮然之夜引還大軍既去乃遣人諭麟猗于
是麟等弃輜重亦遁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

宿州方小憇西北大恐

河南東路平陽府都總管蒲路虎捕大行義士以絳州翼城村民多有輸其糧者于是屠近山四十村 冬國主崩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太宗以武元之弟陞居儲位繼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粘罕兀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桀黠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宗病時大軍相拒江上既崩不敢發喪至軍回次年春方告諸路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互傳于子孫太宗既

立即捨己之子宋王宗盤而以武元之長孫梁王亶為諳版字極烈仍領都元帥之職太宗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礪及左副元帥粘罕皆爭立而亶為嫡遂立之蓋粘罕為窩里噶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窩里噶撻辣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喪甲寅亶即皇帝位

大金國志卷第九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一 在位一十五年

熙宗孝成皇帝小名曷剌馬後改名亶武元
皇帝嫡長孫也亶幼而聰達貫綜經業喜文
辭威儀早有大成之量太宗深所愛重所與
遊處盡文墨之士有未居顯位者咸被薦擢
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既登儲位
人望頗歸時粘罕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覷



幸而豫有江上之請大兵不在其掌握太宗
崩傳位于亶猶稱天會十三年

天會十三年

時宋紹興五年也

春諸郡立太宗之靈拋盞

燒飯俗吏民掛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國主上謚
于大行 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聖壽五
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未之許兵部侍郎
司馬朴與通問使朱弁同在燕山聞之遂服縗
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 五月宋遣何辭來
使通問二聖 陞所居曰會寧府建為上京仍

改官制初宋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授北朝
官為之參定其制 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
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尚書省著令一人
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參知政事侍中中
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為兼職 元帥府置都元
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 樞密院
置使副簽書院事 太宗正府置判同簽書
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書使 六部初置吏
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

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 國史
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 御史
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
惟掌詔牒及斷獄會法 諫院置左右諫議大
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充員而
已 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
直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 殿前司置都
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軍 勸農司置副使
記注院置修注 太常寺置少卿 秘書省

置監少以下皆備 國子官不設 外道轉運
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
士第者須其選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
此其大畧也 封左副元帥粘罕晉國王領三
省事除元帥府右監軍兀室尚書左丞相

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是時劉
豫侵江有請窩里盪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封太宗長子宗盤為宋國王領三省事冀王窩
里盪魯王撻懶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雖得

三公之位失望儲貳之除以至謀叛蓋始于此也未幾窩里盪死以撻懶代之進除左監軍兀朮為右副元帥除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尚書右丞相除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左丞蕭慶尚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欲用之於外兀朮戍邊屯于黎陽時上以新喪恐南宋乘而伐之故也窩里盪自燕山入見卒于路兀朮赴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歸于黎陽壽昌小名姓張渤海人也冬皇伯領三省事宋王

宗盤提兵攻盲骨子敗之

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後得國不償元約故彼有怨言宗盤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諸部族離心矣

興燕雲兩路夫四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為筏由唐河及開創河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州造戰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是役于是歲之夏

以百姓大困嘯聚蜂起海道之行遂成中輟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獻

於大金故有是後

天會十四年時宋紹興六年也春粘罕兀室在相位 秋

劉豫分道入侵南宋先是豫以粘罕高慶裔得立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國主使諸將相議領三省事宗盤以為難乃聽豫自行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閔師古為將簽鄉兵

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淝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二州以姪猗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麟令鄉兵偽胡服於河南諸處時猗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數十萬衆次于濠壽之間猗以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宋揚沂中與猗前鋒過于越家坊敗之猗孤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于合淝沂中至藕

塘與猊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猊軍中衆潰亂遂大敗猊挺身走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孔彥舟圍光州亦引去北方大恐

是時金已厭豫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裔尚在也豫既敗金主責問由是有廢劉豫之意冬劉豫欲立子麟為儲嗣遣馮長寧請于國主國主曰先王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于河南之民爾子還有德助朕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豫之乞立儲嗣蓋探金主之意聞金主是語

則明知其不免矣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至于北去亦不失為帝故且視景偷生也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亡馬于韃靼既而得往返並不假道金國亦莫問罪

昔粘罕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亡馬金以莫之問罪蓋是時粘罕兀室罷軍事彼知撒离曷無能為也

天會十五年

時宋紹興七年也

春除杜克燕京三司使兀

术自黎陽歸燕山

粘罕兀室在相位撻懶居

祈州撒离曷歸雲中左丞高慶裔以贓下大理寺

慶裔乃粘罕腹心宗盤之徒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也

夏撻懶撒离曷以内起大獄各不知草地避暑粘罕乞免官為庶人贖慶裔之罪金主不許斬慶裔于會寧市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

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于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以此知慶裔嘗教粘罕之反也明矣時山西路轉運使劉思肅州防禦使季興麟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慶裔下獄思伏誅興麟杖脊除籍為民溫訊值改元赦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粘罕之爪牙粘罕自是失勢矣安得不憤悶而死

大内都點檢出忍質之子與國主元妃亂並伏誅是年宋問安使何蘚等回始知道君及寧

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于是遣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劉豫乞兵侵江且言鄺瓊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日到京具陳過江自効當以瓊為鄉導乘勢併力乞兵南征主以廢豫之議已定陽許其行且遣使乘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衆除拔東為左都監大捷不也為右都監大起諸路軍馬南征

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夜宿太原府祁縣女真千戶斜也孛董之營

見斜也將行與其家下泣別殺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掛豕身而埋之于後營家人祝之曰斜也已陣亡葬之矣此女真怯戰之跡如江南焚替代之類于斯可見女真厭兵之甚也

金國廢劉豫偽齊亡先是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乃建元帥府于太原及屯兵河間令齊國兵摧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成于陳蔡汝亳許潁之間于是尚書省檄豫治國無狀金主

下詔數之畧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
安用國為遂令捷懶等以侵江為名伐汴京先
約劉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
兀朮遇為所擒二將同葛王褒馳至汴京入東
華門逼豫出見兀朮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
廢為蜀王是冬十一月也 時豫弟益守陝西
主又別遣撒魯曷提兵聲言攻蜀即長安擒益
又恐汴人不安給之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于
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

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百七十餘萬足
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餘萬兩糧九千
萬石而方州者不在此數豫即帝位建元阜昌
凡八年 豫既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捷懶
逼其北行且問豫所欲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
王宅捷懶從之行近相州繼發之燕山又發之
中京既而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昔大金
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于其中彼
人視之以為罪地如南地瓊崖之類 建行臺

尚書省于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蕭三寶
奴張通古右丞相除東京遼東留守宗雋太保
領三省事封交國王

金主以宗盤豪猾難保故籍宗雋才力可以
制之無何二人共圖變逆其失人心甚矣

大金國志卷第九

大金國志卷第十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天眷元年

時宋紹興八年也

是年春始改元時諸將相官

職依舊多居汴京國主又于燕京建行臺尚書

省除杜充劉筈同簽書省事時杜充為三司使

金主亶之立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

眷遣萬戶胡沙虎北攻蒙兀部糧盡而還蒙

兀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于海嶺

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
中曰轉運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監鐵東京
曰戶部時杜充在燕京就用之也

詔立裴摩申氏為后除亡齊官許清臣同知懷
州 夏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
身及家屬為奴婢償之 國使烏陵思謀奉使
于宋初王倫使北見撻懶于祁州撻懶遣使偕
倫至北地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
使察與群臣定議許和且命思謀等來議思謀

即撒盧母也乃始來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
遣來示有許和意宋再遣王倫來金主亦再遣
張通古往宋議和以詔諭江南為名言先歸河
南地徐議餘事 秋起京畿陝右係官金銀錢
穀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 宋韓肖
胄來充奉表報謝使 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
會蓋左監軍撒离曷與之約故也撒离曷醜之
可求卒于路

可求之被毒何哉蓋去年冬國主廢豫是年

秋可求乃因軍事至雲中撒离曷已密諭可
求将有廢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撻懶主意
割歸南宋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有所歸故醜
之

冬左監軍撒离曷自雲中馳至陝右將見左都
監拔束共議割地時拔束在鳳翔路由同州為
守臣李世輔殺從者百人擒撒离曷南歸北騎
追逼李世輔放之亡入夏國撒离曷歸雲中

撒离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

主幾摧撒离曷號哭衆目曰啼哭即君至是
又為世輔擒之南行膽愈喪矣

天眷二年時宋紹興九年也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

州可求子彥文挈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州
宋王倫來使充奉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
界使金主下詔于河南以陝西河南故地歸于
南宋畧曰頃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其
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
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

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
去冬時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
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
等各安其生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
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
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吝又命官軍吏
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 張孝純乞致仕居徐
州兀术從之

大金之陷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濰

州回易屯田遍于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己有
其立豫也既不能收功于己又嘗怒豫不拜
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撻懶屢畫山東河
北圖獻議于金主曰河北素稱富庶然名藩
巨鎮膏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河
之南我初與衆議以河為界耳今新河殆非
我有豈可弃之當以新為界時粘罕用事不
得行撻懶再四言之始取清州聊慰其意粘
罕既死撻懶專權遂力主議取山東諸將恐

豫生心不若廢豫以取之撻懶止有意于山
東河南只得歸之于宋

夏除李鄴為翰林承旨馮長寧為東京遼東渤海地

戶部使命下日各髡髮左衽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土于金後復助豫為虐至
豫廢後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真地五
千里長寧自東京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
地四千里彼二人者豈非生為叛國之人死
為沙漠之鬼哉

兀朮留宋使王倫于祁州密奏于主曰河南之
地本撻懶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
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宋西京留守
孟庾至汴京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至中山
府為兀朮所拘後送祁州 夏元帥撻懶之蔚
州下令諸藏亡虜者家長罪死籍其家產人口
半以充賞四隣之家共追賞錢八百緡仍發北
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群起為盜以拒北軍
遂復止之撻懶在諸將中最號寬恕今故為此

蓋與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
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倫于館會諸路北軍欲
叛盟復侵河南蓋以應宗盤也 試舉人于燕
山司馬朴充主文中山石琚為魁 秋郎君吳
矢反既而擒獲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盤究
國王宗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前左副點
檢渾觀時主與右相陳王兀室謀誅諸父因朝
且伏兵于內宗盤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
其族詔畧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群惟

茲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蠱蠱之
毒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損一兵群兇悉殄翰
林韓昉作也

女真之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晟嘗浴
于河 牧于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
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
四旁栽柳以作禁圍而已其殿宇透壁盡置
火炕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下
雜坐于炕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復來臣下

之家君臣宴樂携手握臂咬頸扭耳至于同
歌共舞無復尊卑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覬覦
意後國主亶自踐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諂
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清道
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得見
此宗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除兀朮都元帥兀朮既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
以圖撻懶下祈州府獄伏誅 仍囚撻懶之子
大拽久之因赦得出

宗盤之難撻懶預謀事方握兵在外難以遽
誅仍除撻懶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簽書杜
克為右丞相命下撻懶語使者曰我開國功
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克為伍耶不受命而叛
初欲歸宋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朮遣右
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祈州元帥府獄具殺
之撻懶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
宜速圖之兀朮俛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至秦長城頭狗兒洎有號天使

者負函自後至本國接伴問之荅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主上悉無所荅令其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勅官問倫還知撻懶等罪否倫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囚燕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屬籍依舊燕山留守後又囚歸上京 大行義士蠶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

大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

今不從金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饑饉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之有之最甚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盤撻懶之徒被誅在朝在軍莫非其黨莫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矣

封兀室陳王除右丞相蕭慶自右丞遷左丞

兀室昔副粘罕雖有才智素為諸將所忌宗盤輩未誅之先事之巨細兀室不敢預姦巧多慮所以粘罕之禍既而得脫撻懶之敗又

且不預至于蕭慶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簿書而已然其後也駢首就戮卒不免焉
山東海寇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師破薊州遼東士民及南宋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清者遼東大擾清無大志既而乘海復歸 詔諸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便簽軍俟見裏面走馬使臣驗認御畫牌劄方許簽發此因宗盤捷懶謀亂之後方為此閔防也

大金國志卷第十

大金國志卷第十一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三

天眷三年

時宋紹興十年也

春宋遣使莫將來充迎護使

也 兀朮下令沿大河置寨鋪防托諸偷渡大

河南歸宋朝之人及與人渡者罪死 邢洛磁

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其中被虜漢人相約于

二月旦日各携主人鞍馬器甲聚于邯鄲之西

相結上太行為盜

太行義士夜破懷州萬善

鎮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本州守烏陵思謀率
軍民保城既旦集父老于庭諭之曰爾等知破
萬善鎮之人否南宋官軍即太行盜賊即父老
皆曰太行盜賊思謀曰爾等既知非南宋軍則
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壯慎無得扇搖妄動恐
盜賊不能保爾反害生靈若南宋軍來則不必
爾等為計我當糾率郡人開門納王師矣于是
以酒勞之而散

思謀自穹廬內亂之後太行嘯聚蜂起每終

夜輾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
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
我未知死所矣官人呼時乃割地之初以大河

為界北方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往來私結徒
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州郡尤為流言
所惑至于晝為罷市夜或披戶以伺風聲者
思謀時守河內地當要衝自揣勢削身危常
懷疑懼萬善又為義士所破故假以撫諭為
名露其心腹哀鳴以結彼人又欲播達宋朝

以為先容耳

兀术分四道征南宋先是撻懶既廢偽齊乃議以河南地歸宋兀术力不能爭及撻懶誅兀术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乃舉國中兵集于祈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命聶黎字董出山東撒离曷侵陝右李成侵河南兀术自将精兵十餘萬與孔彥舟鄒瓊趙榮抵汴至是攻宋東京孟庾率官吏迎拜兀术入城駐舊龍德宮于是詔諭諸州縣以撻懶擅割河

南且言宋朝不肯徇其所欲詔詞畧曰非朕一人舉奪有食言恩威施張之間盖不得已遂命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兀术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陷興仁淮寧拱州又陷南京遂留守路允迪初金國渝盟以葛王褒知歸德府褒以數千人至宋玉臺遣人諭都人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出城見之會于宋玉臺允迪為主褒為客允迪捧觴為褒壽褒酌飲

遂送允迪于汴京褒鼓吹入城秋毫不犯又
陷西京慶陽府及亳州

撒离曷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
軍宋權知軍事却遠即開門納之長安既陷陝
西州縣所至迎降既而撒离曷至鳳翔西城外
下寨為李師顏姚仲所敗又悉兵攻涇州宋田
晟因其壁壘未定擊之金師敗走兀朮敗于順
昌府時北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既而葛王褒
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為宋劉

錡所敗馳詣東京告急于兀朮兀朮至責諸將
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主臨陣
自可見兀朮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
趨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將所得玉帛
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為誓
以激其衆平旦併兵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
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
三人為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
馬子遮其後示無返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

拐子馬悉以女真克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
用此軍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作筏
繫橋而去至秦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
罪自將軍韓常以下皆鞭之于是復以葛王褒
守歸德府韓常守許州兀朮自擁其衆還汴京
自是不復出矣 是秋兀朮再提兵與宋將岳
飛戰連敗飛兵至朱仙鎮得宋朝班師詔而還
明年改元皇統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
破金人復趙州及垣曲王屋縣飛等親提兵繼

進與兀朮戰又破之軍至朱仙鎮距東京四十
五里詔班師于是賴昌淮寧蔡鄭諸州皆陷秦
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
世忠諭旨楊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
錡還太平州張俊自宣化歸建康罷宣撫司以
其兵隸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旨

皇統元年

時宋紹興十一年也

春兀朮自順昌失利遂保汴

京留屯宋亮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蕃部
凡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南侵陷壽春府滁

州亳州廬州和州至拓臯與劉錡相遇隔河相拒劉會張俊揚沂中軍迎敵兀朮敗退屯于紫金山兀朮已陷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兩與賊遇俱捷至拓臯其地坦平金人自以為騎兵之利也隔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俊為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水擊賊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

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朮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斧如堵而前且與諸軍合擊之虜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于紫金山九月宋遣使劉光遠來先是莫將使金為所留至是不因聘兀朮欲議和故縱之歸以兀朮書來大畧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持節而來蓋欲亟和故也宋于

是又遣魏良臣往使 十一月良臣偕金使蕭
毅邢具瞻二人來許以淮水為界歲幣銀帛各
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故遣二人來
審定可否宋又遣何鑄充報謝使曹勛副之
毅等過江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
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
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為守臣朝論
無所預然欲揭此于吾之境吾有死而已請
不已出境乃還之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宋

朝言金國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
去不敢攘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
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

十二月兀朮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
飛方為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秦檜奏誅
飛及張憲岳雲

岳飛忠孝出于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
河北陷凡十八往返乃迎歸母 喪廬墓御
札數四強之而後起慷慨以必取中原為念

少飲酒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
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
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居第于行都飛辭謝
曰金虜未滅臣何以家為飛前後累平劇盜
復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構成飛罪
赴獄賜死洪皓在虜中蠟書馳奏以為虜所
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至
酌酒相慶

皇統二年

時宋紹興十二年也

春宋遣莫將周聿往京西割

地使割唐鄧等州入于金畫中流為界 宋又
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商秦之地宋止
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
初宋卽隆任商州終始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
治水招徠離散至是割屬金隆嘗快、後徙金
州秦檜醜之

宋胡世將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地之要
並係川蜀緊急門戶撒离曷魯犯和尚原折
合孛董魯侵犯商州又欲犯秦州皆以本司

遣兵捍禦而退以此見和尚原商秦州三處
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必
爭之地而和尚原所係利害尤重兀术屢致
書欲得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
時廷臣多言以與之議和而四州之地不為
輕弃虞允文力爭不可惟湯思退主之思退
乃檜之黨也

八月歸宋太后韋氏于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
送 是年太原義士張橫敗國兵于憲州擒憲

嵐兩州同知及岢嵐軍判官 平陽義士梁小
哥敗國兵于太行殺契丹都統馬五大師

張橫有衆一十八人嘯聚于嵐憲之境大金
捕之往：失利至是帥府遣兩州同知及判
官領太原兵千五百人追捕既與張橫相遇
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與判官盡為
橫所擒 梁小哥有衆四十人時破平陽府
神仙縣去帥府五百里總管判官鄧奩以三
千人討之奩軍嘗與梁小哥相去五六里方

敢行遙見梁旗幟則止過夜相去十餘里方
敢下營多置火炬巡警以備衝劫營中轉箭
唱號不敢少眠三夕之間兩次驚潰至第四
日有契丹都統馬五大師領契丹鐵騎五百
與奭軍會大誚其怯併奭之軍率衆先登而
戰為梁小哥首殺五十餘衆盡皆奔散夫以
橫與小哥無六十人而乃對大金六千之衆
梟擒主將追奔逐北則今之大金非昔之大
金矣倘宋朝有志恢復燕雲等路漢軍縱不

南歸豈不北走哉

皇統三年

時宋紹興十三年也

春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婦

姑持產業契書共告于元帥府以父子俱陣亡
無可充軍願盡納產業于官以免軍役元帥怒
其沮壞軍法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曰家戶軍以家產高下定

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戶者不
以丁數論故家口至于一絕人丁至于傭賤
俱不得免也陳氏婦姑弃市國人哀之

夏六月國主生子大赦詔其境內童行有籍于
官者悉度為僧道士亦如之始許宋使洪皓等
南歸

八月洪皓等以金國生子大赦方獲南歸中
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唯皓及張卨朱弁
三人而已

秋七月境內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金
主諭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水秋
山冬夏刺芦達鉢刺鉢者契丹語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為事每歲
春放鵝于春水釣魚于混同江夏避暑
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于慶州黑嶺
秋山冬射虎于顯州四時無定荒于遊獵內
耗郡邑外擾鄰封由是內外騷然禍亂斯至
所以亡也

皇統四年時宋紹興十四年也春渤海千戶馬拽固謀亂元
帥府收叛眾盡誅之先是馬拽固與萬戶烏斡
素不相能會閑中失火馬拽固選其徒之強壯

者以救火為名因攻城作亂殺烏斡欲逃之沙漠未果而敗 夏遣使于南宋賀天申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 冬遣使于南宋賀明年正旦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縠三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物亦率如此例

大金國志卷第十一

大金國志卷第十二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四

皇統五年

時宋紹興十五年也

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二百

有五人

創屯田軍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

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

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

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之

多至六萬人皆築壘于村落間 秋七月國中

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租

時有蒙兀之擾又有旱荒之憂民不聊生甚矣

頒行皇統新律千餘條

新律之頒大抵依倣大宋其間有創立者如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荆決臀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與古制異矣大

抵國法酷嚴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而通事之舞法尤甚上下輕重皆出其手招權納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諳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須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替易他紙譯

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賽喂者再庭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叩之則曰賽喂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于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寃不能脫竟以焚死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毫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民有地一項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役二萬四千夫五十四

日而畢

皇統六年

時宋紹興十六年也

春三月上以上京會寧府舊

內大狹纜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 夏左副

元帥撒离曷以罪誅撻懶既死或言其嘗與通謀故也撒离曷皆女真人不知其族屬之遠近女真萬戶胡沙虎北攻盲骨子糧盡而還為盲骨子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于海嶺

用兵糧道有三一者屯戍二者出疆三者臨

敵金國俱失之一者屯戍則各人自營田以
供歲計無田者每人一月給粟七斗或折米
四斗五升餘無分毫所得此屯戍之失計也
二者出疆因糧于敵不計遠近每人借之一
月糧計米四斗五升其人既負重甲又為糧
累或賤售于人或弃驢馬或督之行速則擲
于路由是饑饉不行相結逃竄敵或清野離
散可待此出疆之失計也三者臨敵並無火
頭負米自造食罷而出既出更無供饋或出

營之久或戰罷而歸或傷重困倦有不能造
飯者此臨敵之失計也三者俱失盲骨子不
毛之後詎能以處乎盲骨子在契丹時謂之
朦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
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與
大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無
如之何

皇統七年時宋紹興十七年也春宋遣沈昭遠來賀上生辰

蓋國主以七夕為生日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

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旦禮物亦如之蓋生辰使亦以正月至不欲使人兩至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青為一歲也自興兵以來寢染華風將帥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國主亶以七夕矣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秋九月國主獵于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冬十

月復歸上京國主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得四十人

是歲與朮骨國平初撻辣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朮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八月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塞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長熬羅字極烈為朮輔國主至是始和歲遺甚厚于是熬羅字極烈自稱

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
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 冬都元帥兀朮薨
兀朮且死時語其屬曰南宋軍勢強甚宜益加
和好十數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圖之

皇統八年

時宋紹興十八年也

四月中京小雨大雷群犬數
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國主之
望國岯避暑 五月汴都大康縣一夕大雷雨
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九月國主遣廉訪使肖裕徧至諸路詢民間

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 十月以
故宋王宗彞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

時亮有包藏窺伺之意昨王元者乃國主太
祖旻之孫也時太子未立元居嫡長以次當
立亮欲先除去以為己計因河南兵叛有妄
稱皇帝者亮以誣語相符合實相連結乃譖
于主寘之重法國人皆謂主淫于用刑不知
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
故竊弄權柄害及宗黨如此

皇統九年

時宋紹興十九年也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

不見黃頭女真三千人叛遣右都監拔東討平之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大金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西夏大金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戰不得今此合蘇館乃黃頭女真非河西

也其人鬪朴勇鷙不能別死生中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破軍後後之益苛廩給既少遇掠所得復討之不勝忿遂叛其人鬚髮皆黃目精多綠亦黃而白多

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弑國主亶國主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亮入國主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其罪弑之

亮以岐王克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召之

共謀亮潛往上京入駙馬府與燕趙諸王謀廢立駙馬曰有一人可用謀乃內侍興國奴也此人好犀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亮然之國奴大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弓劍又親往皇城東門謂門使者乞伏效里等曰主詔諸王議事可開門既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仗入帳前主方熟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劍落主驚覺而起諸王在前大呼曰興

國奴何在國奴未及應主已中數刃嘆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耶良久而死駙馬以衾裹其屍

詰旦未知其所立宗族大臣推尚書左丞相岐王亮好學知書遂共立之

諸王環立榻前薄曉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共立亮為主蕭王仗劍謂衆曰國主暴薨岐王仁孝可以治國故立為君今岐王已陞殿汝等何不拜衆皆拜亮遂即位改元赦天下

以國奴為西道總管有梁漢臣者蕭王又奏
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壓不從者四十六日
徧其境而回除蕭王東京留守亮立追廢
為東昏王亮死後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
宗久之又改孝成皇帝廟號熙宗熙宗自為
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
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烹
茶焚香奕棊象戲畫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
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

一漢戶少年子也自即位以來左右儒臣諂
諛成風禁衛尊嚴後宮盛色舊日元勳將相
多所疎擯而骨肉之間邪心始起太宗之長
子宋王宗盤次日亮國王宗雋次日虞王宗
英滕王宗偉以次受誅武元初起兵時其主
兵者曰晉王宗維乃武元從兄之子所謂相
國粘罕也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武元疎
族子屬為子所謂兀室也其次曰魯國王昌
乃武元之從弟所謂撻懶也又其次曰撒葛

曷為左副元帥女真人不知其屬之疎近自
熙宗淫行肆虐疑似濫誅粘罕首罷兵柄憤
悵而亡餘皆不免于誅而太祖太宗子孫誅
戮殆盡岐王弒逆豈其報應之理固當然哉
熙宗既弒亮以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其後
世宗升之廟位通論熙宗在位凡十五年

大金國志卷第十二

大金國志卷第十三

紀年

海陵煬王上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之
子也幼時名字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
學奕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既
長風度端嚴神情閑遠外若寬和而城府深
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
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

自保亮矯飾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
以肆其逆 皇統十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即
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文武官
各轉一資放民租稅一年追尊父宗幹為德
宗改元天德

天德二年

時宋紹興二十年也

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朮之
子韓王亨先是熙宗之弑國主身預其謀及大
事已定逆加疑忌凡當日同謀皆加以弑君之
罪宗敏乃武元之子為大父行忌其名重首行

誅戮納其妃于宮中兀朮開國元勳亨乃其子
亦以無罪誅 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政闕
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當
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 詔河南
民衣冠許從其便 除故盧馬鎮夏國鞬鞞沿
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上石楞坡天德雲
內銀甕口數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唯鐵
禁嚴禁不得夾帶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

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素使夾錫鐵錢地分自為大金陷之不用鐵錢盡拘之入官之中每鐵錢兩貫五百作一秤每秤以銅錢五百五十貨于民間北地貴鐵百姓多由火山軍武州入館之天德雲內貨錢于北方今河東鐵錢殆盡自廢豫後至于陝西鐵錢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瓜牙既成始不易制矣

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為右丞相一日宮中燕閑因問漢臣曰朕哉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河南為橘江北為枳非種者不能蓋地勢然也上都地寒唯燕京地煖可哉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蕭王諫曰不可上都之地我國旺氣况是根本何可弃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請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即主曰可遷都北蕃上都黃沙之地非帝居也漢臣又曰且未可遽待臣為即主起諸州工役

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 冬發諸路民
夫築燕京城蓋主密有遷都意也國主嗜習經
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
著而慕之下詔求直言內外臣僚上書者多謂
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
地之中宜徙都燕以應之與主意合大喜乃遣
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
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為大
廟西為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

后正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
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

天德三年

時宋紹興二十一年也

三月宋遣使巫伋來禋祈

請使伋至主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寢
主曰自有者墳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宋
國金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稱皇
帝二字主曰此乃本國中事可自處之伋唯
而退

天德四年

時宋紹興二十二年也

冬燕京新宮成主率文武

百官自會寧府遷都于燕大赦天下改明年曰
貞元

上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
燕京為中都舊上京為北京遼陽為東京雲
中府為西京開封府為南京諸州郡各改隸
焉

貞元元年時宋紹興二十三年也正月元夕張燈宴丞相以
下于燕之新宮賦詩縱飲盡歡而罷 七日制
遣御筆法舊制凡詔令皆中書命學士為之其

有承受御筆處無故申明衝改者以大不恭論

貞元二年時宋紹興二十四年也正月御大安殿受群臣朝

賀 以完顏誥弗簽書樞密院事 六月寧江
州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三群臣稱
賀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
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
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
死瑞桃之獻豈其偶然符兆耶

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饑詔開倉賑恤仍詔
數州年穀不登百姓橫罹艱毒聽人出閩就食
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 十月
詔所在州郡徒流之囚特與釋禁戰陣之際令
其先鋒自效

貞元三年

時宋紹興二
十五年也

是時國主陰有南征之志

乃謀遷都汴京先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為留守
經畫修內未及大火焚之宮室皆盡主大怒降
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于遷都之計稍緩

冬宋相秦檜卒

粘罕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為
罕所執而去天下高之然粘罕亦自喜其為
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間語以利害而檜終
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其着手時只
依舊規模分別其後南臣貧薄獨檜溫實一
朝資以金帛偽云挈舟走連水軍家屬婢妾
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大用其後宋使洪
皓自漠北歸與檜語及北事因曰憶室撚否

別時托寄聲檜色變而罷蓋檜在捷懶軍中
時捷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
撫者在軍知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震
懼喪膽意欲捐燕以南弃之而檜亟班師岳
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而檜亟召回終于誅
剪罷逐一時各將不遺餘力粘罕初來誓書
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蓋為檜地方再專國
故又十有八年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大金國志卷第十三

大金國志卷第十四

紀年

海陵煬王中

正隆元年

時宋紹興二十六年也

是年猶仍貞元之號是冬

方改元

二月令婆隆敦為左都監帥兵經畧

屯田于葛董城林牙之子烏律遊騎數百人出

入軍前婆隆敦遣使打話遂退

沙子者蓋不

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

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源人多渴死



葛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既亡林牙大實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實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歸帳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恠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烏律者大實之子大金遣余覲至

其地不能平金為屯田之策以困之

冬復修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領行臺尚書省督其事且用梁漢臣為提舉官號大使于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乃下詔畧曰朕祇奉上玄君臨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跼蹐于一隅非光宅于中土顧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在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徃歲卜食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虔燼于一炬第川原秀麗卉物滋朕夙

有志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
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

是時提舉大內者梁大使即向來弒熙宗之
人興國奴乃宋內侍為大金所虜也

正隆二年

時宋紹興二十七年也

正月宴群臣于大安殿時

諸王皆會獨宿王不樂主曰成吾事者皆卿等
力何獨卿不樂耶宿王曰臣與陛下同乳而生
今天下民心未服白溝河南中原諸臣徃々皆
漢人握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鄺瓊靳賽王善

徐斌等五十萬正軍此當治之主曰此朕之事
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飲々酣梁漢臣請
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通可以積糧
草于汴京乃是要衝臣聞遺宋招攬賢才練兵
訓將其意嘗在中原必有大憂願陛下豐倉廩
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可
以鎮服南邊主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貴人臣
也 夏詔以河南州郡營造有勞新邦百姓宜
在優恤遣使者觀察風俗振恤困乏仍令各修

水田通渠灌溉 冬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
大儼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
武

正隆三年

時宋紹興二
十八年也

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

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康召對因言朕夜夢
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
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
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
耳既遣人至廐中視其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

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于朕令取
江南乎通等皆賀主戒無泄于外 八月主坐
正隆殿召吏部尚書李通宣徽使敬嗣徽翰林
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遷都汴
京為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合天時主喜
永固汝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豈
可又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關遽興征伐亦
恐師出無名主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于是
惶懼以為不免既而主怒稍息明日通嗣徽並

除執政而永固請老主許之冬制私家不得
隱藏緯候圖讖違者抵罪詔平遼宋所得古
器年深歲久多為妖孽悉命毀之

正隆四年

時宋紹興二十九年也

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道

夫來使回歸南宋且言北主詰以閔陝買馬非
約恐有渝盟之意宋遣秘書少監沈介國子
司業黃中來介為賀正使中為賀生辰使相先
後行至是介先還中言彼國治汴宮後夫萬計
此必欲遷都以見迫不可不早為計時講和日

久宋帝聞之矍然曰恐但為離宮也中曰臣見
其所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南徙居汴則壯
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于是
左右相皆不悅顧詰中曰沈少監之歸屬耳不
聞此言公安得為此也

時梁漢臣獻策于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
一也令諸州軍置造器甲咸使精備二也糧
食不缺三也叛置巨船訓習水卒支備海道
四也招募義士使為先鋒五也主善其言

是月主再修汴京令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
嗣徽董其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
將遷都焉 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始露南宋疑
之乃遣樞密院王綸等來使至是綸等回南言
隣國恭順和好無他時主再役諸路夫匠造諸
軍器于燕京令左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
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于潞河夫匠死者甚
衆 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
宋太后韋氏崩賀允中來使報哀也奉韋后留

遺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常例賜花時
主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
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况戴
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
有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而死彥舟解曰兩
國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
侍側而已使還言必敗盟宜為備 十二月遣
施宜生使于宋耶律翼副之宜生宋朝人也坐
范汝為事遠竄遂奔劉豫廢復為金用至是

以翰林侍讀充賀正使張燾館伴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燾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其情燾密奏之

正隆五年

時宋紹興三十年也

二月遣左宣徽使大懷中禮

部侍郎耜益温都謙往弔宋太后韋氏喪就行祭禮宋遣同知樞密院事蔡義問為報謝使時義問之來見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密奏為備 五月遣使往宋賀天申節宋工部侍

郎黃允中館伴又充送伴使中還言北境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 翰林學士祁宣上封事畧曰民為邦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百姓久苦轉輸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討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以天下為心社稷為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及刺其額遂

誅之 誅楚王德王澤王用梁漢臣之譖也

時國主南遷汴京兵饟將啟楚王謂德王澤王曰梁大使所請即主輒行之其將奈何今從所請必使農夫失業織女不蠶租稅俱乏民人怨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譖于國主謂其有異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也遂召和尚枝童及宿王謂曰汝等為我將兵速討三王既而五人皆到主曰三子召術士論事欲謀反乎三王應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上

怒曰謀欲殺我耶令左右賜死宿王曰不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推出七人矣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諫之稱上怒拂袖而起遂

斬三王

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

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其一十五路每
路一萬通為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
數以定遂以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
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
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上遣臣施宜生往宋為賀
正使隱畫工于中勅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
歸上令繪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
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
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八

月間宋得牒報國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
亦有至清河口者 冬宋淵聖皇帝崩

大金國志卷第十五

紀年

海陵煬王下

正隆六年

時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正月甲戌日有食之太史

奏當交不虧群臣稱慶 自去冬至舉兵江上

洵訛言主已崩幼主嗣立改元新德南宋信

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大金已授甲造舟必為

南渡計 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賀天申節

宋帝見于紫宸殿時國主恃其強盛欲渝盟久

矣金因道國主意求淮漢之地及旨取將相大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國主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于八月至金國大率皆慢辭也 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葺絲聯甲紫葺為上黃葺青葺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說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六月宋徐誥來充起居稱賀使賀主遷都也誥未至盱眙金遣韓汝嘉先在泗州遂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國主語謂卿等雖來即

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一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諫國主寢兵議和主曰汝與南宋為遊說耶遂賜死國主率其衆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彗出角 七月國主南遷汴京自左丞相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主于南薰門國主及門而暴風雨南至儀從皆不克舉主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

宿王國主親弟也諸王皆戮宿王獨存時王

怵于梁大使之言嘗陰至太后處告曰即主
今信梁大使偽言廣築汴京用兵南入皆是
敗國之事三王欲諫即主不問已斬之矣今
告娘之望諫止之時母后方病命主坐因問
曰聞今廣築汴京簽民造船聚糗糧制軍器
果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他疾以皇帝
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民
心必離亂之端也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敗
家若果有此行其能免乎主大怒曰非朕母

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使護軍將軍赤蓋
彥忠即宮中弑之以威言者于是左右縮頸
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主亦
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方出

國主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
有能為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為之上喜即
拜諤為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
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彥統步軍孟州
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

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水軍驍騎上將軍完顏
鄭家奴副之由海道以趨二浙餘兵國主自將
焉

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
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
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貴兒出
迎主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使
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守
孔彥舟進木樨一株主喜梁大使因曰此花

乃江南植以為薪于是所問朝中誰曾往江
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尚書胡隣曾到遂召之
首問錢塘之景隣曰是江南揚州瓊花潤州
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為天下美觀其
他更有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
天下已罕况于他乎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南
征

九月西元帥合喜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
鳳州界三十里攻黃牛堡宋守將李彥堅告急

于吳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堅督衆用
神臂弓射却金師璘又遣別將至寶雞渭河夜
劫橋頭大寨金師敗又攻光化軍騎兵數百忽
突入城宋守臣張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
戰北軍死者數十人乃引去又攻信陽軍趙搏
引兵赴之北軍引去 國主以右丞李通為大
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造浮梁于淮水之
上主遂自將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
自宋州門出其後徒單氏與子光瑛俱送行主

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萬
羶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 十月金
師陷安豐和光等州主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
十萬騎自花廩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
琦至藕塘駐軍 清先以百騎犯清流關南軍
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守臣陸廉奔
城去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
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給以有路自竹岡鎮可
徑至六合琦從之俾為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

合居民皆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
州攻陷之北騎三千至樊城宋翟貴王進成
樊城不過二百兵北兵經自城下會無橋不得
渡貴進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
晚北兵退金師至順德軍吳挺向起敗之
吳挺向起乃吳璘所遣順德之師抵城下有
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
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
若善事趙天子金人盡殺其母妻是役也

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
璘尋遣王中立敗金人于治平寨又敗之于
照夜坡金人既得揚州即遣人來瓜州渡劉
錡敗之于皂角林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
拒之于皂角林金人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
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
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
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
百人

金師圍海州宋李寶兵至始解圍又敗金師于
膠西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師已圍海州寶
麾兵登岸金人出意外亟引去于是魏勝出
城迎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伏時山東豪
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眾爭應為援寶
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金
人之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拒止一山候風
即南不知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人之未覺

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
風自南來眾喜爭奮引帆挺刃俄頃過山薄
于金舟鼓聲震蕩金人大驚失措金師之帆
皆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
隅窘促搖兀不能動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
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令健
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其徒盡殪之其餘
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刺
其將鄭家奴等六人惟統軍蘇保衡未發旋

聞其自經死

金人犯陝州宋任天錫敗之 十月渤海一軍
萬人叛歸會寧府立褒為帝主為內變所撓于
是親統細軍駐和州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
天必欲至采石而渡宋都統李顯忠未至虞允
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之燾但言已當死守
留鑰丙子國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蓋國
主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至諸
將莫肯用命盡伏山崦唯提舉張振王琪稍任

其責允文督之敵舟漸近宋軍用海鯁船迎擊
士皆殊死鬪我舟沉溺萬數其回北岸者主皆
殺之遂不能濟 主自采石之敗乃北拒瓜州
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
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江按
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迫岸復回北兵皆
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其轉如飛北兵相顧
駭愕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
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主愈忿乃回揚

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淹死之過退有盡戮之憂奈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即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諾主有細茸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弑逆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秦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主從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主語

威勝統軍卽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母里謀亦欲弑主 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主卽崩并殺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皇子光瑛留汴京亦為衆所殺時先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乙局攷之北主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牆

之變後果然 襄既立追廢主為海陵王謚曰
煬后徒單氏為海陵夫人 金師次茨湖守將
敗之

茨湖在洪口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
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兵
校史俊麾旗登舟擊却之

金師次全椒李顯忠敗之次楊林渡又敗之金
師乃退 十二月遣使入宋朝議和

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

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
圖舊好

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州鎮之龜山寺時正
隆六年十月也在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既
長彌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當世稱賢諸王
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覷非望熙宗莫之覺也一
吟一詠冠絕當時沈深嚴重莫測其志又登極
之後以法馭下勇于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燕
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篡君繼而殺母背

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
勝其忿而身亦亡矣

大金國志卷第十五

大金國志卷第十六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上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褒後改名雍武元皇帝
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母曰禿丹氏生于雲中
其夜有光明體重倍于常兒性極仁厚在熙
宗時嘗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褒曰何
不赦之熙宗嘉其意為降其罪既長統兵為
將捷懶兀朮諸父南征褒未嘗不在兵間特

以仁厚為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後路
允中承檄風靡入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
年肆虐日甚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
通古孔彥舟輩亦皆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
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是時中
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大行陳
俊倡集義眾而契丹之後耶律窩斡亦興于
沙漠于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
裒為帝 十月庚子朔裒即皇帝位改元大

定大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

大定元年

時海陵正隆六年宋
紹興三十一年也

是月左丞相張浩自

汴京錄國主赦馳以報海陵海陵嘆曰朕欲俟
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
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即
遣先鋒將郭安國回眾攻之令盡誅黃河以北
之叛已者 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于西采石

揚林渡眾軍殺海陵王于揚州元帥府乃移牒
于南宋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

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固舊好
紫茸軍陷宋泰州又犯茨湖為守將所敗茨
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兵以舟渡欲攻光化趨
襄陽又為宋兵校史俊所敗 時海陵雖殞國
兵未退宋楊欽敗之于洪澤鎮吳超敗之楊林
渡翌日乃退 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乃與
皇子允升允廸擁甲騎一萬趨燕京

大定二年時宋紹興三十三年也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是月入都于燕告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父

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亦遼追謚懿宗故
主亶謚閔宗未幾改熙宗謚亮為海陵煬王封
皇子允升為齊王充西京留守 二月遣使高
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來賀登
位使知閣門事張淪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
以徐嘉館伴始更改之凡十四事其大畧更
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
禮而已于是畧如汴京故事 國書曰審膺

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
使當露悃悰爰從海上之盟獲講鄰封之信
中更多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
貶損釁無端隙靡逝天地之鑒臨又曰願畫
舊疆寵還敝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
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邁至
燕帝鎖之館中抑令于表中改換陪臣二字
報書有曰名分既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
于茲又曰蔑夫致慶之詞要以難行之事實

為大鑒再作禍端

是時金師攻虢州者敗于王彥攻汝州者敗于
吳拱關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
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一路喪商虢陝
華州凡四郡獨特重兵堅守大散關可以扼宋
師吳璘遣楊從儀等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
尚原未幾金師又陷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
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又陷懷寧府宋
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 是時京東

義士耿京率眾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南
附于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
既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復通京遂為國中
所殺 正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
許汝嵩壽等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 時
北兵猶圍海州宋張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
節制相遇于石湫堰率精銳先入王友直以所
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 六月宋高宗皇帝禪
位于皇太子是為孝宗遣使劉珙來報登位行

至境責舊禮不納而還

大定三年

時宋孝宗隆興元年也

正月窩斡餘黨蕭鹵巴耶

律适里皆驍將也自海道奔宋 是時國中聚

兵積糧于宿州之靈壁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

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會元

帥答南宋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為界宋張

浚聞于朝且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

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取靈壁宏淵至虹北

兵拒之顯忠東趨虹縣蒲察徒穆大周仁及右

翼軍都統蕭琦亦降會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自
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雨南大潰而歸士卒
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弃皆盡

時副元帥紇石烈遣書遺南宋令盧仲賢
持報書以往大畧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
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歲幣
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克其
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
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

乃言歸當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
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
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
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以前持誓書來宋
湯思退為相遽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為通
問使知閣門使龍大淵副之

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為皇太子時國主以賢
厚為上國部衆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
勲勞至是允升登儲副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

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不聽

大定四年時宋隆興二年也正月詔造總計錄大畧云正隆失道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萬計浩瀚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于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見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且以革去吏姦候儲積果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考撥定之數目寬減州縣優恤疲民 八月宋遣宗正

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半杞及疆國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諸朝宋帝命畫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 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和議陰諭國中以重兵脅和 十一月元帥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遁國兵蓋以未得所欲為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陷滁州至六合縣

為宋步軍統制崔臯所敗宋使至潁河口見僕
散忠義統石烈志寧國書畧曰修此齊盟出于
初議中因曲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
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
感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國二將令與
其介康諳同詣燕山國師亦罷 宋遣洪适為
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後國主所遣報問使
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林直學士楊伯
雄至南宋持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云

大定五年

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

正月大雷

二月賜高年

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赦河南諸州以被兵
去歲干戈塗炭故也 夏宋改隆興為乾道

四月報問使至南宋遣李若川來賀上尊號
元帥僕散忠義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來朝國
主宴之于正隆殿賜金帛有差

大定六年

時宋乾道二年也

正月己酉朔大會群臣于紫

極殿始用百戲酒三行則樂作鳴鈺擊鼓百戲
出場有大旗獅豹躑索上竿之類 夏熙州龍

見

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于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即金龍以爪托一嬰兒、雖為龍所戲弄畧無懼色三日金色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七月暘熟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為資霖等州

十月宋遣使方滋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

宋賀會慶節尋又遣使往宋賀明年正旦自後不書 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十二月庚寅還宮

大定七年

時宋乾道三年也

正月賜酺一日命群臣賦詩

京邑耆老亦會焉頒賜各有差 十月免諸伎

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 十一月詔以

往年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賦 是

月國中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金國之待宋使也使副日給酒二十量罐羊

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觔
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
醬半斤大柴三束 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
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 中節
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
百白米一升半 下節與中節同

大金國志卷第十六

大金國志卷第十七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中

大定八年

時宋乾道四年也

正月詔增權場自南北通和

後始置權場凡權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

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權

場博易俟得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

之以竢南賈之來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

置場宋亦于光州棗陽安豐軍花蠻鎮盱眙軍

皆置塲海陵興兵諸摧塲皆罷至此復舊仍令
轉集去處增置以聞 七月以水滂遣使巡撫
流亡人戶 詔以疎決繫囚例為文具諸路淹
獄動二三年在京者朕當親決不以暑月為拘
其諸路獄案經久者取其尤而罰之

大定九年

時宋乾道
五年也

二月命禮部侍郎完顏孛烈
思往遼東渤海一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陟
所至問民疾苦 詔以完顏建忠為左丞相統
石烈烏古為右丞相翰林直學士楊伯雄為參

知政事

十月廢北京府行臺省

大定十年

時宋乾道
六年也

正月祀南郊望日大射于燕

山之北大閱兵師五日而罷 詔以去年臨洮

府路蘭秦河會州旱人民大饑命所在官司存
恤 五月宋遣范成大來為祈請使為陵寢受
書二事也國書報復大畧云和約再成界山河
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雒以為言援昔時無用
之文續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
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于旅柩

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廢受書之禮出于率易要以必從于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

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使世宗初立遣使往宋報登位伴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至是宋帝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國主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

燕群臣于同樂園之瑤池主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少蘇唯獨貪殘之吏去行朝稍遠恐為百姓之蠹宜時加稽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字詰烈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大定十一年

時宋乾道七年也

正月祀太廟制諸州歲貢

三人

三月己丑朝日于東郊

五月宋遣使

趙雄來賀國主生辰復附國書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于輅車恐復煩于館舍惟列聖

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
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受
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
因慶禮荐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企望蓋去年
范成大所得本國報書以欽宗梓宮為辭也至
是雄入辭國主使臣宣諭云跪聽旨歸日傳語
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日宋朝來祈請徽宗靈柩
已送還了今再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
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鞏雒

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還欽宗靈柩
上國已令搬取在此俟報聞今因聘使來輒附
書稱久安陵寢難以輒遷及靖康靈柩亦難獨
請向來已許遷送今返辭以為難于義安在朕
念欽宗曾在宋國作帝尚爾摧葬深可矜憫今
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鞏雒山陵奉葬無
一語及受書事冬宋遣莫濛來充賀正使

大定十二年時宋乾道八年也春宋使莫濛入見時正月

三日本國錫宴前後循例無有辭者濛獨毅然以

宋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主從
其請就館賜食 時河東河北大饑流人相枕
死于道詔所在開倉賑卹 冀莫澤潞絳解州
盜賊大起詔元帥僕散忠義等討之嘯聚山谷
散而復合者連十數村屠之 及無辜而強壯
迸逸竟不能制 八月皇太子允升立
大定十三年時宋乾道九年也春二月改于南山 詔以
頻年水旱百姓饑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斷
倉粟之畜 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家供年之

外悉貸饑人 西夏遣使來貢 五月壬辰朔
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是年宋
下詔改明年曰淳熙乾道盡九年

大定十四年時宋孝宗淳熙元年

大定十五年時宋淳熙二年

大定十六年時宋淳熙三年春正月國主御正隆殿受印

寶一曰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行寶五曰
天子信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曰

御書之寶九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下
同文之寶置符寶郎隸門下省大朝會則陳之
初粘罕南征陷宋京師宋朝所有玉璽寶印
盡為金國取去此恐是南宋之物

八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申議使請河南
陵寢之地也邦彥至燕國中拒不納既旬餘乃
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
措一辭而出國中遺賜邦彥受之如宋朝禮物
則國中不受也宋帝大怒流邦彥新州自是河

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

大定十七年

時宋淳熙四年也

正月賑大名府路饑恩濮

滑三州民特甚流亡孳死不勝計詔天下勸

民力田視每歲所入以為官吏殿最以吏部

尚書完顏世奕參知政事以權直學士院竇耆

年同知中書省事四月三日國王與太子諸

王在東苑賞牡丹晉王允猷賦詩以陳和者十

五人完顏偉兀术子探知其意直前頓首言曰

國家起自漠北君臣將帥皆以勇力戰爭雄畧

故能滅遼滅宋混一南北諸番威懼自近年多
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
昔在順昌為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時
皆是年來貪安漸為人侮今皇帝既一向不說
着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
是有志報復今滕骨不受調後夏人亦復侵邊
陛下舍戰鬥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
急把作詩人去當得否主默然左右皆駭目相
顧知內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皇帝方懽飲

即君却作苦惱人語即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
黨如冰炭矣

大定十八年

時宋淳熙五年也

正月翰林侍

學士張酢

吳與權等入對于便殿因言及邊防事上言曰
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
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已萬、不
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磨殆盡矣願與諸大
臣講明軍政以為自立之計主從之 九月西
夏遣將蒲魯合野來攻麟州至岩遵源有邛都

部之首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蕃僧諦刺者約
日為應國兵與戰祿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
首尾夾擊之師燔戊子麟州城陷夏人擄金帛
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大金國志卷第十七

大金國志卷第十八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下

大定十九年

時宋淳熙六年也

正月晉王宮僚張克己延

晉王允猷宴于南涼觀三鼓方散晉王因寢及

晨觀門微啟有衣血擲地側衛直余何都亟往

視之晉王已殞胃口皆傷侍女四人亦死詔大

興府捕賊甚急會前門失官錢有張覩遂寧等

在市嬉遊花酒損費金帛殆不勝筭衆疑其盜

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允升所賜下獄鞫問乃知殺晋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主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詰曉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馳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弑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人聞太子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謨與太

子遇宇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太子衆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射龍淵人以允升首至有司請誅其妻孥凡八十餘人謚允猷為元悼太子

大定二十年

時宋淳熙七年也

是年有亡遼遺族耶律幹

罕為群牧使聚兵十萬自號後遼皇帝結北地諸部為援主遣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為元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幹罕割耳鼻五十車主封撒合輦為金原郡王右丞相越明年撒合輦病篤主問以國事對曰諸部強盛宜早圖之使

彼無壯士方得主首肯之其心終仁厚不忍用兵也 七月立皇子昇王允恭為皇太子時主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曰昇王允恭次曰晉王允猷第四第五失其名次曰鄭王允蹈次曰衛王允濟太子既死允恭以次長立

大定二十一年

時宋淳熙八年也

二月河東南路地震平

陽河中府隰懷晉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錢瘞奠優恤死傷之家 三月詔兗州之曲阜修宣聖墓賜

其家子孫粟帛仍給守視十人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墓豈可發耶皆殺之故闕里得全世宗時南北無事之久其崇文興化宜矣

大定二十二年

時宋淳熙九年也

三月詔恤民畧曰皇祖

有訓非繼躰敢忘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丕承洪緒二紀于茲祇遵先猷百為不遠永言治理務在恤民萬方有罪、在朕躬所以當饋興

憂夕惕載懷者也今天下粗安海內無事可使
人分廵風俗申達冤枉孝弟力田給以優復鰥
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害政之事一切罷
行 七月集諸軍講武于宛平地賞有差

大定二十三年

時宋淳熙十年

大定二十四年

時宋淳熙十一年

大定二十五年

時宋淳熙十二年

正月長白山二龍見解

角交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

居其山禽獸皆白黑水發源于此舊名粟末
河契丹太宗破晉改名混同江

是月雨土 三月鄭蔡潁等州大水命賑恤之

七月以隆暑詔州縣決繫

大定二十六年

時宋淳熙十三年也

二月詔曰曩者邊境多

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典陵遲女巫雜

類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

者以違制論 夏河東大水蝦蟆鳴于樹上

是歲東夷十一國朝貢

大定二十七年時宋淳熙十四年也正月元夕張燈琉璃珠

瓔翠羽飛仙之類不一至有一金珠為飾者

都人男女盛飾觀翫至十八日而罷

大金之初皆不曉元夕張燈已酉歲有南僧

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

之以為戲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

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

太宗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刻日時立此

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

遂盛

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璟為皇太孫允

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璟嫡孫也

大定二十八年時宋淳熙十五年也七月京兆府路總管朮

朮石魯達以臥沙羊入獻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

者為卧沙細肋石魯達所貢即此羊也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

璞來為告哀使至汴京國中錫宴欲用樂璞持

不可自至朝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國中
不能奪竟撤樂忽遽而罷至燕京其閣門又令
南使服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及進見殿上皆
淺黃帷幄乃知帝本無他意也

大定二十九年

時宋淳熙十六年也

是冬宋以中書舍人鄭

僑充賀正旦使閣門張時脩副之以歲暮抵燕
時帝病已篤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東上閣門
進書僑與時脩力爭以為東上閣門者乃臣僚
進獻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于此投進

往復爭辨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就館相待至
元日晚忽傳帝命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期
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也
太子允恭早卒立皇太孫璟追謚雍為世宗允
恭為顯宗 世宗寬仁愛人雅有大度歷事兩
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崎嶇日久心頗厭之中原
百姓不堪海陵之虐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
並起以興宋為辭遼東渤海之衆服其賢厚而
正隆渡江之銳竟挫以謳歌之化適南北未定

猶有交爭和好既成迄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
用嘗遇饑年每命所在官司開倉賑恤諸國來朝
有見其強盛而致疑者終不肯加曖昧之誅是
致戶口殷繁充實北人謂之小堯舜云 是年
二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光宗自稱太
上皇移居重華宮

大金國志卷第十八

大金國志卷第十九

紀年

章宗皇帝上 在位一十九年

章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
也幼好學善屬文寬裕溫和朝野屬望母趙
氏即故降授千牛衛將軍鄆王楷之幼女世
宗時封原王為正嫡孫遂得立為嗣居春宮
未及二年而世宗崩正月甲午即皇帝位大
赦天下改元

明昌元年

時宋光宗紹熙元年也

二月文武百官各增二級甲

辰祀上帝于南郊乙巳享大社丙午享太廟

三月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差鰥寡孤獨

優加賑恤遣大臣巡視天下風俗 四月翰林

學士兼樞密院張克己參知政事以有建儲之

勲也 左僕射知中書省字詰烈加太保同知

中書省王昌禹為右僕射直學士吳與權兼侍

中 夏國入寇嵐州又寇石州

明昌二年

時宋紹熙二年也

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

壽福御宣華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

妓樂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為戲樂 三月拜經

童為相經童者僧童也 五月封監女為貴妃

監女者大金有宮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

入此監以為奴婢所不齒者是時內庭之事惟

貴妃之言外庭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于是

朝綱不正軍民胥怨 回鶻國遣使來貢 西

夏陷廊坊州又攻保安軍

明昌三年

時宋紹熙三年也

二月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

益恃恩用事主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
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于宮宴會令以經義
相質手筆措問酒酣各賦詩盡歡淵出入宮掖
大受四方饋遺國躰始弱矣

明昌四年

時宋紹熙四年也

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六

子于屬為叔先是允恭太子既薨允蹈次長當
立樞密院張克己以宮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
蹈性寬厚母亦趙氏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家
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

子既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主日 酣飲外間

章奏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間
一路赤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
同見人心危疑且聞主嘗憾之密謀立鄭王而
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适蒲刺兄察為統軍
與高等相會于菩提寺高泣謂察曰皇帝昏惑
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達意于鄭王、亦許之
由是謀議漸廣高從兄為中山守志同弟志寧
為從中起內侍俞三德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

主動靜為應會唐适家二奴以貨易馬與張衛
為适所逐且送大興府鞭之适婢春英先與張
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看位見張從外來隔
窻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眾謀立鄭王二奴詣
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責
狀言之皆同遂密奏主時與鄭宸妃張婕妤皆
醉臥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
夜遣東隊主李白曜西隊主張飛龍御前將軍
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王允

蹈及駙馬都尉唐适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
安公主並賜死餘同逆者夷三族 其誅鄭王
詔書曰天下一家詎可窺于神器公族三宥卒
莫違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為宗社安
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于間歲之中連
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
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窮
是時主淫佚自用聽讒多疑既誅允蹈又黜其
伯允中于平陽

明昌五年

時宋紹熙五年也

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辨

據五國城以叛 初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允蹈二子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閑常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東宮黨以其性寬不疑大妃與允蹈母為姊妹每相慈愛張克己等獨以大辨為疑方為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主遣來覺而

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耶尤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年十二始遣出會蒙人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使為備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副都統耶律康孫圖之康孫既至與其腹心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密詔許諾徑携

以入示愛王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
何愛王曰公欲見弑我無可奈何天應曰天應
受大王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為非人理不可
坐受戮辱盍思為救國雪恥計愛王起拜曰惟
公命翌日嚴脩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
律康孫知事泄哀泣祈出都典客骨字興曰無
此事大王且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
馬至驛而死次日愛王為父發哀內外諸門悉
皆嚴脩調發上國兵七萬人為城守計三路提

點万俟兀馳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王弟東安王
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
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字興與戰河北兵大
敗瑜僅以身免 三月大起河東陝西路簽一
十五萬上京路簽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
等分路攻討約會于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
懼不知所出掌書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
君討臣今茲之來頭勢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
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大朝為討之愛王許諾遣

大雅往聘約以其子雄為質破國之後軍儲金帛為其所取許之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堙津骨孛興戰敗退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圍守愛王遣親將禾寶奴當北孤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草至輒為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率皆饑困二十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慶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辰往三奴將至北孤口天漸明大

霧四起遣上國兵四千藏伏北山之下以糧車自東上鳴鼓張旗運夫呼嘯寶奴出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見勢急留其妻兄兀律卿與子雄守城自往北路至平天漠而大雅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相將喜曰大王無慮侍郎與戰北人言我為郎也兵至五樓進等與戰北人禿體大搗以入以一當百進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是年六月宋

孝宗崩嗣帝光宗卧疾猶未能出就内中成服
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寧宗遣使鄭
湜來告登位洛中土副之改明年曰慶元

明昌六年

時宋寧宗慶元元年也

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頗

憂之太后亦勸主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懽言解
之曰兵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盃勸主遂
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少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
禍欲皇帝成疾主喜復縱飲達旦以是為常

宸妃者故南宮華原郡王居中之曾孫女也在

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内侍江從一李璉侍
上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納之集慶
宮晨夕往焉主時或酩醉日昃不果視朝三省
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内降慧黠
便媚善能詖諧淵各獻珍寶服玩以相固結太
后以為言主令改姓鄭號宸妃 明昌盡六年

承安元年

時宋慶元二年也

是年内侍御江淵用事太后

與主皆信之淵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
或以事故不入則機務填塞不即報下張克已

等朝夕候其門下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喪師連
年淵皆不即以聞完顏偉上疏諫在都堂慷慨
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太宗皇帝與忠獻忠烈
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終以夏人蒙人為
憂遺奏極切今內外偷安惡聞敵患獨不聞耶
律趙氏將止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劾
其短除名為民徙居代州偉乃忠烈王兀朮之
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偉既貶中外
惕息

永安二年

時宋慶元三年也

是年天下大旱山東及澤潞

間寇盜屯結至萬餘人樞密院奏遣右統軍完
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五
千軍裝悉令自製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怨詈
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主曰高等欲以此相恐懾
耶二人皆罷別遣龍虎將軍張天翼江淵仍奏
遣其弟副都知省事江源監其軍祕監田邁奏
宦者監軍唐之槃政趙氏曾用之河東之戰忠
獻王粘罕推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朔

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總軍今忽變更舊制
士心亦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于待漏院淵揚
馬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耶邁遂求
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移潞州兼督軍糧欲
以乏軍興之罪令其弟害之邁哀祈于左僕射
完顏真言于淵遂寢新命 十二月丙寅天
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
藉懼為已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令
奏諸朝求添賜庶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

視為具文支給減裂至安肅軍天翼懼變連奏
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
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勢遂張潰兵皆聚天
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為計急奏求援

承安三年時宋慶元四年也春國主幸蓬萊院內宴內侍

都知江淵與馬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
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解之曰
作者未必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為陛下
用耳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

歸而愛之白國主于蘇山輦至築巖洞于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艮嶽問內侍余琬曰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怨曰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謝時朝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余

淵明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二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本良器上疏諫貶濮州同知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

紀年

章宗皇帝中

永安四年

時宋慶元五年也

二月詔建太學于京城之南

揔為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秘書省新

所賜書東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壘及春

秋釋奠合用祭器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

子名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

子孫並入學受業每季臨觀課其優劣學徒甚



盛諸生獻詩頌及賦者四百人國主博學工詩
曾于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
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綠一枝地力
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先帝顯宗亦
嗜酒曾于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以一詩云
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絺歸里社冠蓋盡
都門善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
福被元々又次高駢風箏韻云心與寥々太古
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濶尋無處聲在亂

雲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 九月太后

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問起居宸妃亦至后
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
四百口為煬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
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我
自有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省
得我死瞑目矣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
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
下和龍府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

侍侯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
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
近奔就遂及五萬人于寺傍建八寺以處之右
諫議胡列壁諫不省時國兵屢敗愛王虔和龍
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
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嘗乘小馬
命宮人携酒榘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留
飲至夜嘗一日謂魯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做
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曰兄弟不

信尚誰信耶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槩
疑之由是諸王皆緘默如癡風焉

承安五年

時宋慶元六年也

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

加以荒旱所在盜發嘗遣祕書監虞世變說愛
王以世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 是年大軍
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俟河水合和
龍帥完顏太康集兵禦之于東津大兵長驅而
前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推冰伐柴薪燒川
燎于岸剗木為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大軍在

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 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合龍太康之兵皆潰其子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十七日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為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灤平三州余崇義遣樞密官屬同立好古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蹬嶺踰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之罷草地可以大獲蒙人從之次年

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于骨立追罷餘兵徑至揚割城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暵民不聊生 是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郎中吳旸為孝宗太上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丘因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方為北國所擾何暇與我交爭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耶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爭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

過否趙皇恐以醉為辭具謝之事聞趙遂坐奉
使生事免官 盱之使也善義未還國中以奉
使驟來疑偵其國中事盱至盱昭未即納陰遣
人至臨安伺 其實而歸乃遣使來迓盱入境
與趙遇于途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
片紙往來而已 秋宋光宗崩

泰和元年時宋寧宗嘉泰元年也是年有群牧使耶律得壽
叛聚兵數萬以羊尾為大帥主拜十一騎為元
帥馬紇石烈善樂為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擊

之誅得壽羊尾遂追其餘眾至草地凡六十日
而歸 冬浚界壕深廣各三丈東接高麗西達
夏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其復至

泰和二年

宋嘉泰二年也

五月國主大宴于西涼觀鄂王

資起白主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勞
聖躬請駕輿主曰方與諸王公樂飲何勞耶資
泣曰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起北兵雖退
差涼復來豈是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與公等
相見偏說撓人心懷事實遂請退不許且曰王

欲飲醕耶侍郎李西華前曰資是憂國然言之
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嘗自為一黨以非我
也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妃及諸內
侍為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以上
三百人有姿色黠慧者進入禁中教為酒令及
效市肆歌勸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
禱祈索女恐招怨詈且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
有旨降秩罷知耀州

泰和三年

時宋嘉泰三年也

是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奏

報悉令宸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間有少捷則
以示主且喜且笑會寧陷失平灤破壞主皆不
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言之主始駭然
顧問內侍直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耶汝回曰
章疏在宸妃處臣等無由得見世卿曰太宗討
趙氏之罪凡携其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是
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泰和四年

時宋嘉泰四年也

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

血司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曰如此金盛豈十年能亂之乎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大將共成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將怒遣其掌文官顏飛青讓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于北溝南則為己有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至是使來責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葬父愛王于冷山遂進兵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一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一

紀年

章宗皇帝下

泰和五年

時宋寧宗開禧元年也

正月完顏天穆將兵五萬

人與大軍戰于北陝口自辰至酉國兵疲敵益添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未決收兵退時天寒甚大軍舉火彌漫山谷詰朝萬衆壓壘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之隨開隨合日晚皆饑渴兵遂潰天穆傷甚

左右欲載以馬輿先奔天穆曰不可我曹大父
為開國功臣吾為子孫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
見宗廟乎奮劍大呼瘡裂而死大軍進至桑乾
完顏天與聞其死憤甚持兵禦之于舊坪望
見有虎皮象馬居中者直前以槊刺之不勝而
死蒲伏虎烏倫大漠收衆天都山兵不甚敗至
二月大軍退既出境三日平州有警報蒲伏虎
自平朔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三月
陷末波城出白道敗統軍兵殺二成將及千戶

賀拔禾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
五月祕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上國之兵
以生啗為糧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餘力
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飢渴交迫易至疲憊以此
較之野戰非所長臣乞于幽燕以北及敵人經
由之地控扼險要不必與戰則其勢自沮兼牛
馬橐駝之類並皆收牧置之城內彼無所掠則
將自食其所有崇義亦然之遣使者督兵築城
時歲饑耕獵皆廢河北河南山東之民貧悴飢

疫無力以耕寇盜蜂起沿邊及遼西大軍攻陷
至此又築城遣調後及老弱婦人京畿之民素
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敵若深
入民不保與其死于干戈之慘曷若勞苦于城
郭之間民始遣就伍至八月末築古北口東陘
二城樓櫓未備而遊騎駸々來矣十一月大
軍分兩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波奏至主集群
臣議之祕省及諸省官皆請遷都以避難聶希
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克

王天驥曰兵已遠來此間徒聚議何益獨不見
南宋宣和靖康之事乎請自前往議之翌日以
律明為河東道統兵監軍律明至軍率衆鑿溝
引白溝河以自固大軍至水傍睥睨越三日風
緊雪飛及曉冰厚五尺餘兵悉渡乃以炬火鎔
冰撤屋壘竹木茅等盡燒于冰上其衆騰躍國
兵大敗律明等以身免夜入長 城會國中遣
竇永固來援律明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
慶州令堅守大軍聞西夏之警乃回師

泰和六年

時宋開禧二年也

正月詔求直言權參政蒲察

兀魯條陳備大軍六事詔付省院詳酌施行
四月南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廣取泗州又取
虹縣統領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王大
節為江州都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潰王得汴
京留守完顏童奏晨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可
謂我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之
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民
窮國困南宋亦且來向此不足慮但恐秋冬之

間大軍必將復動西夏窺陝西國皆驚此可憂
耳主曰君勿他言我問南方事宜急圖之

自隆興甲申宋朝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
凡四十三年是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內批北
虜世讎有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
詔旨明示海內翌日下北伐之詔

五月遣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宋鎮
江都統戚拱遣人結漣水縣弓手李全焚我漣
水皇甫斌引兵攻我唐州敗焉池州副都統郭

倬馬軍行司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績倬等還至蘄縣國兵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以與國兵乃得免 六月宋李璣以建康都統侵壽州敗績田林以建康副都統取壽春府 宋叛臣吳曦遣其客姚淮源來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主賜以金印詔封為蜀王 十一月起民兵于河南十七萬入淮十萬入荆襄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雞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為寇始益衆矣國兵自清河口

渡淮宋守將郭超失利遂進圍楚州偏師趨棗陽軍又圍廬州守將田琳拒我師八日圍解又圍和州陷信陽軍為襄陽府又陷隨州宋守將遁州人具香花迎拜斂兵不殺遂之德安攻真州于是濠梁安豐及並邊儲戍皆為國兵所陷又陷西和州 十二月圍德安府為守將李師尹所陷成州守臣辛禎之道攻六合縣遇宋師于胥浦橋宋師大敗宋將郭倪棄揚州走瓜州渡 遣使吳端持詔印授宋吳曦于置口曦自

置口歸興州以本國之命稱蜀王 國兵自淮
南退師

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
初有兩日相摩于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泰和七年

時宋開禧三年也

春宋遣盱眙小吏王文持書

幣來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統石烈志寧皆有
和意 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以通謝國信參
議和好 六月宋再遣林拱辰來使林仲虎副
之先是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元帥僕散揆許

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得揆復諭之曰已奏
朝廷更得安宣撫一書與西元帥乃善宋朝諭
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帛西帥啟
緘却餽而令鳳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遺
宋大畧云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是時吳曦來附
南宋誅之所獻四州旋為宋人所取 南宋遣
三使來一通謝一告哀一賀生辰通謝使者林
拱辰是也國中遣迓使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
中惟李壁吳琚朱致知李天性四人言語可信

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 時國所索于
宋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
取陷沒及歸正人五取韓侂胄首級侂胄聞之
大怒復有用兵意 十二月宋遣許奕吳衡來
使時已誅侂胄矣

是年十一月乙亥殛殺侂胄于玉津園側

泰和八年

時宋寧宗嘉
定元年也

春宋臬韓侂胄首于兩淮

仍遣使謝奕來充通謝使并言開禧權臣授首
故也主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使于宋和議始

成以大散關及濠州歸于宋 五月甲子太白

經天 西夏遣使求援于我先是泰和六年

大發兵侵西北諸亂生蕃也鄰接比號曰驍騎

有衆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如

初諸亂還歸因賞不均皆叛北歸太學生李藻

上書言宮中事主大怒勅斷一百午逢辰白綸

田廣明者亦上書勸北伐主以為擅欲興師規

圖進用皆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北地相與

獻謀又有諸亂輸其力于是大軍益銳恐西夏

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援主
不應其臣僚諫曰西夏既亡必來加我不如與
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主曰敵人相
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不聽 十一月主崩在
位二十年

章宗性好儒術即位數年後興建太學儒風盛
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
適群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記姓名擢居要
地庶幾文物彬彬矣惜其十年以後極意聲色

之娛内外啓之幾事俱廢間出視朝不過頃暫
回宮與鄭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遊後苑因
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歸以是為常張天貴江
淵等用事聾聵昏荒朝中陳奏便宜多不經主
省覽愛王叛于內邊釁開于外盜賊公行充斥
道路邊疆多事兵連禍結矣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二

紀年

東海郡侯上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朝封衛王為奉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宗之諸子惟允濟在章宗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遣與尚書右丞撒罕共立之十一月丙寅允濟即皇帝位拜撒罕大師領三省事封申王



詔群臣先緣事故罷者悉復叙用之其見居
官者普增爵位各有差 詔北邊連年用兵
肝腦塗地貧人困悴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
司存問賑卹

大安元年

時宋嘉定二年也

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二月國

主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銳欲北征聽群
臣之諫而止敵人聞主新立而喜曰彼老懦無
能不足畏遂決意南侵 是月熒惑入太微垣
犯執法 七月丙申詔百辟求言是歲不稔自

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及圖書文畫付雜
買場賣又諭民納粟補官時州郡無富室訖無
應命薄聞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時陝西差稔
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之間田差有秋
大安二年

時宋嘉定三年也

二月詔河東河北沿邊募饑

民修水利令所在官司任責 三月詔內外百

官條陳禦敵之策又詔去歲荒歉所在流民失
業在處閑田曠土甚多官給其種糧貸以牛力
候歲有成官司量與收入 六月丁巳朔日有

食之

大安三年

時宋嘉定四年也

春禮部兼太常卿杜世昌奏

請郊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穀之制張慶之以為不可世昌曰朝廷閔雨徧走群望今種多不入土若一歲得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衆以為然且用春秋龍見而雩之說主親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于大興殿秘監卻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墾廢以為守令殿最 是春西夏始為大

軍所攻遣使求援國主新立不能救大軍至興靈而返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為所擾勢益衰夏人恨之遂叛乃改元光定 是時大朝國勢益強但居其故地于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領之所謂太師國王也 韃靼之先與女真同類蓋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為數十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強及渤海

盛靺鞨皆從屬之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

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

混同江即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之地也

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宋初各再入貢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稌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

鐵錢皆歸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國盛時韃靼歲時入貢衛王既立韃靼主咸沒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為大朝收附矣 又有朮骨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國謂之蒙兀亦謂之朮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天眷

年間

宋紹興初

始叛都元帥宗弼

即兀朮所謂四太子者

用兵連

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 其國則 為內顧而回師蒙人稱帝既侵金國得契

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全不類蒙人
又漸有火食至是大朝乃自號大蒙古國然二
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為
一名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萌骨
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北方西夏萌骨所據
蓋金主太宗創業時地二十七團寨而北方之
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隣南距靜州北抵大
人國今盡為大朝所有矣 又先有鄰于金界
者其酋封北平王被殺其弟繼立其子白廝波

方二歲大金取歸國中養于黑水千戶家章宗
泰和七年丁卯宋開禧三年春北平王之弟環州進貢

金國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白廝波為王宋

鑑云韃靼有黑遣還國始白廝波在黑水千戶家

白此白韃靼也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取其女為妻國中不從白

廝波怨怒叛歸黑韃靼以此益強漸併諸族地

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

獲夏國偽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 七月壬

戌太白經天十八日大軍自和龍直趨山後與

國兵戰于灰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大軍三千騎
馳突衝擊國兵亂大軍乘之主急命西京留守
紇石烈執中領軍迎戰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將
也知兵善戰自主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
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上怒罷之
大軍至屏口國兵又敗 九月十四日攻奉聖
州後二日城破進軍野狐嶺上遣平章軍國獨
吉毛吃合同烏林合將兵以禦之相遇于野狐
嶺下吃合按兵不戰日將夕令諸軍下寨大軍

乘國兵不備出谷衝突又調一軍轉出其後國
兵腹背受敵大恐潰散大軍逐之遂大敗死者
蔽野塞川 十月大軍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
十里主遣殿前點檢完顏七斤統兵數萬出城
戰七斤又敗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十
二月一日大軍至昌平時南宋遣使余曠來賀
正道不通而還聶希古奏請大興尹烏陵用章
榜諭居民使自為計城內外亂甚老弱奔號少
尹張天和奏請京城一十八門隨方便自門以

出凡永順東義寧化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
容受民皆飢凍死者相望翌早諫議俞昌世請
避敵高者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萬一足離京
城敵隨後至豈容我有駐足之地 初忠獻王
粘罕有志于都燕因遼人宮闕于內外城築四
城每城各三里先後各一門樓櫓城塹悉如邊
城每城之內立殿倉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
通時陳王兀室及韓常笑其過計忠獻王曰百
年當以吾言為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既營宮室

欲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
措置必有說乃止及是命京城富室遷入東子
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
城各分守兵二萬凡市廬小民聽其奔避初七日
遊騎至城下完顏天驥遣中將金突通奔馳凡
殺三千許人去大興門望見烟塵漲天鼓聲震
地遂急奔回是晚大軍營于城下大興尹於陵
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在城橋梁瓦石悉運入
四城往來以舟渡運不及者投之水拆近城民

屋為薪納之城。中凡城市有儲蓄，縱其搬運入子城內，不許閉完。顏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曰：「不可。」二人與聶希古建巷戰，計十一日。大軍攻南順門，天驥設拒馬于南柳街，縱其入。日已半黑，以礮禦之。于拒馬內，且縱火燒，兩行民屋街狹，屋倒，大軍死傷甚衆，退屯于南順門，不退。候火息，乃退。天驥力戰而死，律明入內守，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大軍攻內東城，以民屋為樓，與城上相敵。隨毀，隨立城中，發大砲擊之。金吾

衛將軍卻邕戰死二十三日。大軍攻內城四城，兵皆迭至。自城上擊之，敵稍失勢。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為婚。許之，且曰：「婚待明日。」只是大軍至此，豈得更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牛羊各五萬匹。東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專當奏之。」皇帝及晚入禁城，以木梟懸入。主命議之于明堂殿，翰林學士張興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為食。將留攻，不去，獨不見侯景運石頭米之事乎？因命人取

通鑑以呈聶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主曰惟
有金繒錦帛可耳翌旦凡懸三百囊及東安王
復出大軍大怒舉繒帛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
有勸止之者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
承天門樓又壘木于下復欲沃水為冰完顏律
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炙于上且發礮木
拒之夜遣百戶數十人劫大軍寨殺傷甚衆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二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三

紀年

東海郡侯下

重慶元年

時宋嘉定五年也

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

顏及高陽帥遣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完顏
及又遣人使于滕骨俾嚴其國大軍覺不得志
亦欲請和乃許以羊一萬又請止援兵之來高
者年曰此不可忠獻王及幹高太子嘗以此術
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為之豈可復墮其計乃報

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會被掠大將軍穆思順
乘間走至賁興軍言狀賁興與穆思順皆速進
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大軍退取興中路歸賁
興等追至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開
完顏及等見主大哭主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
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居道觀內外園苑百司
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
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潢其別將
攻興化和建并水霸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

退師亦回 二月遣其使來請婚且欲割宗錦
以北見歸聶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
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
十萬遣王良復報聘至陰山致命其國相聞之
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兵候秋高時地與公主
皆可有利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合祭天
地于南郊祀開國功臣命有司定謚十七日連
雨凡二十一日 時京師市井蕭條草莽蔥茂
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宰及千戶屯等耕

墾廢田時山東路都運俞良喬河北路都運唐
鼎各運米五萬石至京師民皆呼萬歲 是年
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彌望狐兔
出沒盜賊從橫莒淄濰河中陝西之寇動數萬
人所在屯結朝議謀欲討之張慶之以為民未
安集歲雖稔而力未蘇若調兵以平寇恐大軍
再來則不堪應敵若用兩河簽兵止為敵餌無
益也 九月二十七日報至大軍自蒲興路取
三韓哨騎二百先至順州舉朝相顧不知為計

烏陵用章與完顏律明曰復用往時規模張慶
之力爭謂當遷都以避主不能決聶希古曰遷
避當早為之計今敵已迫順州朝發夕至一動
足則內外紛潰若何收拾此非策也當如去年
極力捍禦俟其立退然後別議今中京形勢宏
壯尤可保守自燕山以南皆是小郡到大同中
山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多募
強勇復修苑城守備百方皆已精思但空國大
舉去而復來今茲攻城志在必克守城先須盡

力兼自七月完顏叔良謝滕骨已厚費金帛昨
叔良信歸滕骨極喜今當再募使人優與借官
俾之告急事寧許以重報大軍必被其內撓聶
希古曰用章言是也翌日以用章為樞密使用
章且請兼府尹事許之完顏律明日請守大城
用章希古也不可大城汗漫凡七十餘里如何
去守設或不利必皆走入小城倉皇急遽如何
得入紀律一亂大軍必踵至此危道也不如從
容養力以候其至但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

俟其勞苦我以逸制勞憑高困之不易之策

十月十八日大軍至城下一屯仁皇寺一屯大
安門十一月初一日攻順陽南順門四會門
樓上乃以沸湯浸糞沃之大軍皆乍進乍退一
將自北門梯城以上大呼而前用黑騎馳走諸
門守兵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初二日
午攻內城南甬道左三衛統軍李思安令發礮
木牛鼻砲擊之死者甚衆初六日大軍發民間
所疊木植竹蘆等積甬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

搏戰李思安自龍遊池鑿地道以乾梯塗硫黃
破絮蘸油間塞于所壘木之下初八午大軍登
木堆用車大鐵推燈火下發衆皆驚走大元
帥遣兵于夾口用大刀不許其衆退焚死者臭
不可聞希古請遣人夜却其寨用章曰不可須
是退有可據今大軍據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
一失利為其所覺群起追逐開城納衆則彼乘
其間不納則無故奔三千人且損吾氣希古喜
曰樞密自艱難以來凡所說皆是社稷之福也

是晚大雪兵皆寒十四日雪霽三大王雄自瀋
州運乾蒸餅牛羊馬肉凡五十挽車大軍甚喜
十七日攻內城張瓊范臻率國兵自子城上用
強弩射之死者甚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鏡濶尺
尾作尖柄以鐵錐、磚上踏之以上李思安待
其上城頭用大刀斧斫碎飛屍以下大軍百計
攻城不能克獨城內柴薪乏拆絳霄殿翠霄殿
瓊華閣分給四城二十五日大軍退范臻欲出
兵追嚴永興王使白用章曰不可大軍知我守

五城共有十萬兵彼以攻城不得利今若遇伏其敗必矣多遣則守城者少：遣則適為大軍擒此必有計姑少忍之至次早東翠園黃興觀乃有伏兵候我追之然後夾擊因復攻城衆乃服用章之言 十二月四日大軍屯順州 城忽不知所在半月餘始自古社越龍漠以去至寧元年時宋嘉定六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 三月遣中使云人于大軍所經殘蹂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奠醑內出祭文其畧曰禁煙祭先土俗

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為恭乃令之祀神哭陰風惟予一人致爾若此痛苦填臆有賴其泚文既頒行讀者泣下 七月大軍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戰而敗主黜之 八月起統石烈執中為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發燕京紫金關執中開關延敵守關國兵上下千里聞大軍過關一時潰走不可禁遏執中還京見上言大軍勢盛難敵臣急來保守京城上遣完顏綱將兵禦之戰于易州國兵大敗

綱獨引百騎至都密奏執中受北賂故放入閤
執中聞之懼誅 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
主意沮格軍賞衆共怨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
廢主遂回軍以誅南平為名二十四日軍至東
華門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
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語之曰吾此來特
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
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閤西大漢
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藝

軍所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
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何為降之復力
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十矢而死軍
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兵東華門主遣皇
子蔣王持詔書投于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
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
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 之執中引兵入宮侍
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主望見之遙呼曰令我
何往曰歸舊府耳主入後宮邀皇后俱出后留

之曰出則被執矣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執之
併其后囚于舊府二十六夜執中遣內侍李鑑
成弒主于其府宣宗既即位降封為東海郡侯
國主為人仁厚居兄弟中最賢事世宗小心不
懈歷承安泰和年間鄭王內死愛王外叛一則
曰蹈叔父子負之何言二則曰蹈叔餘殃毒我
宗社骨肉踈忌遂成嫌疑國主逢迎其間無少
罅隙泰和年間盜賊縱橫邊圉騷空一國之
事力已不足以支矣國主繼之恹惚日甚又懷

宿昔之憾遂動無名之師力不逮心輕挑外侮
甚至蔬食徒跣日焚香告天不幸適丁其會矣
初即位時命學士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
痛之意復遣手詔諭愛王曰泰和猜忌兄弟失
懽骨肉至親化為仇怨誘引外敵傾危本家計
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
多難靜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見推迫不容固
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勿行間言憑陵以
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復交鋒務行兼并太

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佑昔梁營與湘東為
牀姪之仇營引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為
人虜此事宜鑒三復予言愛王得詔泣下然勢
已為大軍所制不能自由京城凡兩遭重圍肘
腋禍生執中之變起矣內外諸臣莫不惋惜悲
夫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三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四

紀年

宣宗皇帝上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恭長子也
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大
安年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豐王宜
王燕既而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
獻新君置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既崩
紇石烈執中召番漢群臣共議所立時親賢凋

落烏陵用章聶希古以為豐王珣乃世長孫
既親且賢且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
譚哲馬見在京乃以符寶付之迎立豐王九
月九日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于道
遂立為帝甲辰即皇帝位改至寧元年為貞
祐元年降允濟為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
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 是時大軍至紫金
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
乃聚兵擊之大軍破涿易至皂河西欲渡橋

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大軍失利翌日再戰
執中瘡甚不能出遣左監軍高乞以糺軍五
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主以其有功
諭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
殺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
石揚沙不能舉目大軍乘風縱火馳擊之高
乞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糺軍圍
執中之府突入其卧內殺之退詣應天門待
罪 十月辛亥主以高乞掌兵不欲加罪盡

收執中弑逆之人殺之拜高乞平章軍國加
樞密大使于是大軍元帥圍燕京大軍別徇
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城下寨是
時太白經天是年宋遣使真德秀來賀登
極李璣來賀正旦至盱眙而還國亂故也

貞祐二年

時宋嘉定
七年也

正月宋何九齡謀取金秦州

大敗而還是時大國勢盛所將者降人楊伯
遇乃蔚州吏劉伯林乃集寧縣射士同漢軍四
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

山東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徃山後一

帶防遏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為兵上城守禦大
軍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徃々遙相呼認
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自去歲十
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惟大名真定

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時大

軍又約南宋交攻正月初九夜濠州鍾離縣北
岸有三騎渡淮而南去文書一囊綃畫地圖一

冊云來通南宋請兵宋守臣不敢受先是有

揚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政亂起兵叛之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大軍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應之三月復圍燕京師乏糧軍民餓死者十四五主遣使議和索公主及護駕將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三千足金銀珠玉等物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以為質主皆從之使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求東海郡侯少女小姐最秀慧遂

以予之又令主鄉其國遙拜主不敢拒又以元帥圍燕之久未嘗擄掠欲得犒軍金帛主亦從之大軍北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陘隘李雄聚兵數萬欲邀其歸塗而擊之時完顏福興在大軍中傳主命已南北講和不許擅出兵于是無敢動者大軍既破關盡驅山東兩河少壯數十萬而去主召雄歸加鎮國上將軍燕京乏糧遣李雄往涿州督運大軍邀諸路奪其糧雄被殺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

者不可勝計 大名守余崇義奏乞遷都有旨
集議于明陽殿嗣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
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字烏陵用章曰昔忠獻
佐太宗滅遼平宋故建燕京以龍朔上國為根
本改置五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慮南宋有取
河北山東之心每視之為度外去來之物其臨
終付囑于忠烈王蓋以江南為慮及廢劉豫以
其地歸之于宋此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為江南
計也謀既不濟及復故土控壓中外莫過于中

京今上國之地皆已陷失魏、帝都鄰為敵境
兵戈朝起夕已到京此豈壯大之勢尚復泥古
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大名不知
何如更定議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與宋夾攻
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
便令如約忠獻受其山川廣袤風土堅悍力勸
自取太祖不從自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
果好但我不欲失信我死汝輩自取之今捨之
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

失燕京伸無以應律明曰他處不知如何中京
斷不可留聶希古曰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
德中山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
西有永 此八處皆 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
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東迫蜀
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開崇義葺
理有規模亦可倚恃嗣慶王琮曰今棄燕京而
去祖宗山陵盡在此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
以輔人子孫張慶之曰太祖葬長白今已隔絕

盧龍諸陵若邊鎮得人亦可無患為人子孫以
不墜宗祀為本若大軍復至京師必危血食尚
可憂况陵寢乎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做
不可遷亦須暫遷避俟稍定然後為還都計議
久之不決 五月丁丑太白經天 十八日內
外手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做文王
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之下洛
完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端未已臣鄰思
久遠之計國人懷本土之思盡各進言以圖長

策是日集議于祕書省嗣王 人既承諾皆無
語樞密承旨提舉軍器完顏宗魯首議曰盤庚
遷亳不可倣殷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
雄強戰鬪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竄梁魏以
此保國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往
外人徒見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謂舍河北
以厭其欲則河南山東可為國家久計臣恐不
然不若以宗廟社稷之重與國家死守立于百
戰之間得勝勢則因機興復否則固守京都轉

輸于中原使遠近猶知我為雄強之國臣以為
有中京則有河北河南無中京河北不可保河
南豈能獨立乎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
有功人多附之意謂有人助中京不必遷動聶
希古中不能平因曰諸公各思為社稷計勿懷
己私用章本無他意首言曰中京當遷已無可
議今惟議所都之地可也祕書監兼中書舍人
俞憲之著作鄧雍迪曰樞密之言是矣太原地
瘠復近北地中山猶燕京也皆不可永興太遠

惟大名汴京洛陽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歆曰
汴京為四通八達之衢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
宣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
漕運今我何仰耶不若洛陽為天下中猶有險
固可守聶希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
陽誠可都也但洛陽宮闕廢壞地多荒圯今若
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止于因仍又非所以
為帝王之宅汴京宮闕昨自煬王繕修之後今
猶堅完氣勢差壯權時之宜惟汴則可侍郎宮

孝迪以迫近南宋亦不宜都直學士孫大鼎曰
太宗初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每有故國之
思深切慮之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定
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方以韓
侂胄為鑒誰敢議此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
則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眾議紛紛惟白上以
定都于汴眾猶以為宮孝迪之言為然是年
遣使往宋督二年歲幣宋臣真德秀請絕之使
又再至宋迄不予時直院孫大鼎再入疏曰

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切思太宗
命莊武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
竭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又慮朝行謀始
謹終考其設施大畧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
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召其群從子弟布置耳目
搜錄無遺惟懼顛木之有由蘖將終為國之害
不思康王遁于河北大軍既返宋號復興天時
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十騎經由
山東以趨淮甸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

王越江窮追于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負相當
勢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
陝西是為故區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洽于政
化故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
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繼
之銳意取江南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于平
地彼保江則河必虛彼若不守河是我嘗歸之
彼自委弃在遺民當自歸曲于其主此其二也
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王

兀室憂宋氏之再隆其臣如趙鼎張浚則志在
于復讎韓世忠吳玠則習知于兵事既不可以
威取復結怨之已深勢難先屈陰有以從遂縱
秦檜以歸一如忠獻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
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然後方行冊立確定誓
書凡山東淮北之民有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張
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南北交思鼓扇生
隙務令斷絕後患永無此其三也即此三策百
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為度外之去來豈不厚

誣于先志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防
衛于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原
之規模既失惟有經畫兩河猶不失為曹魏元
魏之時聶希古讀其疏于主前曰當如何烏陵
用章曰朝臣謂外敵雖強若力戰以守中原則
河南北皆為臂指之用是護胷襟以保心腹此
一說也大臣侍從謂兵凶戰危萬一失利則社
稷可憂不如遷避以圖萬全此亦一說也二說
各有利害唯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

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今用章兩可之說殆
未知其意昔莊武太子到汴京不克而歸次年
忠獻王傾衆而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
乾忠議之忠獻以筋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
要親屬或渡江南走荆襄此上策也揀退老弱
收集精兵委棄羅郭堅守內城以待四方之援
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城此成擒耳復議
遣一將屯睢陽斷東南之援藥師曰南宋皆是
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

南宋一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今日有此北軍
已動那時莫道不曾說因下殿拜求罷主令內
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
故京有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大軍亦來耳希
古曰臣亦知之但兵弱國力不贍使大軍倘至
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主曰卿等且退待
今夕思之遂退御膳罷主詣蓬萊閣觀音祠燒
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相携以過逐之各
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于宣

華殿前者王拊解曰恠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宮殿妖異多此類明日以此諭執政會河南路統軍蒲撒七斤者亦奏乞徙都汴京聶希古袖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留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轉運向琬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計度人夫車馬主感額可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為沿路排頓使其姪霍王從彛者復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有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弃之而去主曰燕京乏糧不能應

辦今暫往南京候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從彛乞自督運主不從彛憂憤成疾而死時五月甲戌也 辛巳降旨會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秘書省蓬萊院賁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犀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先發去中山交卸遣燕王告辭陵寢主躬祀顯聖宮啟發神主聖像酌爵後淚泣翌日令百官家屬親王宗屬皆行出宮女二千四百人凡三衛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郎將及其子弟詔戶

部領度支杜棐內都知省余士侃畿內都轉連
李之才護遮金帛以聶希古為提舉行宮一行
事務烏陵用章總領宿衛以完顏昌為大興尹
兼留守 二十八日駕輿昌送于南順門外十
里伏地不能起主令扶之且勞曰卿家曾大父
是開國元勳卿父復死國難且竭力捍禦使此
行無後顧憂昌拜泣幾慟主亦揮淚三衛近侍
皆流涕昌復欲前送有司令速回始辭去且言
事有便宜容臣專行許之至涿州趙何獻頓食

二千輿主令分賜 九月二十九日至易州翌
日至滄景中山守鄭之邵來迎駕 十月一日
幸中山府舍鄭之邵空諸寺觀至者如歸是晚
完顏昌奏到言大軍將動游騎已出入界上仍
乞速幸大名庶得中山之兵可以叶力詔大元
帥完顏直出兵與嵐代兵成飛狐口蓋防燕山
間道趨河東也初二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
里至沃州大名帥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
張瑯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

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聶崇朝顏叔靖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為侍御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昭文館大學士成德節度使右僕射詰朝崇義正謝訖與聶希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成章在汴排辦粗定滑州諸處節制皆有候頓自此平達駕宜少留應百官宗室親王家屬圖書財寶神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澤潞相近太行諸盜不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

護濟河俟到諸處仍發回護駕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主令用章實者年先往且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分乞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務者年副之即日辭是晚完顏昌奏大軍至昌平復回謀言在順州大造攻具至三日皆遁恐由嵐代入河東以迫乘輿臣已報完顏直力守南北二關遂如所請施行 駕留大名府凡幾月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穆日華辦沿河船凡四千艘飲食餅餌皆先辦衆咸稱之

及濟南岸滑守帥官僚來迎忽聞河東急通報云大軍聲言二十萬晝夜南來過城不攻乞勅河東諸軍及河南州郡為防備二十四日駕入汴京十一月朔入宮百官班駕翌日肆赦仍降罪已詔畧曰云云一人無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涕奚從朕方圖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休化劉伯林李斌楊安兒王燕張耀或等嘗經任使或曾經征行偶此失圖遂迷故道朕念先王之興起尚合南北于一家胡為今日之紛張

遂化仇讎于同軌倘使翻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言爾當敬聽 初七日又詔曰我太祖武元起于龍朔所用多宗族之英暨太宗并有汴京其謀 南北之士不惟擇能任事而亦立賢無方朕屬茲艱難多憑忠義云云逮茲三十年之間科舉一遵于彞制胡為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于無人云云已勅攸司精于選士凡在見聞咸思奮起 次日有旨令張師顏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彞器如舊制汴中吏民指車

嘆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即十一日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太保鄭國公烏陵用章太保衛國公張慶之特進濮陽郡公自餘加恩皆准赦文所降自發燕京前後制誥皆孫大鼎及盧之憲二人是夕草制罷大鼎在玉堂有詩翌早舉似鴻臚卿雍孝孫孝孫戲之曰聞有潤筆不到罰錢 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司天監却世才本遼臣也精于天文地理忠獻攻討每携以行所言皆驗謂燕京土燥

山遠水泉不潤可以威守難以文定若南征北伐未已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禍變必作又泰和未有童謠曰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遲留至此燕京王氣耗竭其言驗矣 大軍既歸聞上遷汴京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和為款我之計耳八月復引兵圍燕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汴索犒軍金銀等物主皆與之冬燕京亂軍叛與大軍共圍燕京 是年八月乙巳太白

復經天 九月太白晝見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四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五

紀年

宣宗皇帝下

貞祐三年時宋嘉定八年也大軍自去年圍燕京是春東

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大軍不戰而潰大名

之援兵八萬至固安亦潰惟真定之兵四萬合

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大軍戰凡二日糧

絕而敗自是內外不通太子守緒自燕京取間

道歸汴先是主遷時留太子及完顏昌守燕



左丞相完顏福興送大軍至居庸關有土豪徐用聚兵扼之不能過乃以福興示之云已自講和乃縱其北去福興歸主就令同完顏昌守燕下詔南北既已通好不許輕易交兵然福興雖一意于和大軍陽許之需索無時彼去此來隨取隨至兵疲力弱無有救援至是縱兵攻燕不踰月陷之完顏昌自投于火福興竄歸于汴隨亦被誅

宋通鑑注完顏福興自剄死

有戶部令史郭忠者蔚州人

率山後軍民與大軍戰敗之金國復名其軍為

花帽軍金國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 八月大軍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過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于是潼關失守主急召花帽軍于山東 十月大軍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大軍復取潼關自三門折津乘河水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主命平章政事胥鼎為太師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唯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

塘濼深阻兵不能入朝中再遣將張輔張進二人屯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

貞祐四年時宋嘉定九年也是時兩河既為戰爭所擾山

東群盜大起有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李全之婦翁也章宗時殺人亡命為盜于大行有衆千餘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官招降之貸其死流于雄州及大軍入境金國命為副都統領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竄往山東聚衆國中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為舟

師所殺 有郝八者名儀以前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遣花帽軍生擒之磔于開封

又有劉二姐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衆數萬皆為花帽軍所破 其時又有遼東安撫使萬蕭奴者本遼人乘大金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兩河既破赤地千里人煙斷絕滿目蓬蒿燕京宮闕雄麗為古今冠至是為亂軍所焚火月餘不絕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為酒甕

大者重數千兩

宋通鑑注云俗鄙陋無君臣之別元帥撒沒曷所居至用金飾龍床足踏金杙

子奢侈如此而徵求不已燕人患之

主南遷後累遣使求和雖未聽

從而賂不輟 久亦憐之元帥不可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當封汝為王金之群臣不從有願以死雪國恥者主亦為之感憤

興定元年

時宋嘉定十年也

是年易州苗仙武清州郭仲

元共聚兵扼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文哥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千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

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

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眾討之文

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

朝廷越三日文哥望金遙拜文哥自縊而死夾

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勦夾谷之軍

于霸州城下仙武仲元二人亦召回賜死其軍

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織珠堅城

而都之盡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

北大名真定益都等路是時西夏舉國之兵從

其前驅哨騎往來直至許鄭主遣禮部侍郎烏
古孫字吉詣織都堅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
里金國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日蹙遂有南窺
江漢之謀始構怨于宋兵端再起矣 是年六
月庚戌太白晝見癸酉太白經天 七月丙子
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 十二
月鳳翔副都統完顏贊以步騎萬人侵南宋四
川迫鳳池堡陷天水軍又攻白環堡破之又迫
黃牛堡攻大散關宋守將劉雄奔關走金人據

之

興定二年

時宋嘉定十一年也

正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叛

歸南宋全即李鐵槍也本漣水縣弓手太和年

間邊事方興是時已為宋戚拱所誘焚漣水縣

國中赦而用之至是復叛 國兵圍宋皂郊堡

宋利州麻仲率忠義人攻金秦州永寧寨破之

焚其寨 國兵攻宋隔茅關柵其東北夜半宋

兵來攻柵不勝宋興元都統李貴遁去軍大潰

二月國兵猶圍皂郊堡未去久之無援至是

陷之宋師死者五萬人 陷宋湫池堡焚之
圍宋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宋均州守應謙
之弃城走 丙辰白虹貫日 是時江上用師
糧儲自清河而上宋楚州鈐轄梁昭祖掩擊金
師都統沈鐸遣兵助之金師不勝糧舟為其所
焚 三月宋師復取皂郊 四月國將包長壽
復攻皂郊遂趨西河州宋沔州都統劉昌祖焚
西河州又焚成州而遁 攻宋大散關守將王
立遁又攻黃牛堡為宋將吳政所敗 五月癸

未蚩尤旗見其長竟天 十月國兵攻宋安豐
軍又攻黃口灘陝西人張羽叛投南宋

興定三年

時宋嘉定十二年也

正月攻宋湫池堡守將石宣

拒之又攻白環堡守將董昭拒之又攻成州宋
將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關又攻隨州棗陽
軍又破信陽軍之二寨又攻西和州守臣趙彥
叻設伏待之國兵殲焉又攻安豐軍為宋將許
俊所拒又攻河池及光化軍破鄖山縣進逼均
州 陷鳳州守臣雷雲走國兵夷其城復攻武

休闕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棗陽軍
宋制置趙方遣將扈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
見 陷宋興元府又陷大安軍分攻洋州陷之
三月國兵猶屯大安宋將張威遣石宣邀擊
于險至是大敗偏將巴士魯安奔軍走為宋師
所獲 宋制置趙方遣扈再興引兵三萬分三
道攻金唐鄧州宋將劉世興劉世榮之師皆會
于唐州 是時西夏以國兵不能應援已折而
歸北益懷二心始遣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

利州路安撫丁焞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國
兵猶自今春圍宋安豐軍及滁濠光州宋制置
李珣遣將武師道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 閏
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侵黃州之麻城自濠州
侵黃州之玉磧自盱眙侵滁州之全椒來安揚
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百姓南渡諸城皆閉遊
騎至東采石揚林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
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齊州守臣王

賈降之 十二月宋四川宣撫議窺我洮州會
國兵攻鳳州之長橋其謀遂止

興定四年

時宋嘉定十三年也

正月宋扈再興攻鄧州許因

攻唐州不克而還遂攻宋樊城為趙方所拒不
得前西夏以書往宋議夾攻金師 八月宋安
丙遺西夏書定議 九月西夏引兵圍金鞏促
宋師來會克金來遠鎮繼又克鹽川鎮進攻定
邊城國兵往救不利宋程信王仕信引兵與西
夏會于金鞏州城下攻城不克 宋師取金海

州 甲午太白晝見 國兵攻宋皂郊堡敗都

統董炤 國兵與宋師戰于鞏州城下宋程信

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寨退師 十月信邀

西夏共攻秦州夏不從 十二月宋漣水忠義

統轄石珪來歸于金珪本金盱眙將也叛歸于

宋至是復歸

興定五年

時宋嘉定十四年也

二月國兵圍宋光州又攻五

閩又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侵漢陽軍李全奔

泗州遁 三月宋扈再興攻金唐州不克 國

兵陷宋黃州 庚寅長星見 甲午太白晝見

國兵陷宋蘄州 四月國兵渡淮而北宋李全追擊金師失利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宋取金滄州 十一月宋安撫張琳以京東諸郡來降 是年大軍來攻葭州綏德延安廊坊皆陷

興定六年

時宋嘉定十五年也

五月庚戌太白晝見

張琳

既降宋種贇攻琳于青州琳走 七月太尉衛

國公烏陵用章薨

穆日華除工部尚書權參

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于陝州顏叔靖進尚書右

丞兼樞密副使

八月甲午彗出氐

九月壬

戌彗再見

辛未太白晝見

是時大軍自去

年收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山南一帶堡寨皆陷 西夏自五代時立國金國強盛西夏與為敵國獨不被兵太和年間大軍深入灌水攻城事急西夏主登城隔水相見面約和好其後差發日多和好遂絕連年結援南宋夾攻秦鞏盖有憾于金也至是大軍自回鶻往攻西夏西

夏國亡

元光元年

時宋嘉定十六年也

正月改元大赦天下官吏各

覃恩兩重關陝以南經過兵戈去處重與賙恤

三月張琳所部邢德復叛歸于宋 九月庚

子朔日有食之 副都統完顏大濟侵宋隨州

棗陽軍不克

元光二年

時宋嘉定十七年也

三月國兵侵宋和州尋引還

太白晝見經天 四月蔡州帥府報宋人對

境詔樞密烏古論延心統亂軍一千備之 五

月遣使往山東招諭李全等許以重賞全不從

全身長八尺手執鐵槍其妻亦勇而有力少為

群盜在山東聚集萬人能飛馬植槍深入一尺

令全飛馬而拔之全不能拔下馬屈服遂為夫

妻蹂踐山東州郡暨其歸宋也青齊之地幾半

為宋有縱國中能招之亦不能駕御也 六月

丁卯朔太白經天 閏八月宋寧宗皇帝崩太

子不得立降封濟王立其姪是為理宗明年改

元寶慶 九月太白經天 十月帝崩謚曰宣

宗

宣宗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尤工于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少多符瑞嘗竊自負遂傳義宗入繼大統馳驅兵革無有寧時暨其末年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盡屬于敵區連年太白經天災異數至虫尤旗見咸應其妖矣在位十有一年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五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六

紀年

義宗皇帝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名三大王也守緒性寬和慈仁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干戈搶攘日不暇給與學士大夫談論不輟才藻富贍好為文章元光二年冬宣宗崩太子守緒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群臣增爵位各有差申遵遺詔以軍國多事喪制從權然情有

不恐時申三年之制 十二月葬宣宗于永固陵虞主返主迎泣過悲侍臣烏古論兀古寬譬之上曰先帝不幸遭家多難飲恨而終今茲永訣情何能已

正大元年

時宋理宗寶慶元年也

正月降德音于河南關陝

山東諸路罪無輕重皆與蠲除其有願脩行伍為國馳駘者當加旌異 三月詔以比年連有軍旅陣死遺骸良為可念所在州郡設祭招之掩其骸骨 五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 詔群

公卿士有利人益國者具狀以聞 是年天使來請和主遣御史大夫兼戶部侍郎完顏住往議不稱旨詔免住官

正大二年

時宋寶慶二年也

正月天使復來請和且索金

銀緡帛歲賂主遣尚書右丞完顏麻因出為往使辭曰和不可恃不若嚴備邊面召募將士出則戰去則守猶可為國萬一狃和之名忘戰之實邊備不脩大軍倏至宗廟社稷實為可憂主以為辭難亦免官別遣戶部侍郎韓鐵住往使

饋遺不貲 是時群盜縱橫于戈充斥括馬搜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厥直頓低金始困矣

正大三年

時宋寶慶三年也

正大四年

時宋紹定元年也

詔所在州郡嚴加備禦精修

器械仍可密計軍馬芻糧之數 四月孫大鼎

除吏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完顏安用除戶部侍

郎開行省于山東 是時大軍長驅而南自宣

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

一二年陷沒幾盡而鳳翔最後下國兵于是併

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崔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統以摠率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率以為常潼關一帶西南邊山一千餘里大小關口三十六處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統以總率精兵不下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布滿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

正大五年

時宋紹定二年也

是年大軍屯駐陝西臨洮德

順鎮戎等州皆陷 大行遺詔云金人精兵盡
在潼關之南有山北有河地勢險狹不可攻
縱攻必不能克不如假道南宋徑出唐鄧之間
可以直擣汴京金人止有潼關數萬之兵聞大
軍之至必分潼關之兵以救唐鄧唐鄧去潼關
千餘里行且疲矣夫豈能戰縱使能戰強弱衆
寡亦莫之敵宋與金世讐聞欲滅金必喜借我
路既至汴京金主出降則使之為西京留守不
然殺之 三月大軍北歸留兵圍慶陽主遣總

統紇石烈牙吾荅曰留臨淄郡王張貴恒山公
武仙都尉高英樊澤楊兀連等將兵數萬救慶
陽大軍失利

正大六年

時宋紹定三年也

七月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

完顏仲德統兵三萬人至仲德名胡斜虎其先
合懶路人也去春大軍叩關仲德與前帥奧屯
兀里不方酌酒更代而哨騎卒至遂越關而東
殺守者數百金軍尋復奪之至春移知鞏昌兼
行元帥府事招集軍士至數萬至是提孤軍轉

戰而前來援京師 山東行省完王用安蔡息
陳穎路都統烏古論鎬皆以援兵至 九月大
軍攻衛州遣平章完顏合達領高樊諸將救衛
州連戰數十日大軍失利 是年八月太白經
天 十一月太白晝見

正大七年時宋紹定四年也正月大軍在慶陽衛州既皆
失利不勝其忿親領精銳四十餘萬直攻潼關
數月克之選四萬人刊石伐木鑿商於之山幹
腹入藍關之內為合達所敗喪萬餘人及馬數

萬疋大軍渡河不能入關不可遂自山東通好南宋欲
假淮東以趨河南 宋依違不報大軍乃用力于西夏數
年滅之夏人有獻策者令其自蜀道由金洋出襄漢以入
唐鄧時宋鄭損為四川制置無以遏之自利順流奔至果
閬間適大行遺詔其兵遽回自後遂以通好為名覘宋蜀
道制置汪如淵中其計延而納之是冬舉國大兵并至前
鋒破西和州犯興元道金洋趨房襄而一項軍馬疾趨潼
關國中安肅軍張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
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勢

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為計急奏求
援遂遣乙辣副樞抽防河之兵禦之于均州連戰數月國
兵屢捷大軍不能前主遣人約南宋夾攻陳垓為襄帥
不敢應會天大雨雪三日夜國兵僵仆大軍益張又
報潼關有大軍突入方此皇惑而徐州防河兵少大軍
有徑渡者國兵洵懼遂不能軍敗績樞密使移
刺蒲九出降諸將如合達高英楊兀連樊澤皆
戰死獨武仙逃奔留山別軍自山東至下邳入
歸德大軍自衛州過河會于楊霍潼關皆失守

天興元年

是春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時宋紹定五年也

時大軍盡至合圍汴

京國兵百計守城至四月八日以天時向熱將

還師于是又講和好取太子金紫為質東海郡

侯之女小四公主元為皇后者索其一位骨肉

以北所予金帛無數國中雖暫退敵師然兵疲

力盡河南蕩析宋師瞰其南紅巾擾其東矣

春二月太白經天 春天使復至命主黜尊號

拜詔稱臣去冠冕髡剔髮為西京留守交割京

城主難之防城提轄張玉餌飛虎軍三百人為

變大軍傳令添兵圍城河南洛陳許高隱高貌
皆陷驅其壯士攻汴主親率獲衛軍五千人突
圍而出與大軍戰主獲勝左丞相完顏白撒奏
請過河取衛州截其歸路主允之比至衛州大
軍雲集主急回被其追及元帥賀都喜死之
一云主自度圍汴必不能脫遂議移入嵩山
御寨以苟歲月而與武仙別謀所向 嵩山
深廣內有二大寨一曰御寨其他屯結之處
甚多內可容數十萬人而外境絕險敵不能

入主乃詔親征聲言追嚴收復河南諸郡先
鋒方渡衛水大軍擁至不及斷橋主既不克
西去又不可復入汴京僅以二千餘騎走歸
德決水以自固

先是主既出屬崔立以留守事衛州既敗諸軍
從者三千人汴京聞主敗績崔立盡殺朝官之
在京者丞相以下皆被害以太后皇后皇妃公
主皇兄荆王降軍前悉取宮中金帛珠玉玩好
之物以獻自稱鄭王兼丞相軍前因而授之加

河南行省權皇帝主在歸德左丞相白撒死獄
中白撒內族人奉御出身首勸北征者衛州之
敗亦白撒倡之至歸德被劾數日不食而死
天興二年時宋紹定七年也正月以蒲察官奴叅知政事
統石烈小鍾兒為總管兼知歸德府官奴本姓
移刺為忠孝軍都統升總帥既叅政與小鍾兒
擅用符璽妄行誅戮屢說國主出降主手刃官
奴小鍾兒走為衆軍射死 三月白都尉反主
登門諭其軍曰爾等既是自拔歸國名曰忠孝

豈可殺我衆感其言殺白都尉 六月歸德糧
絕上遂自亳趨蔡時山東行省完王用安請幸
山東蠟書言遷蔡不可主業已幸蔡不從 六
月戊戌遷蔡之父老千餘羅拜于道伏地呼
萬歲見主儀衛蕭條無不涕泣主亦啟欵者久
之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
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
祥 壬寅山東行省完王用安知國主欲遷蔡
遣人以蠟書言其六不可大率以為歸德環城

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芟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廩食有限二也敵人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若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聖躬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救六也雖然陛下欲去歸德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畧有其地東

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鑿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主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覆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議之然其業已遷蔡無可議者遂寢御史蒲鮮世達四面元帥把撒合及其家自汴來歸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禍少寬北顧之憂人亦告勞爰啟南巡之議惟今蔡郡實古豫州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介孤墉而抗敵出于衆力之輸

勤及聞臨幸之初逾謹奉迎之禮人以至于垂
泣朕亦為之動懷宜沛恩私曲加慰浣自天興
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據蔡州管內各郡屬
縣雜犯死罪以下並行釋免官吏軍民各覃恩
兩重歸德以南經過去處曾應辦者遷一官百
姓逃亡戶絕者拋下地土聽人恣耕並免差稅
自來拖欠官房地基軍需等錢俱免追徵連年
兵饑多有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如法埋瘞嗚
呼奉畜爾眾敢辭毫邑之遷時邁其邦尚獲周

家之助咨尔有眾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 九月九日庚戌國主拜天于節度使之廳
詔軍民提控以上陪從禮成面諭旨曰國家開
創以來務廣恩德涵養汝輩百有餘年汝等或
榮紹世封或秀拔民伍披堅執銳積有歲時于
此艱危與朕同患可謂忠矣今聞敵人將至正
汝等扼腕吐憤立功報主之秋縱死王事不失
為忠孝之鬼比之奴顏婢膝甘從叛逆者不猶
愈乎况汝等立功嘗恐不為朝廷所知今日臨

敵朕所親見汝等其勉之既而各賜卮酒未竟有覘騎馳奏城東有大軍數百突至門外甲兵踴躍咸請一戰至有不被甲冑而出者大軍奔潰生擒一人獲馬數疋而還 初十日大軍數百騎復駐城東遣通事人大呼曰城中早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國主登城遣忠孝軍元帥蔡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鑿城為穴渡汝水卒至大軍所左右交射大軍遂潰別出數十騎躡其後生擒二人以歸自是不復薄城

分築長壘為持久計

言事者皆謂大軍圍築城壘乘其工役未竟人馬遠疲四面合攻可以破敵若假之日月濠浚壘高則無及矣朝議以軍士初集心有未安恐其出而不返竟不出戰議者知其必

七

國主分軍防守四面并子城 是年宋遣使鄒仲之至草地約夾攻云本朝與貴國素無讐隙前此寧宗嘗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

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阻隔貴國今上順天
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前好所以伸之等
前來大朝許之 國主聞宋使自唐州回驚悸
無人色 十月大軍壕壘成耀兵于城下旗幟
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夷其牆而退 初
十日城中饑民萬餘訴于有司求出有司難之
民大呼于道國主聞遣近侍官分監四門 日
出千人必老稚羸疾不足資敵者聽出之奉御
內族絳山時在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救命決

杖四十然出者多以城中虛實告大軍尋止之
十二日以飢民給官舡十餘艘聽民于城壕
內採菱芡芡草民爭趨之數日而盡至鏟莎草
根極絞泥并牛馬骨以療飢自是殍者日多人
至相食 十一月宋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帥
孟珙以兵萬人助大軍耀于城南且以箭射書入城
中招諭軍民右丞完顏仲德得之投諸水中宋
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且置權塲于
城南更相貿易大軍賴之益脩攻具斲木之聲

聞于城中大恐往、竊議投降右丞仲德聞之
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親諭軍民軍民感奮始
有固志 十二月初四日大軍以攻具傳城有
司盡籍民丁助軍防守敵匿一丁者全家處斬
隣人絞罪不足則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之衣
冠往來搬運木石國主親出巡撫每遇軍民必
叮嚀慰諭之久乃去仍命西上閤門使王大濟
權左右司郎中專造糜粥食之國主親嘗慮有
司減薄人有被創者駐馬近視傳藥軍民感泣

人百其勇 初九日大軍攻外城克之宿州副
總帥高利哥以戰歿砲軍元帥王銳因巡護南
城率十餘人出降 十四日權參政婁室率精
銳五百啣枚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膏油其上
將燒敵寨及攻具大軍覺知先于隱處伏挽強
弩百餘火發矢亦發國兵卻走中創者甚衆婁
室中其口墮二齒流血昏憤翌日乃蘇 十六
日大軍併力攻西城以火砲焚城樓因奪取攔
馬牆大軍數千坎墉先登官軍尋復得之手刃

相持內外殺傷甚衆初大軍併攻西南角弗能
克轉攻西北角又弗克軍士有出降者告以西
門之北鳳子樓樊且微有稜角可攻克焉十
八日大軍復大至克其西城中前期築柵浚
濠為備大軍雖克之不能入但于城上立柵自
蔽南北相拒十九日國主悉出御用器四賞
軍士復括民衣襖以賜將士謂以軟纏二十
二日國主微服領馬軍百步軍午夜出東城將
遁及柵不戰而還

天興三年

宋理宗端
平改元也

正月庚子朔大軍以正旦會

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飢窘嘆息而已

初九日大軍鑿西城為門五整軍以入金兵鏖
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初十日搗三面
精銳軍備西城未明大軍果復來方大戰南面
宋兵萬餘已薄城矣國主知城必破乃詔大臣遜位
于東向搆帥承麟承麟西向固讓金主自持符
璽授之承麟伏地拜泣不敢受國主曰朕所以
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肥不便鞍馬城陷之

後馳突必難顧卿平昔以趨疾聞且有將畧可
稱萬一得免使祚胤不絕此朕之志也因起授
符璽承麟惶恐跪受主乃退宣徽使溫敦僉東
上閣門使事僕散斜不失引後主陞正座後主
猶被甲胄立受百官拜唯忠孝軍元帥八兒獨不拜
曰事至此有戰死而已安更
事一君乎竟以戰歿禮成咸出迎大軍則南城之陴已有宋
師旗幟後主分命諸將帥禦大軍俄而四面鼓
譟夾攻聲震天地守者開門縱大軍進金兵巷
戰久不能禦退保子城金主既傳位後即閉閣

自縊後主知主崩率百官詣前拜泣因謂衆曰
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
可哀也已吾欲謚之曰哀何如倉卒無知禮者
咸贊成之宿州有僭位者謚曰莊故官僑于宋者謚曰閔或
謂哀不足以盡謚天下士夫皆以義宗謚蓋取左
氏國君死社稷之義酌酒未終大軍已至城下金兵力禦大
軍少卻尋四面併至城遂陷後主為亂軍所害

義宗自傳位搃帥承麟之後即閉閣自縊少
頃權點檢完顏斜烈覺之矯制召承御石盞
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規赴

義宗前斜烈曉以名分與三人者皆從死初斜烈將從死遺言奉御絳山使焚之義宗自縊之所曰幽蘭軒火方熾子城陷近侍左右皆走獨絳山留為大軍所執問之為誰絳山曰吾奉御也大軍曰衆皆走而若獨後何也絳山曰吾君已崩吾欲收其骨瘞之大軍笑曰若狂者耶汝之命不能保能瘞尔君骨耶曰汝事汝君吾事吾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共

耶吾逆知以情告汝、必不違吾故告汝既瘞骨後汝雖寸斬吾、不復告汝矣大軍以其言白侂盜侂盜曰此奇男子也因許之絳山乃入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傍絳山再拜號哭將赴水軍士救之得免初義宗之被圍也知其不免然發憤經畫殊有闔志後城將陷始以憂沮間出嘗謂近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皇子授為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十年皇帝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矣但以祖宗傳祚

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虐之君等為
亡國此其所以為恨也又云自古無不亡之
國亡國之君往、為人囚執或獻俘宗廟或
跪辱階庭或餓死空閨或移置邊地朕皆不
為也汝等觀之朕意決矣死社稷之心平昔
素定云是日日大赤無光京索間雨血十餘
里

義宗少歷艱難生長兵革間遭家不造適丁斯
時自愛王階釁泰和昏荒敵國外患無有寧歲

崎嶇汴京之遷已同涸轍之窘矣義宗繼之尊
師重道經筵有官勸農薄賦黜陟有條寸兵尺
鐵不挑釁于四方因陋就簡不增廣于宮闕一
意儉約勤心撫摩河南士庶稍、歸之謂之守
文之令主則可然區、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
方張之師而道喪時窮則亦付之末如之何而
已

太祖以甲午歲叛遼義宗以甲午歲亡國始于
甲午終于甲午是有天焉豈伊人力哉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六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七

開國功臣傳

粘罕

粘罕小名烏家奴一名粘漢言其貌類漢兒後改名宗維武元皇帝從兄之子其祖曰劾闍乃武元伯父也父師阿盧里移賚孛極烈後雖貴襲其官加于見授官銜上罕姿貌雄傑能被甲周貫馬腹驍捷如風輪劒入敵人莫敢當幼時嬉戲為部伍擊刺之法有居後者擊之以鞭性

特嚴酷殘忍沉鷲多謀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
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武元初
起時纔有千騎破遼寧江州後遼人益兵至二
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獨粘罕兀室婁宿
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粘
罕奮鐵槌而前諸酋隨之遼人大敗自是乘勝
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城也古白霄其後遼祚
竟亡多其力也武元與南宋通和已議還燕京
六州地粘罕不從指地圖曰欲作夏國往來次

舍勿復言其後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武元不
許是年以罕為都統太宗初改都統府為元帥
府仍用罕為左副元帥韓侂胄不之南下也取和
而還及再征宋京諸將猶以為難獨罕銳意請
行其後破京師遷徙二帝而去罕功居最初金
師渡河至城下見城上人守禦以為難破先欲
講和數日罕曰城不難破城上人多則易亂
及破城日遣八壯士先登城上果亂散走靖康
初元七月彗星見其芒亘數尺自北拂帝座并

掃文昌或謂罕乃妖星之精時國事大小罕皆
總之雖卿相拜其前而罕不為禮太宗朝罕之
專權主不能令至于命相亦取決焉後握兵不
數年淫刑毒政皆高慶裔教成之兵權既離掌
握慶裔不免于誅而罕亦憤恚以死後謚曰忠
獻詔立廟太興府祀以天子禮樂

骨捨

骨捨武元從叔祖頗刺淑之孫于武元為從堂
弟也胡目多鬣雄傑有謀畧少時射命中能越

長塹初起兵時骨捨以為必勝其後寧江渤海
之捷秘計居多骨捨與粘罕至相驩而骨捨才
尤高武元在位二人用事未嘗中覆每有所為
皆許自專撫其背曰兒輩作事必不錯也以至
命相命官亦專決國中事非此二人不行骨捨
剛毅忍殺粘罕兄事骨捨而甚重之與幹離不
不相下天會初封鎬國王

幹離不

幹離不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誤呼作

二太子為人眇小性慈仁喜談佛道武元常竒其為人累更戰陣在軍中號為菩薩太子天會三年幹離不率衆南征破檀薊等州至玉田縣時宋郭藥師兵戈甲鮮明夜分渡河國兵亦懼幹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未幾藥師降遂進圍京師後講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匹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而退師天會三年誅常勝軍三千人常勝軍乃遼人叛歸宋至是又叛歸金幹離不乃

遣各人還歸本土居住為名問常勝軍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甚厚汝反趙皇待汝厚汝又反我今以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反我無用爾等于是皆皇悚而退既行遂遣四千騎以搜檢器械為名于松亭關皆殺之又遣人于令徽家搜檢器又甲賜郭藥師姓完顏拘之泊淀中或云太子本仁慈此受粘罕教使也天會四年九月復南征再圍京城幹離不先擁兵抵劉家寺粘罕繼欲環城列柵分地為攻拔之計破

城時軍中屢欲血洗數次登門望城中有黃旗
兵將在空中不可上遂止然主洗城者粘罕與
劉監軍太子不與焉蓋其性善耳閏十一月二
十五日城破其後與粘罕共以太宗之命逼張
邦昌即位是時歸至燕山乃天會五年也山後
議事太子欲以徽宗歸南粘罕未之許因打球
中暑而死後謚曰忠武

蒲路虎

蒲路虎一名宗雋太宗次子也為人有勇力虬

髯善射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
心但時有酒過後封禿王除東京留守治渤海
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椽於瘦盃
遮道而獻椽於木名有文縷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
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
導我耶令宦教辣駭云駭即引去行刑者哀其無
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
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
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幸喜故敢奉此為壽無

他意也路虎意解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
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卒殺之
又于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
曹群遊以冒法乃敢顯行吾前耶皆射殺之熙
宗朝為太尉領尚書省事即君吳矢謀反路虎
連坐被誅

兀术

兀术一名宗弼封梁國王武元第六子江南誤
呼作四太子也與其弟邢王阿骨保同母兀术

生時穹廬中鬱有氣甚異之為人豪蕩膽勇
過人猿臂善射遇戰酣出入陣中部衆憚之天
會五年兀术與兄窩里盟衆南征粘罕欲先
圍汴京兀术遣人告粘罕謂獨力難攻既而粘
罕知未可圖果如兀术所言遂已七年為右監軍
請于粘罕乞提兵侵江南從之乃提兵自登州
入海道破南宋三十餘州直至兩浙江東湖南
州郡皆陷宋帝航海兀术回至鎮江宋將韓世
忠提海舟駐揚子江以邀之兀术不得渡刑白

馬殺婦人白刃其額以祭天後得破海舟之策
大戰勝之以輕騎絕江而回江北屯于六合時
左監軍註其無功欲再侵江南兀朮辭之 熙
宗天眷年間廢劉豫以河南地歸于宋兀朮時
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銳意敗盟舉兵
南征後敗于順昌敗于郟城敗于柘臯乃始講
和而南北無事矣兀朮臨終以堅守和好之說
後賜謚曰忠烈

銀朮

銀朮一名銀朱武元第三從弟也在部落中以
勇悍知名刺虎搏熊輩伍無敵武元起兵時會
集諸部共舉驍勇者充千人長衆推銀朮割移
烈等首攻寧江軍破渤海子弟軍陷其州自後
連年軍旅每戰必從天祚長春之後兵勢甚盛
衆皆懷懼又盛寒雪深丈餘銀朮先鋒接戰少
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歷武元世屢戰
有功至世宗天會六年銀朮為萬戶粘罕諸道
進師令銀朮等攻漢上遂將其衆號二十萬攻

鄧州時江南財賦皆聚于鄧宋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甚備至是攻陷其城汲死焉鄧州既破遂併取汝金房州之民以歸後為咸寧都統封澤國王

兀室

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武元帝疎族于屬為子也武元起兵時兀室同為謀主為人深密多智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虎滅遼國為先鋒徑進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詣降又從破東

京上京屢戰有功武元割燕六州與南宋時索百萬租賦方交割城子宋使趙良嗣請以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答復云二十萬兀室曰此一小縣之數也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止于歲幣外增一百萬繕倘有難色不如且畫契丹故疆良嗣力爭不勝自此國中有背盟意天會二年遼主天祚率諸軍出夾山南下武州遇兀室軍戰于菴遏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國兵千餘騎伏山間遼兵驚潰天

祚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南歸精兵五千人兀
室遣婁室敦董領五百騎擊之殲焉遂擒天祚
其後余覩謀反兀室自雲中聞其事見二人交
馬議事余覩事覺伏誅兀室嘗副粘罕用事雖
為諸將所忌而嘗以智得免故粘罕以下皆不
能及吳矢之反諸王連坐兀室時為右丞相建
謀伏兵宮內因其朝會悉擒殺之撻懶亦誅死
兀室遂遷左丞相蕭慶右丞遷左丞然熙宗畏
其知數深切忌之初客星守魯兀室占之太史

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災無傷未幾七月宋亮
魯虞勝諸王同日誅死至九月客星守陳太史
以告字文字文語之兀室不以為怪是月果同
蕭慶誅其應天道如此詔畧曰希尹心在無君
言不近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 誅
慶曰迷國因悛欺天相濟既致于理咸伏厥辜
賴天之靈誅于兩觀 兀室第三子撻、勁勇
有智力兼百人兀室嘗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
撻、承詔召入後執其手而殺之為明威將軍

會元夕挾奴僕十輩入寡孀家蒸為兀室在闕
下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柱懼法而驚遂
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死人問之曰適蒲
路虎來後旬日死兀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
年兀室亦被誅

婁室

婁室一名婁宿女真人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
初興選族帳之壯武者婁室與馬室為人個儻
有大志嘗曰吾部落數千強盛如此因時建義

功必有成及大兵攻取遼東路顯州怨軍亦叛
蕭幹奔豎巫閭山室以勁騎追之大獲而還武
元攻燕室為前鋒遼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室等
已登城天會五年室除萬戶粘罕遣室征陝
西至河中宋師扼蒲津西岸不能渡遂潛由上
流韓城縣一夕履冰而過直攻長安進攻秦鳳
為宋將張巖所敗既而室至鳳翔界伏兵五里
坡擊殺巖時宋將至富平室擁兵驟至負柴囊
土藉淖平行進薄其營與劉奇戰勝負未分而

我師鐵騎出直擊環慶軍宋師遂敗時室為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天會十年薨太宗朝封邵王

撻懶

撻懶一名撻辣一名昌武元從弟也為人驍勇無賴少時暴橫部落苦之從破燕山武元受其雋爽太子兩圍宋京懶皆以兵從天會五年遷左監軍馬擴屯軍北京懶攻敗之七年兀朮侵江南懶屯濱州以守山東八年自濰州引衆侵淮東援兀朮宋將張俊以懶善兵其鋒不可當

徒手搏虎并亡無益懶急攻楚州陷之又引衆攻泰州水寨張敵萬為敵萬所敗其壻萬不刺被擒九年居祈州請于粘罕乞割齊國滄州鹽場不從十二年齊國乞兵懶摧右副元帥提兵以應之天眷二年為都元帥割河南歸于宋懶主議欲以廢齊也齊既廢謀再征宋既而郎君吳矢謀反事連懶伏誅其子大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勗字勉道後為平章

撒離曷

撒離曷女真人不知其族屬遠近女真起兵時以宗族近親為將相離曷晚後特以驍勇見知于粘罕再圍宋京時離曷為萬戶婁室征陝西離曷副之屢戰有功天會八年攻邠州宋將曲端拒之主白店原據高原而陣望黑峯之敗懼而泣十年與齊國合于鳳翔十一年提兵直趨金商入洵陽界宋將邵龍敗走遂入金州進趨饒風嶺扼宋吳玠不能前乃斬其千戶董董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道援崖而上升遂攻祖

溪関遂陷興元糧盡而反十二年復領兵攻宋仙人関為吳玠所敗乃退師天眷元年遷左監軍二年遷左副元帥提兵河中府渡河入同州界破永興軍陷鳳翔府陝右大恐既而折合孛董戰敗中傷退屯武功和議再成南北不復戰矣吳矢反諸王以次誅死離曷亦誅死

窩里盟

窩里盟一名宗輔武元第五子江南誤呼作三太子也太宗朝封晉王天會五年斡離不死代

為右副元帥是冬自燕山率眾由滄州渡河以
攻山東次年冬以眾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
州會宋信王榛遣馬擴會兵而來里愷報粘罕
共為之備宋師之北京之清平里愷捷懶復攻
敗之天會十二年齊國乞侵江南諸將皆沮其
請惟里愷請行于是代粘罕為左副元帥與劉
麟劉猷等自淮陽分道南侵舟師由清河陷楚
州進攻承州會雨雪乏糧且戰不利聞太宗疾
遂回師熙宗即位封冀國王正除左副元帥窩

里愷自燕山入見卒于途其後世宗立以宗輔
名非帝王之號改其名曰宗堯追尊皇帝廟號
懿宗

烏陵思謀

烏陵思謀本北遼合蘇館女真乃居遼地俗呼
孰女真如陝西孰番之類也女真姓烏陵最微
賤小名措盧母本無名字後以門下被虜人洛
陽進士吳壽蘇問立名曰思謀字曰仲遠初起
兵時思謀方負柴粘罕虜之遂以其弟石窟馬

之乳母妻之命為都提點都提點乃北人貴家
奴僕之稱也至是罕死思謀赴喪石窟馬以乳
母之故請于熙宗後以累充奉使有勞令樞密
院白身差權太原府尹故得是任思謀奸狡多
慮善于周身女真之中素稱辯慧小術淺笑多
有可取後以改定官制于初元換授寧遠大將
軍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其後元帥兀朮主兵
凡軍國大事皆問之思謀又北人常充奉使也

韓常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也父慶和在遼為統軍太
祖入燕常隨父降俱授千戶慶和入侵江南累
戰有功後授副統屯真定授雄州觀察使常善
射以挽強見稱射必入鐵兀朮渡江常為先鋒
至湖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圍八日城
破兀朮自江黃間南渡令常竟趨衢信以為援
兵兀朮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于高橋俊
遁兀朮自江南歸論功仍陞為萬戶都統屯河
中府未幾隨兀朮之陝西攻仙人關為宋吳玠

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衆不能支遂回軍然亦以此受知于兀朮兀朮首尾陝西凡數年常必隨從其後順昌之戰常在白龍洲渴下寨拒城三十里宋劉錡千餘騎擊之衆頗死傷兀朮既敗以常守潁昌府方兀朮未南征之先常為潯州守一日與其叛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北非南之所能敵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弱彼敵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耳順昌之敗其言果驗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八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
見留仕為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時南人多在
上京謀奉虛中為帥奪兵仗南奔事覺詔繫獄
先是虛中在朝語言諧謔諸貴族大臣久不平
之乃鍛鍊所藏圖書為反具虛中嘆曰死自吾
分至于圖籍南來士大夫家例有之喻如高侍

制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耶有司承風旨并寘
士談極刑人至今寃之

蔡松年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為翰
林學士松年行臺尚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尚書
右丞相鎮陽別業有蕭閒堂自號蕭閑老人薨
謚文簡

蔡珪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

天德二年進士擢第歷澄州判官三河簿正隆
三年銅禁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千
數禮部官以珪博物且識古文奇字辟為編類
官丁父憂起復翰林脩撰同知制誥改戶部員
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為
多大定十四年由禮部郎中出守濰州道卒有
續歐陽文忠公集錄金石遺文燕王墓辨等書
傳于世

高士談

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未任忻州戶曹仕國朝為翰林直學士皇統初預宇文之禍有蒙城集行于世子公振亦有詩名

馬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荏平人少日志趣不凡宣政末題詩酒家壁有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為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名亦顯天眷年間遊歷下亭以詩撼劉豫、與語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

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號齋堂先生

施宜生

施宜生字明望福建、州之建陽人宣和末為潁州教官後仕齊又仕國朝官至翰林學士正隆中嘗奉使于宋自號三住老人

郝侯

郝侯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有詩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

中自一天子居簡亦有詩名居中樞密院令史
出身正大末除鳳翔府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
甚工號虛舟居士

李晏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父彥實工詩有云少年日
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一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
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有香魂乍返
玉顏無暈酒全消皇統二年晏進士釋褐積遷
至翰林學士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

初遼人掠中原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
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為奴婢
輸租于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戶大定初
一切免為民間閭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共居供
役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訴者積年臺寺不為
理又訴于晏、上章畧云天子作民父母胥吏
弄法舞文沙門既謂出家可與男女雜居乎書
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詔晏與相詰難晏伏前曰
前日車駕幸遼東閭山寺僧曾供從官一宿之

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以此直寺僧而使
三百家受屈世宗笑曰李晏劫持我邪即日免
之明昌初為禮部尚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
童科皆自晏發之出為沁南軍節度使力辭改
昭毅軍節度使子仲畧仕至山東路按察使

王寂

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天德三年進士興陵
朝以文章政事顯終于中都路轉運使卒謚文
肅有拙軒集北廷錄傳于世

劉昂

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是時昂有
聲場屋其律賦皆自成一家輕便巧麗差有捷
法早年得仕省掾考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昂
作詩得晚唐躰尤工絕句徃々膾炙人口張秦
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
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々兩三峯其後流落昂
賜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
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云二頃山

田半欲燕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窓昨夜蕭蕭雨
紅日花梢入夢無秦娥為之泣下章宗朝自國
子司業遷左司郎中以言降上京留守判官道
卒

楊雲翼

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
人詞賦亦中乙科宣宗頻歲南伐事勢有決不
可者論議之際時相多以避嫌不敢言雲翼獨
極諫以為兩淮生靈皆陛下赤子不能外禦北

兵而取償于宋以天下為度者不如是也是後
再出兵時全軍幾為宋所覆宣宗悔悟責主兵
者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耶興定末拜吏部
尚書中外望其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
終于翰林學士謚文獻

史肅

肅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業科舉為
名進士歷赤縣及幕官入為監察御史遷治書
出刺通州大中黨獄起為所絰謫靜難軍節度

副使大安初召為中都路轉運副使超戶部正
郎復坐鑄降同知汾州卒官肅尚理性之學屏
山學佛自肅發之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甚
善用事古賦亦奇峭有詩集號澹軒遺藁云

蕭貢

貢字真鄉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涇州
觀察判官召補省掾不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
遷右司郎中預脩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委曲
當上心興陵嘉歎曰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

獄吾不憂矣又奏死囚獄雖已具仍責家人伏
辨以伸冤抑詔從之遷刑部侍郎入謝曰臣願
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主大悅凡貢所平反
多從之歷大興尹德州防禦使知大名府陝西
轉運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靜南軍節度使
南京都轉運使御史中丞以戶部尚書致仕卒
謚文簡有注史記百卷公論等文傳于世

李適

適字平甫樂城人明昌二年進士泰和中為大

興幕官時胡沙虎知府事賣權恃勢奴視同列適
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
條欲發之虎謀篡者也聲勢焰人莫敢仰視
乃為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幾
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
治中致仕閑居陽翟十餘年號寄菴先生臨終
戒家人吾明日歸而輩慎勿遽哭果如期而逝
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曰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
亂言畢目復瞑其明了如此適工畫山水龍虎

亦入妙品皆得先輩不傳之妙平生詩文甚多
如云舊管新收粧鏡在昨非今是酒盃乾贈筆
工云工不能書何以筆士須知筆乃能書皆佳
句也

馮延登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三年進士為寧邊令
適趙秉文守此州與之考論文義相得甚歡故
延登詩文皆有律度正大末奉命北使見留使
招鳳翔不從欲殺者久之割其鬚髯羈管豐州

二年乃得還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
投井中詩文最工隆安道中元日題云山岡重
複三竿日溪路縈迴一帶天老境飄零情更惡
又從馬上得新年

梁持勝

持勝字輕甫絳州人大定初進士質直尚義有
古人風仕至保大軍節度使有諫世宗田獵表
傳于世泰和六年持勝復試進士制策優等宏
辭亦中選貞祐初由太學博士為咸平治中宗

室承裕辟為僚佐承裕死太平謀不軌以兵脅
持勝作文移持勝不從大罵即日遇害時年三
十六贈韓州刺史初赴官有詩云山雲欲雨花
先慘客舍無人鳥亦悲人以為識云

馮璧

璧字叔獻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
為曹郎宣宗朝屢以使指鞠大獄其時權貴如
歸德知府宿州總帥聲勢焰：朝廷知其跋扈
而不能摧伏者璧以法臨之毛髮不貸也幼有

重名不畏強禦興定末以同知集慶節度使事
致仕居崧山龍潭者十餘年放浪山水間人望
以為神仙題明皇擊梧桐圖云三郎耳譜趨花
奴風調才情信有餘天寶錯來非一拍霓裳中
節亦區、詩文行于世者最多北渡還鄉里年
七十九終

韓玉

玉字溫甫其先相州其後北遷為漁陽人明昌
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一日

應制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
曰勳臣何幸得此人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
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
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
涇陝西帥司檄玉為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
籍秦州塲買馬官香及鳳翔冒買馬七百寶雞
埋沒官鐵他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
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五萬兵圍平
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

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朝廷疑之使
者授玉河平軍節度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
公直以都城援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
可用亦欲為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始自賊
臣貪容奸賂繼緣二帥貪錮威權既止夏臺之
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
然事至于今忍君親而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
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其後京兆統軍以謀反
誅公直并及于玉、赴官道出華州被囚死于

郡學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八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九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若虛字從之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釋褐
鄜州錄事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
居冷局十五年崔立之變群小獻諂為立起功
德碑以都堂命名召若虛若虛外為遜辭而實欲
死守之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登
泰山憇于黃峴峯之萃美堂談笑而化若虛少

負海內重名而不立屋岸滑稽多智而以雅重
自持誠可謂一時名流矣

麻九疇

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
大字有及數尺者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
見問汝入宮中亦懼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
懼父耶章宗大奇之弱冠任太學有聲場屋間
南渡後讀書北陽山中興定末府試經義第一
詞賦第二省試亦然正大三年公卿連薦九疇

可試館職乃賜及第授太祝擢太常博士應奉
翰林文字九疇天資野逸高蹇自便壬辰歲過
亂卒

高庭玉

庭玉字獻臣思州人大定末進士章宗衛王朝
甚有時名為人豪傑尚氣節一時名士多歸之
貞祐初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與知
府復興屢以公事相可否時都城受圍使驛阻
絕復興為安撫副使懼庭玉謀已乃以造逆訊

之庭玉就逮龐才卿雷希顏王士衡辛敬之皆
被羅織幾有一網之禍比赦至庭玉庾死

張萬公

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仕長山令
有惠政人為立祠入為右司員外郎太師淄王
愛之許以宰相器明昌初遷御史中丞以言事
忤旨除彰德軍節度使召為大興尹拜參知政
事以母老丐歸養出判東平河中濟南丁內艱
起復擢平章政事封壽國公為相知大躰有敦

龐耆艾之目既致政而眷顧未衰復起判濟南
安撫山東便宜行事未幾得請薨謚文貞配享
章宗廟庭

董師中

師中字紹祖邯鄲人後徙洛州皇統九年進士
承安中入政府直道自立泰和初元妃李氏方
寵幸兄喜兒為宣徽使有揚國忠之權時有田
庭方者上書云大臣持祿近臣怙寵章宗覽之
顧謂怙寵者誰時喜兒侍立師中倒笏指之曰

謂李喜兒輩章宗領之師中嘗言作相不難但
一心正兩眼明定足矣少喜詆諧及在相位未
嘗廢談笑然不害為名相俄致仕賜第京師薨

胥鼎

鼎字和之代州人大定中進士歷官至參知政
事宣宗朝貞祐二年拜尚書右丞車駕南渡出
為平陽節度移知河東南路宣撫使四年授樞
密副使權右丞五年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行
臺閣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政

進封英行臺衛州堯于位鼎在長安日有乞致
政表云興造功業方聖主有為之時表裏山河
豈愚臣養病之地其為國之念可知也

張行中

行中字信甫營州人大定中進士衛紹王朝胡
沙虎已除名為民賂遺權貴得復用行中言其必
反及弒逆自為太師尚書令澤王行中時為禮
部尚書人謂必為所殺甚危之一日虎下禮部
鑄監國寶行中持不可虎雖怒竟不敢殺也宣

宗即位授參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事人莫
敢仰視惟行中與之抗論朝廷稱焉

路仲顯

仲顯字伯達冀州人其母有賢行教仲顯讀書
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授武安軍節度使雲朔
用兵仲顯奉使江左還獻賜幣以佐軍未報而
仲顯死章宗詔以所獻還其家夫人傅氏曰此
非吾夫意復上之有司不聽夫人付之州學買
上田二千畝有奇故相馬琪時判州事聞于朝

賜號成德夫人

耶律履

履字履道東丹王七世孫學通易太玄至于陰
陽曆數無不精究嘗以鄉賦一試有司以露索
為恥遂不就舉蔭補國史掾章宗朝遷薊州刺
史入翰林為脩撰歷直學士待制禮部尚書特
賜進士第俄預淄王定策功拜參知政事明昌
元年進右丞薨謚文獻

王予可

予可字南雲遼西吉州人父本軍校南雲亦嘗
隸籍年三十大病後忽發狂能把筆作詩文及
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遇文士則稱大
成將軍于佛前則諦摩龍什于道則騶天玄後
于貴游則威錦堂主人為人軀幹雄偉貌亦奇古
戴葛巾項後垂雙帶狀若牛耳一金縷環在頂
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指為翠靨衣長不能掩
脛故時人有哨腿王之日落魄嗜酒每入城市
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屍穢在

傍蛆蟲狼藉不卹也人或問其故事其應如響
諸所引書皆世所無有烹茶詩云簾捲綠陰花
外月玉山冰雪醉扶翁凌霄花云啼鳥倒啣金
羽舜驚蛇斜傍玉簾飛張伯玉與之遊最狎壬
辰兵亂為順天軍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
之北歸館于州之瑞雲館南雲明日見將領自
言云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越三日卒後有
見之淮上者

獻甫字欽用遼西人博通書傳于左氏及地理之學為精為人有幹局時人以精神滿腹目之歷咸陽簿行臺掾屬正大初夏人請和馮子駿往議欽用預行夏使有口辯馮無以折之欽用曰夏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為兄弟之國使兄而輸幣寧有據耶曰兄弟且不論宋曾與吾家二十五萬足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脩好非此例不可欽用作色曰使者尚恐之耶宋以歲幣餽君家而賜之姓

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一無悟者倘如宋舊本朝雖歲捐五十萬無不可使者語塞和議乃定朝廷錄其功授慶陽摠帥經歷尋辟長安令入為尚書省掾壬辰用兵奏充行六部負外郎畫守備之策時相賴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使義宗東巡死于蔡州之難

党懷英

懷英字世傑奉符人在孕時母夢道士吳筠來托宿及懷英生儀觀秀整如神仙少穎悟日授

千餘言放浪山水間詩酒自娛簞瓢屢空晏如也
也大定十年進士甲科調成陽軍事判官累官
至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終是夕
有大星墮于所居之堂衆驚視之而公已逝矣
謚文獻禮部趙公秉文作墓誌云公之文似歐
公不為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
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

趙秉文

秉文字周臣滏陽人少穎悟讀書如夙成大定

中進士應奉翰林文字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
罷宗室完顏守貞可大用又言獄訟征伐國之
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為可大臣以為不可而可
行者坐議訕免官起為同知岢嵐州轉北京路
轉運度支判官章宗嘉其敢言泰和二年改戶
部主事翰林脩撰兼侍講學士轉侍讀興定中
拜禮部尚書同脩國史知集賢院開興中薨

周昂

昂字德卿真定人大定初年二十擢第釋褐

歷南和令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宣叔以
言被斥昂送以詩坐謗訕停職後仕至沁南軍
節度同知大軍至城陷昂與其子嗣明同死于
難

大金國志卷第二十九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

楚國張邦昌錄



邦昌字時彥魏州冠氏人也少登進士第歷任
滄州教授改國子書庫正字通判曹州至宣和
元年累遷至尚書右丞改左丞遷中書侍郎當
王黼用事與童貫共啓邊釁邦昌無所可否于
其間時論罪之宋徽宗既內禪至欽宗靖康元
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師既破京城勒令別
立異姓令下甚嚴有一人云邦昌舊任宰相姑

舉之以塞責金帥回牒云若果舉邦昌仰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各親書押字日下等守以備冊禮時邦昌見在軍前獨中丞秦檜進狀論列以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衆人署名舉邦昌靖康二年三月一日邦昌入居尚書省令聽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卧病不食金帥人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掇送與邦昌耶雖暫假而歸焉可免禍先是正月十

五日太宰張邦昌奉使還闕至城外軍前留之及是金帥告報城中欲遣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例率文武百官迓于南薰門如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又數萬人范瓊汪長源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將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百官敷請即皇帝位猶豫未決緣軍前先有指揮故也邦昌與百官相見慟哭盡哀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直宿續增作十五員

掌管事務并使臣十員祇應三衙亦同宿直金帥令勸進于尚書省邦昌卧病不食者四日故有諸公掇送之言次日金國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屠戮都人震恐三日金使來促勸進取推戴狀衆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欲以初七行冊命之禮邦昌誓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塗炭一城耶遂止初六日閣門制儀榜擇次日即皇帝位是日有內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

孥焚所居謀赴義于金水門外統制官吳革為首被誅初七日早百官僧道會于尚書省奉冊寶入門涕泣上馬至西府門佯為昏聩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西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國魯大師以下五十人持御衣紅繖來設于莫次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寶冊文其略曰失德者亡天命實假于我手當仁不讓曆數乃在于爾躬咨爾張邦昌云云可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

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帥揖邦昌上馬出門
百官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
至文德殿前進輦却弗御步升殿于御床西側
別置一椅坐文武合班賀傳指揮云本為生靈
非敢竊位其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時雍權
領尚書省吳玠莫儔皆權樞密院呂好問門下
侍郎徐秉哲中書侍郎范瓊以斬吳革功陞正
任觀察除殿帥大抵往來議事者玠儔也逼逐
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制都人者范瓊也

遂皆擢用先是金帥送邦昌入城時邦昌堅不
肯立久之百官有進言于邦昌曰相公且權相
公他日為伊呂為王莽皆在相公處之邦昌乃
勉強從之曰某以九族保此一城人方邦昌冊
立時百官對金師皆慘怛邦昌亦色喪惟玠儔
輩欣然若有所得十二日邦昌手詔曰近迫大
國之威俾救斯民于兵火諸公橫見推迫不容
于自裁近覽文牒狀牒至有以聖旨稱之夫聖
孔子不居則予一人其何敢為應今後有自內

傳出者為中旨有面得者為面旨出四方者為
宣旨邦昌每日于迎陽門上罷去閣門儀制設
常禮畢與執政侍從以上對坐議事語則稱名
字遇金人至則遽易服衛士等曰伶人往日作
雜劇每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作假官家金人
如蕭慶耶律廣王芮高尚書曹少監等邦昌向
在軍前鞠躬俯伏不暇至是皆列拜階下邦昌
辭讓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元帥必死今日陛
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十四日金帥以邦昌之

請罷括金銀邦昌往謝金帥議七事迎接殿下
相揖以升致賓主禮酒三行二十八日金帥回
師邦昌僭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
案率百官士庶北望慟哭謂二帝北遷也二十
九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
二帥及午而返肆赦至蔡州不行乃收之迎宋
元祐皇后垂簾四月初十日邦昌避位邦昌僭
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
見群臣稱予進士張不稱朕旨稱面旨由內降

只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
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張邦昌謹封大
抵每事不敢有僭意逼迫金國之命耳其後死于
潭州方邦昌抵賤所寓居潭州天寧寺有平
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得
宋帝賜死詔徘徊退避執事者迫之登樓邦昌
仰首忽覩平楚二字長嘆就縊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一

齊國劉豫錄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家世為農至豫始應
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郡縣召除殿中侍御
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盃紫紗衣及是言者
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徽宗赦勿問未幾累
章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
制送吏部與差遣遂出為兩浙察訪抵真州喪
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高宗幸揚州樞密使

張慤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于朝欲與一
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
除中奉大夫知濟南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
厭其繁不許謁見豫懷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
以快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相坐罪金師
侵山東豫遣子出戰金兵圍之數匝令郡倅張
東往援金兵解去遣人啗豫以利俾令投拜豫
與東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因出城詣軍
前通款是年夏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

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晤令叛晤焚書斬使又
以賂啗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說晤反晤屠之
天會年間濟南有漁得鱸者豫妄為神物之應
乃祀之有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
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于是齊魯之間僉附
會為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齋重寶賂粘罕左右
求贊立粘罕遂注意于豫詭辭乞立張孝純
金主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衆未
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浹越次應之曰願立豫其

議遂決是月戊申金主遣西京雲中府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韓昉備禮以璽紱立豫冊之曰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豫遂僭立于大名以李孝揚權左丞張東權右丞兼吏侍以子麟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前太原尹張孝純守尚書右丞相以弟益為大名留守王夔為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為東京以汴京為西京以歸德為南京豫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

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六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為三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二年升一等及六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身是時金師南侵回俾李鄴李球李儔鄭億年臣于豫、除儔御史億年工部侍郎冬遣孝純奉冊寶冊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民間房緡以十分為率五厘納官十一月詔曰王者受命建元以正始近代以來仍紀嘉號以為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

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
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
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
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李鄴
留守東平李儔知單州李休陽殺令馮長寧請
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是年依倣金國法鄉
各為寨推土豪為寨長五家為保雙丁籍一為
軍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與補効用正軍不願
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為伍軍單丁夜巡雙丁

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衣甲錢糧等
費凡三年一替惟効用正軍官破請給時有百
姓醉酒罵豫你是何人要作官家大宋何負于
爾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
見豫既召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
好西夏為援豫榜于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為
害不細斬首號令

阜昌二年麟封梁國公尚書丞相張昂權右丞
相十月遣弟益守汴州徙李儔知嚴慶府

十二月東京官屬并父老吏卒及僧道捧表請徙都詔吏卒補上州文學僧道賜齋

阜昌三年四月遷都于汴是日暴風大作屋瓦震動都人大恐豫曲赦以安之遂奉祖考于舊太廟追尊其祖為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 遷弟益為京兆留守 劉麟以所籍鄉軍簽為本府十三軍網羅英俊置諸左右嘗語其參謀馮長寧等曰趙氏宣政間童蔡爭兵權幕府從事皆闕冗取具之人一旦

金兵入界名問之面色已無生矣諸公宜以前車為鑒 常博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其大略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豫手批褒谷減二年磨勘 西京兵士賣玉注梳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鞠之知得于山陵中遂以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發山陵及金人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 六月大雨豫以為德政所感製䟽語使子麟

代謝于相國寺中太一上清宮 張孝純致仕

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

九月長星見太皇太后死謚曰慈獻 宋厚

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上官晤之故特錄用之

李球言什一稅法利害可採遷監察御史 李

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

阜昌四年二月葬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

禮但所標揭皆田家村嫗之衣 是月賜狀元

羅綉以下八十四人及第 五月馮長寧許伯

通刪修什一稅法大畧云宋之季世稅法害民

權豪兼并元、窮感 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

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南宋尤甚豫批定國轉

一官

阜昌五年四月以許清臣為殿前太尉拆毀景

靈宮得真宗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 九月手

詔誣汚南朝其略曰朕膺受天命撫治中原永

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定議一統之地其淪

陷不忍用兵且異久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故

為之請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豈圖怙
惡不悛蔑弃大德乃敢偽通使聘密圖吞噬先
乘不備之隙攻劫汝穎後舉烏合之衆侵掠鄧
襄至妄肆蜂蠆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尚加含
忍則南北生靈何有休息安秦之期是用提督
大軍直搗僭壘播告天下明體至懷

阜昌六年正月朔日食豫兵與宋師迎戰齊兵
屢敗繼聞宋帝親征兀朮詭示渡江之形全軍
宵遁麟以其兵還定遠夜馳二百四十里入宿

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亡榜以金主崩名
曰班師 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 七月毀
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兩大銅錢三百萬是日
天地晦冥 八月麟出獵陳留義黨百餘人欲
擒以南歸事覺悉斬于汴京 劉復知濟南
劉觀知淮寧軍 十月民鬻子者官以百稅有
告李儔罵丞相張昂口溺降五官為虢州監酒

十二月張東卒

阜昌七年春賜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

第改明堂基為講武殿 九月以許清臣權大
總管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
戶部侍郎行軍參謀李鄴行臺右丞講武議軍
事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兩路南寇東路
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宣化以姪劉猷統之
西路奔廬州以子劉麟統之李成孔彥舟閔師
古輩皆在麾下詔榜示指斥尤甚于五年淮
泗之後軍之始行也臨汝軍守宋著邵夫到京
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趙倚麟因語人曰已

去趙宋矣尋大敗于濠壽之間失運車七千兩
船七百隻亡歿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需
攜設之物不可勝計于是廢視為庶人免劉復
官徙劉觀為東京留守以妻弟翟綸為南京留
守

阜昌八年四月有群梟鳴于後苑又有鳥數千鳴
于內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獲一梟者賞五
千 五月無雲而雷龍起于宣德門左掖滅宣
德二字豫遽命修之 八月遣戶部員外郎韓

元英監場游何與金主乞兵併力南寇皆以宋師進臨長淮為辭既望順德府報喜旗到稱江南副統制酈瓊等全軍人馬并淮西百姓十萬衆歸附以戶部侍郎參謀李師雄充接納官九月十二日到京以酈瓊為靖難軍節度使知鞏州以劉光時為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為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前軍統制靳賞後軍統制自餘授官數十人仍遣馮長寧再與金主乞兵十月壬寅平康鎮濠寨官賈百祥見星隕不覺

失聲曰齊帝星殞矣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首連累因梓拽赴劉麟、問可禳否荅曰惟在修德麟奏其佯狂壬子斬于汴京 十一月以私憾棒殺東京富民孟思齊于東市丙午金主廢豫為蜀王 詔曰勅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承平故自濁河以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過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寧

負爾君母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所
歸餘皆罔治將大革于弊改用一陶于新風勿
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為托子之支非
弃而何凡尔臣民當躡至意所有其餘事件已
委所司畫下

初麟豫父子之欲南寇也知金主戒淮蜀之敗
不敢輕動遂妄言南宋將欲寇淮遣韓元英游
何乞兵時撻辣兀朮示以難色及酈瓊來歸又
令馮長寧酈瓊等條具南宋將欲進取事迹聞

于金帥于是金主若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
摧聽金國節制悉令調發赴陳蔡宿亳汝潁之
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夤夜進發至是麟以鐵
騎二百抵濬滑之間來見撻辣金兵圍之數重
擒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騎二百守宣
德門左右掖門兀朮及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
內邊逼豫出見撻辣既至宣德門兀朮揮鞭以
馬騎圍逼至東闕門命一羸馬載之而去囚于
金明池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齊國尚書省為

金國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
以小蕃揚言齊王虐民命廢之放五厘免行錢
散御軍敲殺貌事人教尔百姓快活尔舊主人
少帝官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
擾民 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
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緡二百七十萬有金一
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有糧九十萬方州不在
此數豫宮嬪百餘人妊身者九其子麟侍婢百
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為淫佚以獻女

獻妻得官進姊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揖紛
紛皆是甚者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妻伴之麟
并以二人進豫于是遂以公謹監禮料庫如侯
湜為長葛令有入已賍萬餘緡事發知不免以
女進豫：以為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為金牌天
使宣傳撫問陝西其汙淫有至于此在帝位八
年割剥百姓下至娼優無不日納官錢劉復劉
益皆豫之弟劉祝乃劉觀之子悉善聚斂碌：
無他能獨劉益積而能散待下有禮頗得士卒

懽心是故廢豫日亦忌之用計掩捕餘待之若
無人至今恣其任便居住皇后錢氏宣和間出
宮後為賊所掠賣身與豫為針線婢故宮庭事
豫皆取法于錢先是邢希戴毛澄之徒皆說豫
陰通南朝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
錢五百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自相州徙上
京改封曹王年六十五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一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二

立楚國張邦昌文冊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
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々肆
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 思與萬國同格于
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輶
而講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
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構端怙亂反義為
仇譎紹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

元號令滋章紀綱弛紊况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既無道于前子復無斷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神幽燭細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且眷命攸矚謂之大寶苟曆數改卜未獲偷安故用黜廢以昭玄鑒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䟽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

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從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諸官都部署尚書左僕射權簽樞密院事韓某等持節備禮以璽冊命爾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問音歲致我無緩于忱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

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
哉其聽朕命

立齊國劉豫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 月辛丑朔二十七日
丁卯皇帝若曰朕聞公于御物不以天位為己
私職在救民廼知王者為道器威罰既已殄罪
位號宜乎授能廼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
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
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衆妖氛既掃區宇式寧

越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
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起釁階
陰結叛臣賊虐宰輔鳩集姦慝擾亂邊陲肆朕
纂承仰循先矩姑存大躰式示涵容乃復蔽匿
逋逃誇大疆域肆其貪狠自起紛爭擾吾外屬
之藩鄰取其受賜之鄉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
終無聽從巧為辭拒援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
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傳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鳴
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委悉同

文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未乾
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使人陰起事端以故再遣
師徒詰茲敗類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
既昧神明乃昭玄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并
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
建楚新封守宋舊服不料懦庸難勝重任妄為
退讓反陷誅鋤銜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
入衛反為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為俘虜事務
雖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于僭號心之幸福

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如聞遠竄越在
梟夷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
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爾中奉大夫京東京西
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
平府節制大名府開德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
劉豫夙擅敢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
生不過世百里雖知亦奚補于虞亡三仁至高
或願從于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氓去就之
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委

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衰救亂之謀安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負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綱紀修制度省刑罰而出煩酷發倉廩而息蟲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守四京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

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南陽縣開國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適攸居爾其上躡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金國檢視大宋庫賍

絹五千四百萬疋

大物段子一千五百萬疋

金三百萬錠

銀八百萬錠

珍寶未見實數

金國取去大宋印寶

皇帝殿玉寶十四

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天子之寶 天子行寶

天子信寶 皇帝之寶

皇帝行寶 皇帝信寶

御書之寶 御書之印

無字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宣和御書之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青玉二 傳國寶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金九

御前之寶 宣和殿寶

御書之寶

天下同文之寶

天下合同之寶 印中書下省文字

御前之寶 御宣

御前錫賜之寶 印賜月茶藥合

書詔之寶 印詔書

皇帝 崇國祀之寶 印香合詞表

銀一

尚書內省出納之印 印破除

皇后殿金一

皇后之寶

太子殿金一

皇太子寶

太子妃金一

太子妃印

宗族隨二帝北遷

太上道君皇帝

太上皇后

欽宗皇帝

皇后

皇太子諱

鄆王楷 夫人宋氏

男三人

女宗姬六人

肅王樞 夫人任氏

男二人

女宗姬二人

景王杞 夫人田氏

女宗姬二人

濟王栩 夫人曹氏

康王構不在京 夫人邢氏

祁王模 夫人曹氏

莘王桂 夫人嚴氏

徐王棣 夫人王氏

祈王栲 和王棫 信王榛

未出閣

安康郡王握 妃喬貴

建安郡王模 妃任婉

嘉國公倚 妃任婉

瀛國公棧 妃喬貴

溫國公棟 妃小玉 婕妤

相國公挺 妃王貴

昌國公柄 妃王婉

儀國公桐 妃大玉 婕妤

韓國公相 妃閔婉

已出降帝姬

嘉德帝姬 妃曹寅

安德帝姬 妃宋邦光

崇德帝姬 妃曹成

茂德帝姬 妃蔡偉

成德帝姬 妃都尉向

洵德帝姬 妃都尉田至

順德帝姬 妃都尉向

顯德帝姬 妃都尉劉文彥

未出降

華福帝姬 妃喬貴

惠福帝姬 妃喬貴

令福帝姬 妃王婉

純福帝姬 妃小玉 婕妤

寧福帝姬 妃崔美

永福帝姬 妃崔美

柔福帝姬華王

諸妃嬪

王貴妃

喬貴妃

韋貴妃

王貴妃

王婉容

閔婉容

王婕妤

小王婕妤

五王宮

燕王恂

越王侯

吳王佖

和義郡王偉

永寧郡王

妃嬪共一千二百人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二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三

天文

國初用兵行師未知有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備自後割遼疆之半始得遼之太史如忒字萌未極母三數人皆明天文占驗數中始有挈壺供奉等官方幹離不南下之際時宋徽宗禪位與欽宗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時在燕山謂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京師之圍金太史占十一月二十

五日午時宋京城當陷後果然

地理

國初之時族帳散居山谷地僅千餘里自後并
遼得大遼全盛之地其後深入中原舉大江以
北皆有之疆宇始廣矣其初居草地名會寧號
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渤海遼陽府為
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原大定府為北京
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號大興府即
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于此矣

燕京制度

國初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
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其遼之上
京改作北京城邑宮室無異于中原州縣解字
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車馬雜遝自前朝門直
抵後朝門盡為往來出入之路略無禁制每孟
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幼皆聚觀于殿側民
有訟未決者多邀駕以訴至熙宗始有內廷之
禁煬王弒熙宗築宮室于燕逮三年而有成城

之四圍凡九里三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中門繪龍兩偏繪鳳用金釘之中門唯車駕出入開兩偏分雙隻日開一門過門有兩樓曰文曰武文轉東曰來寧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烏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廊向西曰尚書省至通天門後改名應天樓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東西相去一里餘又各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內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及殿凡九

重殿凡三十有六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嬪居之西出玉華門曰同樂園若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盡在於是

都城四圍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每一面三門其正門四傍又設兩門正東曰宣曜陽春施仁正西曰灑華麗澤彰義正南曰豐宜景風端禮正北曰通元會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門也此外有宣陽門即內城之南門也上有重樓制度宏

大三門並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通天門
即內城之正南門也四角皆堞樓瓦皆琉璃金
釘朱戶五門列焉門常高惟大禮祫享則由之
宣華乃內城之正東門玉華正西門也左掖東
偏門右掖西偏門也各有武夫守衛士夫過者
不敢瞬目拱辰即內城正北門也又曰後朝門
制度守衛一與宣華玉華等金碧翬飛規模壯
麗矣

汴京制度

汴京制度宣宗所遷大槩依宋之舊鄒伸之奉
使時同官屬遊故宮之墻四角皆有樓高五丈
每樓一所兩傍各有屋以覆墻角自左掖門向
西三十步橫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即大
慶門外由峻廊上俯瞰城市正望丹鳳樓後下
樓即右昇龍門此兩門通左右掖門橫通大慶
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
門傍有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之後有兩樓
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

墀三級傍堦殿各三間峻廊後與兩廡相接殿
壁畫四龍各長數丈乃宣宗渡河後畫中有御
畫小龍用拱斗圍成一方井如佛正殿蓋中有
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正衙也轉御屏下峻堦
數步一殿曰德儀殿有三門中曰隆平左曰左
隆平右曰右隆平此門東西兩扉望見隆德殿
即宋垂拱殿也殿廷中東一鐘樓西一鼓樓殿
屋五大間傍各殿三間堦下龍墀一級東西兩
閣門並樓屋下有門通往來此當朝殿也此殿

後有一庭院有門曰仁安東西兩門東出東華
門西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龍墀兩
廊皆如隆德殿規模即宋延英殿也自此後兩
殿有門皆有船軒連接兩邊廊屋止用黑漆窻
戶意謂必宮人居于此非內殿百官不到前四
殿皆琉璃筒瓦一殿曰德和一殿曰福寧後又
有一小殿、後有直舍此殿後即內宮墻門有
門兩重出入後苑十數步間過一小溪橋有仁
智殿溪中有龍舟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

半之東一石小碑刻勅賜昭慶神運萬歲峰西
一石刻獨秀太平巖乃宋徽宗御書刻石填金
殿後有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之最上刻石曰
香石泉山之後挽水上水自上流下至荆玉澗
又流至湧翠峰下有太山洞水自洞門飛下復
由本路出德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橫從右昇
龍門出即宋後朝門榜曰啟慶之宮入宮門後
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曰光興制度宏
麗金碧暉映不可勝言出啟慶門復入右昇龍

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門向南
榜曰聖壽宮左安泰門右明昌門即金國太后
宮入宮門直入一門榜曰徽音又一門榜曰光
熙望見徽音殿長樂殿入光翼門繁禧門有德
壽殿復出此宮即祕閣在左掖門之西五門之
東即右待漏院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禁
路兩廊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牆向南一大門
即大廊門內三門：上並畫螭龍殿宇二十五
間高大宏麗兩傍脩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

通蓋百官陪位入此兩門甚便殿上十一室盡榜金國祖宗謚號每一室計三間東邊一門西邊一窻嵌一小石室上下有石廣三丈石門一合可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祀迎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出太廟白西行向南一門即社壇周圍皆墻外四門遇祭則開迎四方之氣宮室制度金國時有改更大抵皆宋朝之舊也

陵廟制度

金國不設宗廟祭祀不修自平遼後所用執政

大臣多漢人往往告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祖未脩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可不念哉金主方開悟遂立太廟迨海陵王徙燕再起太廟標名曰衍慶之宮奉安太廟太祖德宗又其東曰元廟奉安元太祖聖皇帝楊割追尊遠起自九代龕福以下各加尊謚立廟祭祀之也

國初祖宗止葬于護國林之東逮海陵王徙燕始令司天臺卜地于燕山之四圍歲餘方得良

鄉縣西五十里大洪谷曰龍城寺峰巒秀出林木
隱映真築陵之處遂遷祖宗于此唯熙宗葬
于山陰蓋以刑餘遂不入陵

國初無祭祀之禮至海陵徙燕築陵于西南九
十餘里大洪山及太廟元廟告成始有尊祖之
議時奏議多陳郊祀配天之事海陵恥效南朝
制度令更討論之禮官再進以三年一禘五年
一禘乃上古之制禘當取夏四月禘當取冬十
月海陵從之詔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太樂具

九節儀從待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于
正殿次日陵晨令導從之人各服五色畫衣執
旌幢斧鉞幡蓋羽扇自內城至廟夾道駢肩而
立徐布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馬近御座
衣玄纁服袞冕執圭乘玉輅九龍御座至廟禮
畢易金輅服遠遊冠絳紗袍奏樂而回世宗立
因而行之至今不廢

儀衛

建國之初儀衛護從止類中州令在內廷間或

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跣足而行至熙宗立始設護衛將軍寢殿中底弩手織子迨幸燕始乘玉輅服袞冕儀從方整肅時令翰林待制邢具瞻作引導詞曰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間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瓜玉斧沉煙和舞蹈六龍閑歌謳道詠皆相似天子壽南山護從悉具若尋常出獵觀田多無定制或數百騎或千騎前後皆執旗上繪以日旗曰御座織或紅或黃如或排駕而出一與南朝

同導前者皆弩手織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衣以真錦團花袍金鍍銀帶簇金蛾拳脚幘頭雙引而前皆散手及半方有執旗者約千餘隊旗之後曰駕頭駕頭之後曰護衛將軍皆衣紫窄袖衫金帶幘頭腰弓矢並馬而行約數百至曲蓋其行六角紅羅曲柄飾以文彩一護軍執之以為儀式蓋之後曰御座馬左右二副點檢領之馬之後曰寢殿小底衣帶乘騎一與護衛等無弓矢而腰以深紅包袱又約數百及駕或乘

道遙或乘步輦或乘馬臨時取旨其上張蓋表
裏皆紅羅獨微曲駕之後護衛小底不計其
數又其後曰馬軍栲撓隊數千隨焉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三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四

旗幟

金國以水德凡用師行征旌旗皆尚黑雖五方
皆具必以黑為主尋常車出入止用一日旗與
后同乘則加月旗二旗相間而陳或數百
隊或千餘隊日旗即以紅絹為日刺于黃旗上
月旗即以素帛為月刺于紅旗上近御則又有
日月大綉旗二如大禮袷享冊封一循古制旗
無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虎朱

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曰蓋天

車織

后妃並用殿車 如五花樓之狀上以錦緣青氈為蓋四圍以簾秋冬亦用氈並用錦緣柱廊月板護泥皆飾以金玉或四輪或兩輪並朱車之四角后用金鳳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車

之四角並用銀螭頭

國主織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為頂蓋后用金鳳太子用金龍妃紫織用金孔雀一品青織用銀浮圖二品三品用紅浮圖四品五品用青浮圖

服色

服色各以官品論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至四品皆橫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許自服焉

國主視朝服純紗幘頭窄袖赭袍玉匾帶黃滿
領如遇祭祀冊封告廟則加袞冕法服平居閑
暇皂中雜服與士庶無別

太子服純紗幘頭紫羅寬袖袍象簡玉帶佩雙
玉魚

王公服謂親王及三公服紫羅寬袖袍紗製幘
頭象簡玉帶佩玉魚

正一品謂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開府儀同三
司服紫羅袍象簡玉帶佩金魚

從一品謂左右丞左右參知政事崇進特進樞
密察院使服紫羅袍象簡金帶佩金魚

二品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榮祿大夫服紫袍
象簡御仙金帶佩金魚

三品至四品謂文臣資德大夫至中順大夫武
臣龍虎衛上將軍至定遠大將軍並服紫羅袍
象簡荔枝金帶文臣則加佩金魚

五品謂文臣中散大夫至朝列大夫武臣廣威
將軍至宣武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笏紅鞞烏犀

帶文臣則佩金魚

六品至七品謂文臣奉政大夫至儒林郎武臣
武功將軍至忠顯校尉文臣則服緋武臣則服
紫並象笏紅鞞烏犀帶文臣佩銀魚
八品至九品謂文臣文林郎至將仕郎武臣忠
勇校尉至進義校尉文臣則服綠武臣則服紫
並象笏黑鞞角帶

千官品列

諸國王府號

趙王府大府名二十

幽王府次府名三十

諸王府小府名三十

宮師府 掌保護東宮導以德義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詹事院

太子詹事

太子少詹事 掌總統東宮內外庶務

太子左衛率府率

太子右衛率府率 掌周衛導從儀仗之事

太子左監門

太子右監門 掌門闈禁鑰

太子僕正

太子副僕正

太子僕丞 掌車馬廐牧弓箭鞍轡

太子掌寶二人 掌奉寶謹其出入

太子典儀

太子贊儀 掌司贊禮儀

太子侍正

太子侍丞 掌冠帶衣服左右給使之事

太子典食令

太子典食丞 掌承奉膳羞

太子侍藥

太子奉藥 掌承奉醫藥

太子掌飲令

太子掌飲丞 掌承奉湯茶酒果之事

太子家令

太子家丞 掌營繕栽植鋪設燈燭之事

太子司經

太子副司經 掌經史圖書筆硯事

太子司藏

太子副司藏 掌庫藏財貨出入事

太子司倉

太子副司倉 掌倉廩出入及薪炭等事

太子中侍局都監

太子中侍局同監 掌東閣內禁令及省察
宮人廩給諸物

太子左諭德

太子右諭德

太子左贊善

太子右贊善 掌贊諭道德侍從文章

親王府屬官

王傅 掌師範輔導參議可否

親王外任兼京府節鎮同知

府尉 掌警嚴侍從

司馬 掌總統本府之事

文學 掌贊導禮儀資廣學問

諸駙馬都尉

公主府 府名

金源 廣平 平原 南陽 常山

太原 平陽 東平 安定 延安

內命婦品

一品妃 貴妃 淑妃 德妃 賢妃

二品九嬪 昭儀 昭容 昭媛 修儀

修容 修媛 充儀 充容

充媛

三品二十七世婦 婕妤九員

四品 美人九員

五品 才人九員

六品 八十一御妻 寶林二十七員
七品 御女二十七員
八品 采女二十七員

外命婦服品

正一品 大長公主 長公主
從一品 郡主
正二品 縣主

東宮命婦品

宮正 司正 典正 女史

東宮

三品 良娣二員
四品 良媛二員
五品 承徽十員
七品 昭訓十六員
九品 奉儀二十四員

女官職員

尚宮 尚儀 尚服 尚食
尚寢 尚功 宮正

右六尚局該女職一千餘員

文官

正一品	從一品	正二品	從二品	正三品	從三品	正四品
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	崇進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榮祿大夫	資善大夫
資政大夫	通政大夫	通議大夫	嘉議大夫	正議大夫	中奉大夫	正議大夫

從四品	正五品	從五品	正六品	從六品	正七品	從七品	正八品	從八品
少中大夫	中中大夫	中中大夫	朝列大夫	朝請大夫	奉政大夫	奉議大夫	奉直大夫	奉順大夫
中大夫	中大夫	中大夫	中大夫	中大夫	中大夫	中大夫	中大夫	中大夫
中大夫	中憲大夫	朝散大夫						

正九品 登仕郎
從九品 將仕郎

武官

正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從一品 特進
正二品 金紫光祿大夫
從二品 銀青光祿大夫
正三品 龍虎衛上將軍
從三品 驍騎衛上將軍
鎮國上將軍
輔國上將軍

正四品 昭武大將軍
昭毅大將軍

從四品 安遠大將軍
定遠大將軍

正五品 廣威大將軍
宣威大將軍

從五品 信威將軍
顯武將軍

正六品 武德將軍
武節將軍

從六品 武義將軍
武畧將軍

正七品 承信校尉
昭信校尉

從七品 忠顯校尉
忠武校尉

正八品 忠勇校尉
忠翊校尉

從八品 修武校尉
正九品 保義校尉
從九品 進義副尉
保義副尉

司天

自司天太醫內侍教坊官各立二十五階止
于從四品其服色品第與文武官同惟不佩

魚若遇佩魚過正官者亦同文武官佩魚

從四品 欽象大夫
欽授大夫
正五品 靈憲大夫
頌厥大夫

正儀大夫
明時大夫

從五品 雲紀大夫
保章大夫

協紀大夫

正六品 紀和大夫
司玄大夫

從六品 探賾郎
授時郎

正七品 究微郎
靈臺郎

從七品 明緯郎
候儀郎

正八品 推策郎
司正郎

從八品 校景郎
平秩郎

正九品 正秩郎
挈壺郎

從九品 司曆郎
司辰郎

太醫

從四品	正五品	從五品	正六品	從六品	正七品	從七品	正八品
保宜大夫	保頤大夫	保和大夫	保善大夫	保順大夫	保合大夫	保冲大夫	保全大夫
保正大夫	保安大夫	保順大夫	保和大夫	保全大夫	保愈大夫	保愈大夫	保全大夫

保康大夫	保安大夫	保嘉大夫
------	------	------

內侍

從八品	正九品	從九品
醫全正郎	醫效郎	醫候郎
醫愈郎	醫痊郎	醫愈郎

從四品	正五品	從五品	正六品	從六品
中散大夫	中列大夫	中儀大夫	中常大夫	中良大夫
中涓大夫	中禁郎	中禁郎	中禁郎	中禁郎

中尹大夫	中衛大夫	中益大夫
------	------	------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四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五

雜色儀制

周歲節假日儀

元日假三日 前後各一日

寒食假五日 自一百五日前一日為限

冬至立春重五立秋重九旬假 文字急速
不在此限

日月食六齋等儀

遇日月蝕禁酒樂斷屠六齋 初一初八十四
十六廿三廿九

上七十五並不許殺生

官民婚聘財禮儀

一品不得過七百貫三品以上不得過五百貫五品以上不得過三百貫六品以下及上戶庶人不得過三百貫中下戶不得過一百貫若婚家和同不以等數為限

禁斷紅門儀

除寺觀五嶽四瀆孔子廟許紅門餘並禁斷責保就試儀

舉人就試 而公試在案罪犯不至徒刑者

聽責保試若武官并諸經及第官人所在任欲應進士舉者如不犯贓私追當罪聽告所屬申覆本部鎖聽就試曠闕日月俸祿不及三代同居儀

三代同居孝友之家委所屬申覆朝廷旌表門閭仍免戶下三年差發軍役不在此限割股孝悌儀

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舅姑割股者奴婢為親房同並委所屬申覆朝廷官支

絹五疋羊兩醪酒兩瓶以勸孝悌

致仕遷官半俸儀

官職不拘品從七十以上告致仕者遷兩官六十以上遷一官給半俸外不及六十未至衰老止是疾病難任職事者止合給半俸更不在遷官之列已上公田非

職官立碑建祠儀

職官在任雖有政迹百姓不得立碑建祠若去思而建者聽

隨衙每年公用酒曲儀

京尹及統軍司各三百都運司招討司諸府

各二百諸轉運司節鎮各三百防禦州百刺

史州軍百諸縣六十倚郭司縣不在此限

職官交代見月筭月儀

謂如不月初一日皆為月以三十箇月

為任管課官不三品以上內外同五諸京都

運及各路轉運使六十群牧使三年防禦使

四十箇月仍不得為界首禮上

職官授訖差除儀

一千里程限二日 二千里程限三日 三千里程限四日
 四千里程限五日 隨朝官一千里程限十日
 二千里程限十五日 三千里程限二十日 三千里外程限二十五日

其假內欲赴任若有事須早遣者不拘此限
 行程馬日行七十里驢及步人行五十里車
 行三十里

職官接送人力儀

職官接送人力于合破數內各給一半在任身故

同者亦若送還者須到本所給回文聽還
 職官上任給俸儀

職官上任不過初二日罷任已過初五日者
 並給當月俸春秋衣各于二仲月給授職官
 授訖差除緣公幹留住未得之官者計程外
 聽給到任祿若文牒未至前官依舊在任者
 其祿兩支後官已到前官 職官每月合得俸
 差出者亦同
 麩並依隨處估直支錢不得支本色

鎮城院務儀

鎮城院務監當官雖本管百里內者掌本鎮
賊盜并城門鎖鑰百里外者兼煙火詞訟

長官差出帶印儀

州軍已上長官遇差出者各許帶本職印餘
印訖並付本衙門使用

屬官獻香茶儀

監臨官遇元日生日受統屬官所獻香酒肉
同計直十貫以下者聽即同職連判官及因
親者與者非

職官告侍親求醫致仕儀

職官告侍親、雖未八十及自病求醫解職
并年六十以上告致仕者並聽皆謂無所規避者若

解由到部或未赴任而有年老及病患難勝
職任告致仕者亦聽并許隨處官司受理驗
實轉申尚書省

朝拜祖廟儀

但有祖廟處官長初赴任以入城日至廳署
盟訖便往朝拜以次官並陪位北面立班隨

朝拜初上之官在前別為獨班再拜訖陞階上殿再拜搢笏上香跪一奠茶三奠酒出笏就位一拜又再拜訖降階復位再拜訖乃退
進士叅賀儀

外任官長初到任如有管內進士叅賀並用名紙具儒服襪子外躬揖問候官長位前立
卷於左 已下並用容禮

隨朝迎拜赦詔儀

宣赦于應天門外設香案及設香輿于案前

又于東側設桌子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俟班定閣門官于箱內捧赦書出門置于案閣門官案東立南向稱有赦贊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皇太子少前上香設拜復位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閣門取赦書授尚書省都事都事跪受及尚書省令史二人舉捧同陞于棹子讀百官皆跪聽讀訖赦書置于案都事復位百官再拜搢笏舞蹈出笏復興再拜拱衛直以下三稱萬歲訖乃退

誥勅

立國之初多沿遼制文武官五品除授並用黃紙為勅牒五品以上方用誥用五色綾三品方用羅二品一品加銷金或曰瑞草或曰祥鸞皆遍地焉軸或木或牙或犀或七寶皆隨品從除授依舊以黃紙為牒又加白紙為宣惟三品郡夫人以上誥軸與羅銷金外加錦囊罩以紅絡飾以小金鈴金鐸制作極華麗

除授

選舉之外有奏補法有世襲法有封贈法其奏補法不論文武有奏補任子恩如狀元及第初授承議郎係從六品便可蔭兩子並無負數且如蔭補格法一品蔭七人並補閣門祇候二品蔭六人三品蔭五人並補內供班祇候四品蔭四人五品蔭三人六品蔭二人並補供奉班祇候無致仕遺表恩澤其世襲法世襲千戶金國深重其賞非宗室勲臣之家不封勲臣之家亦止本色人及契丹奚家而已所襲官職亦非一

等上自明威將軍下至千戶三百戶若嚴封之人亡及因他故合去官者許令長男繼之如長男已亡或篤廢疾者長孫繼之長子與長孫俱亡次子繼之本枝絕兄弟繼之兄弟無近親繼之其封贈法皆依宋朝舊制止無加封若既封之後必待及品格則再封兼止從其官不從其職文臣則朝列大夫武臣則宣武將軍以上謂五品官方聽封贈

天會皇統科舉

科舉取士有潘州榜平州榜真定榜至太宗天會十年國內太平下詔如契丹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設每科舉時先于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為鄉試悉以本縣令為試官時秀士有未願赴者州縣必根刷遣之願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自關西至河東就雲中自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詩賦論時

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
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
取一榜首曰勅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
甲勅頭補承德郎視南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
年即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
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五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大
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尚書省降
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彌封謄錄監門之類試闈
用四柱揭采其上目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

試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決沙袋親戚不迴避
尤重書法凡作字有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
犯先是考校畢知舉即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
取十名納之國中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
貴也考校時不合格者曰榜其各試院欲開餘
人方知中選熙宗立又增專經神童法律三科
為雜科然不擢用止于簿尉專經至于為直省
官事宰執持筆硯童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
品此太宗熙宗繼世取士之科也

天德科舉

海陵煬王弒熙宗自立改皇統曰天德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始設殿試又以鄉試聚于州限三人取一人府試分六處河北東路西路中都路于大興府臨潢會寧東京等路于大定府西京河東南路北路于大同府大名路山東路西路于東平府南京等路于開封京兆鄜延慶原熙秦等路于漢中府並限四人取一省試以五百人為定格殿試亦黜落中第之人多寡

不等臨期取百又將第一人特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第三人止授徵士郎其餘並授從仕郎次舉又罷專經、義神童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為正科法律為雜科至世宗立省試各添論策第一場將殿試第一人依舊承議郎第二第三人儒林郎並賜綠餘皆從仕郎至今不易此海陵煬王天德以後科舉之制也大金國自太宗開闢之後狀元凡二十餘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五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六

皂隸

皂隸出身與蔭人等甚以為重如州郡都吏出
職並補將仕郎授錄事判官司候司判市丞至
儒林亦蔭子部吏缺人令州縣擇人貢之十年
無公私過補昭信校尉授下縣令或錄事漸亦
可至知州同知

浮圖

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女為僧尼惟禪



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錄僧正列郡
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
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 國師在京之老尊宿
也威儀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
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 僧錄僧正帥府僧
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為任 滿則又
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
遣之並服紫袈裟 都綱列郡僧職也亦以三
年為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 維那

縣僧職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
者並申解僧錄都綱司

道教

金國崇重道教與釋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後燕
南燕北皆有之所設道職于帥府置司正月道
錄副曰道正擇其法籙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為
任 滿則別擇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
有侍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
緡道教之傳有自來矣

科條

金國之法極嚴殺人剽劫者搃其腦而致之死籍其家為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其贓以十分為率六歸主四沒官罪輕者決柳條重者贖以物貨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于其中罪無輕重悉笞背州縣官各許專決當其有國之初刑法並依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草為囊實以沙石繫于杖頭人有罪者持以決其背大率似脊杖之

屬惟數多焉自熙宗立始加損益首除沙袋之制至皇統間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海陵弒熙宗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紵絞也流者無流罪止流犯人之家屬也徒者非謂脊杖代徒實拘役也徒之五年止處皆不在州

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

內

田獵

金國酷喜田獵昔都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踰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圍中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餘人捕之食隨處而進或與親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于州縣或宿郊野無定海陵以其子光瑛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

廟世宗立尤重有三事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場其重田獵如此

兵制

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畧不間別與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大行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特將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有

功者隨功高下支賞舉以示衆薄則增之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六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七

兩國往來誓書

大宋與大金國誓書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
大宋皇帝致誓書于大金皇帝闕下天之所助
者信履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以大
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以後陷
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
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

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
并燕京每年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筭一分計錢
三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搬送南京平州改為南京
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
并交綠罽二千拷撓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
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
邊人若盜賊并賊捉歸本國依法科罪訖賊雖未
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
舉兵衆須得聞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

守兩朝界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
殊方異域人使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歡好
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
不紹社稷傾危專具披述不宣謹白

金國回大宋誓書

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
大金皇帝致誓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
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
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

在誅弔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
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廼者親領兵至
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尚念始欲悖好特與燕京
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戶與之如約
今承來書緣以遼國尚為大金所有 同前云云
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
燕地兼同誓約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殛
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信誓不
以所與為定專復書披達不宣謹白

大宋誓書及差康王出質

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
偶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歡盟變為
兵革遂致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即
君 京城事至于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
院事李稅等趨詣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廼
承計議使高永張愿恭賚到文字大開容引備
諒純誠拯救生靈敷結盟好載惟高義深劇忱
悰已戒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大聖皇

帝及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回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為界其大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土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出處臨時兩平允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而來併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外見在逃叛應並盡

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金銀匹帛并雜物折物決無麓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莫英懷永同重誓今差給事中李鄴左武大夫高世則充計議使副伏惟照察謹白

金國元帥回奏

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幹離不正月十

二日大宋皇帝遣使降到誓書大開詳審推見
聖意勇于改悔來踐舊好叙定兄弟之義卜于
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
為感切迺解重圍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合
驅虜殺戮既復舊約欲成長久切慮歲輸物帛
稍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
中理會今又減放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
貫文折納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仍為今
歲分撥疆土事忙直候來年正月依舊例交納

如有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將殛俾墜
其師伏乞照察謹奏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八

京府州軍

二十路

中都路

南京路

西京路

東京路

北京路

臨潢府路

會寧府路

咸平府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南路

河東北路

山東路

山東西路

大名府路

京兆府路

廊延路

慶原路

熙河路

秦鳳路

京府都鎮防禦州軍等級

京都六留守司五處

上等二處

中都大興府 南京開封府

中等三處

北京大定府 東京遼陽府 西京大同府

上京會寧府地名金源

都運司一處

中都路大興府置司

轉運司十三處

南京路 開封置司 北京路 大定置司 西京路 大同置司

東京路 咸平置司 河東南路 平陽置司 河東北路 太原置司

山東路 益都置司 山東西路 東平置司 河北東路 河間置司

河北西路 真定置司 陝西東路 京兆置司 陝西西路 平涼置司

會寧府路 隆州置司

統軍司三處

南京路 南京置司 陝西路 京兆置司 山東路 益都府置司

招討司三處

西南路 豐州置司 西北路 桓州置司 東北路 秦州置司

提刑司九處

中都西京路

南京路 南京置司

北京臨潢路 臨潢置司

東京延平府路 東京置司

上京曷懶等路 上京置司

河東南北路 汾州置司

河北東西大名府 河間置司

陝西東西等路 平涼置司

山東之西路 濟南置司

經管府十四處

上等七處

平陽府 建雄軍 真定府 成德軍 益都府 鎮海軍

東平府 天平軍 京兆府 永興軍 太原府 武勇軍

大名府 天雄軍

中等四處

河間府 瀛海軍 慶陽府 安國軍 臨洮府 鎮洮軍

鳳翔府 鳳翔軍

下等三處

延安府 彰武軍 咸平府 安東軍 臨潢府 地名西樓

散府八處

上等二處

河中府 護國軍 濟南府

中等三處 歸德府軍宣武 河南府軍德昌 平涼府軍平涼

下等三處 廣寧府 興中府 彰德府

節鎮三十九處

上等十處

絳州 絳陽軍 定州 定武軍 懷州 沁南軍 萊州 定海軍

密州 安化軍 滄州 橫海軍 潞州 昭義軍 汾州 汾陽軍

冀州 安武軍 邢州 安國軍

中等十處

代州 振武軍 同州 定國軍 雄州 永定軍 保州 順天軍

兖州 泰定軍 邠州 靜難軍 涇州 彰化軍 朔州 順義軍

奉聖州 武定軍 平州 興平軍

下等十九處

蔚州 忠順軍 義州 崇義軍 許州 昌武軍 徐州 武寧軍

豐州 天德軍 嵐州 鎮西軍 鄧州 利汝軍 鄆州 保大軍

鞏州 通遠軍 隆州 利汝軍 應州 彰國軍 雲內州開遠軍

益州 遼海軍 宗州 歸化軍 懿州 寧昌軍 錦州 臨海軍

秦州 德昌軍 衛州 河平軍 桓州 遠定軍

防禦二十一處

上等七處

博州 德州 洛州 棣州 孟州 亳州
沂州

中等七處

清州 茶州 華州 濬州 鄭州 泗州
宿州

下等七處

陝州 鞏州 隸州 河州 秦州 陳州
隴州

刺史七十五處

上等十四處

解州 景州 沃州 深州 澤州 石州
耀州 環州 原州 汝州 隰州 蘭州
會州 德順州

中等二十五處

涿州 薊州 灤州 潘州 曹州 淄州
登州 嵩州 單州 唐州 初州 遼州
沁州 海州 濱州 濰州 恩州 濟州

邳州 開州 乾州 丹州 坊州 寧州
下等三十六處

易州 通州 順州 霸州 遂州 利州
信州 安州 慶州 安肅州 澄州 復州
弘州 韓州 睢州 貴德州 壽州 建州
莫州 蠡州 威州 武州 滑州 管州
宣德州 濮州 高州 號州 獻州 吉州
忻州 洮州 淨州 撫州 寧邊州 東勝州
十六軍並改作州

上等三州

秦安州 勝州 寧海州

中等三州

平定州 鈞州 莒州

下等十州

岢嵐州 寧化州 保德州 隰州 綏德州
保安州 葭州 鎮戎州 積石州 來遠州

總計京府州軍一百七十九處

城寨堡關一百二十二處

縣六百八十三處

鎮四百八十八處

添稅務一百八十二處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八

大金國志卷第三十九

初興風土

女真在契丹東北隅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產
人參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
鷂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狗白羸青鼠
貂鼠其人勇悍好詐貪婪殘害善騎射喜耕種
好漁獵每見野獸之踪躡而求之能得其潛伏
之所又以樺皮為角吹作呦々之聲呼麋鹿而
射之其居多依山山谷聯木為柵或覆以板與樺

皮如墻壁亦以木為之冬極寒屋纔高數尺獨
開東南一扉：既掩復以草綢繆穿之穿土為
床煨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厚毛為衣非入
屋不撤衣履稍薄則墮指裂膚唯盛夏如中華
內地人悍勇喜戰鬥耐飢渴苦辛騎上下崖壁
如飛濟江河不舟楫浮馬而渡其樂惟鼓笛其
鷓鴣曲第高下長短如鷓鴣聲而已其病疾無
醫藥尚巫祝病者殺猪狗以禳之或用車載病
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親友死則以刀斃額

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
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其祭祀飲
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其道路無旅店行者
息于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飯食
而納之其市無錢以物博易無工匠其舍屋車
帳往、自能為之其禮則拱手退身為喏跪右
膝蹲左膝拱手搖肘為拜其節序元旦則拜日
相慶重五則射柳祭天稅賦無常隨用度多寡
而斂之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科發

刻箭為號事急者三刻之多以牛驢負物遇雨則張牛革以禦之緩則射獵急則戰鬪宗室皆謂之即君事無大小皆屬焉

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辮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環留鬚後髮繫以色絲富人用珠金飾婦人辮髮盤髻亦無冠自滅遼侵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裹道遙或裹頭巾隨其所好至于衣服尚如舊俗土產無桑蠶惟多織布貴賤以布之麤細為別又以

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禦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絲綿紬為衫裳亦間用細布秋冬以貂鼠青鼠貉皮或羔皮為裘或作紵絲四袖貧者春夏並用為衫裳秋冬亦衣牛馬猪羊猫犬魚蛇之皮或獐鹿皮為衫袴襪皆以皮至婦人衣曰大襖子下如男子道服裳曰錦裙去左右各闕二尺許以鐵條為圈裹以綉帛上以單裙籠之

婚姻

金人舊俗多指腹為婚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壻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斝貯其次以瓦斝列于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先以烏金銀盃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如中國寒具次進蜜糕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淪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婿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婿牽馬百匹少者十

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好則留不好則退留者不過什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壻所乘亦以充數大抵留馬少為恥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籠壻皆親迎既成婚留于婦家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氏用奴婢數十戶牛馬數十群每群九牝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為薩那妻謂夫為愛根

一云婿家富者以牛馬為幣貧者以女年及笄

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婦工容色以伸
求侶之意聽者有求娶欲納之即携而歸後方
具禮偕來女以告父母父死則妻羣母兄死則
妻其嫂叔伯死則姪亦如之無論貴賤人有數
妻

飲食

飲食甚鄙陋以豆為漿又嗜半生米飯漬以生
狗血及蒜之屬和而食之嗜酒好殺釀糜為酒
醉則縛之俟其醒不爾殺人

大金國志卷第四十

許奉使行程錄

宋著作郎許元宗為賀金主登位使時太宗
嗣立之次年在宋為宣和六年也自雄州起
直至金主所都會寧府共二千七百五十里
是時金國禮南使甚厚猶未渝盟今自臨安
府餘杭門起至雄州三千二百七十里又自
雄州至上京會寧府二千七百五十里通計
六千零二十里

第一程

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縣

離州三十里至白溝巨馬河源出代郡漆水由易水界至此合流東入于海河濶止十數丈深可二丈南宋與契丹以此為界舊容城縣附雄州歸信縣寄里自壬寅年冬于河北岸創築容城縣新壘過河三十里到新城縣契丹阿保機入寇唐莊宗以鐵騎五千敗之于新城即此地舊為契丹邊面自與宋朝結好百餘年間樓壁僅存

第二程

自新城縣六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涿郡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即此地昔為契丹南寨邊城樓壁并存及郭橐師舉城內屬不經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朝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第三程

自涿州六十里至良鄉縣

良鄉縣唐莊宗時趙德鈞鎮邊幽州歲苦契丹侵鈔轉餉乃于益溝置良鄉縣即此地

至燕山府自經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有孑遺帥臣復加修築樓壁燁然更新離良鄉三十里過盧溝河水極湍激每候水淺深置小橋以渡歲以為常近年都水監輒于此河兩岸造浮梁之龍祠宮彷彿如黎陽 三山制度

第四程

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

燕山乃古冀州地舜以冀州廣遠分置燕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之地東有朝鮮遼東北

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使制奚契丹自晉割賂建為南京又為燕京析津府戶口按堵人物豐庶州宅用契丹舊大內壯麗夔絕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蔬菰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讀書次習騎射耐勞苦既城後遠望數十里宛然如帶回環繚

繞形勢雄傑直用武之國也國初更府名曰
燕山軍額曰清成周圍二十七里樓壁高四
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重城開八門
第五程 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縣
潞縣東半里許有潞沙曹操征烏丸袁尚等
鑿渠自潞沱由泝水入潞沙即此地也
第六程 自潞縣七十里至三河縣
三河縣隸薊州後唐趙德鈞于幽州東置三
河縣以護轉輸即此

第七程 自三河縣六十里至薊州

薊州乃漁陽也因問天寶祿山舊事人無能
知者

第八程 自薊州七十里至玉田縣

玉田縣之東北去景州百二十里自甲辰年
金人雜奚人直入城劫擄每邊人告急四月
之內凡三至盡屠軍民一火而去宣撫使王
安中創築此縣後改為經州

第九程 自玉田縣九十里至韓城鎮

鎮有居民可二百家並無城

第十程

自韓城鎮五十里至北界清州

出韓城鎮東行十餘里至金國所新立地界
並無溝塹惟以兩小津堠高三尺許其兩界
地東西濶約一里許內兩界人戶不得耕種
行人並依奉使契丹條例所至州備車馬護
送至界首前期其國信使副職位姓名關牒
北界備車馬人夫以待彼中亦如期差接伴
使副于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

引接賚國信使副門狀過彼亦令引接以
接伴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于例三請方
上馬各于兩界心對馬立引接互呈門狀各

鞭虛揖如儀以次行焉四十里至清州各
相勞問州元是石城縣金國新改為清州兵
火之後居民纔百餘家是晚酒五行進飯其
食品不可向口自此以東遇館頓或宿程其
供應人旋于居民漢兒內選之每遇迎送南
使則給銀牌入主幹者各懸一枚于腰間名

曰銀牌天使

第十一程

自清州九十里至灤州

灤州古無之唐末天下亂阿保機攻陷平營
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亡逃依阿
保機為主築此以居之州處平地負麓面嶺
東行三里許亂山重疊形勢險峻河經其間
河面濶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極清潔臨
河有大亭名曰濯清為塞北之絕郡守將迎
于此回程錫宴是州

第十二程

自灤州四十里至望都縣

民既入契丹依阿保機即于所居處創立縣
名隨其來處鄉也故有望都安喜之號唐莊
宗以鐵騎五千退保望都即此縣也

第十三程

自望都縣六十里至營州

營州古柳城舜所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
遼西地金國討張鼓是州之民屠戮殆盡存
者貧民十數家是日行人館于州宅古屋十
數楹庭有大木十數株枯腐蔽野滿目淒涼

使人有弔古悼亡之悲州之北六七里間有大山數十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草木特立州後如營衛然恐州以是而得名

第十四程 自營州一百里至濶州

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榆關並無堡障但存遺址有居民三數家登高四望東白碣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中有五閔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餉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

盡兔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閔未數十里則山重水濁皆瘠鹵彌望黃茅白草莫知其極蓋天設此以限南北也自茲以東類皆如是更不再叙

第十五程 自濶州八十里至遷州

彼中行程並無里墩但以行徹一日即記為里數是日行無慮百餘里金人居常行馬率皆奔軼此日自早飯起行至暝方到道路絕

人煙不排中頓行人飢渴甚自茲以東類如此

第十六程 自遷州九十里至習州

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

第十七程 自習州九十里至來州

第十八程 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

離來州三十里即行海東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是寺去海半里許

寺後有溫泉二池望海東有一大島樓臺窄堵坡之上有龍宮寺見僧數十人是夜行人皆野盤

第十九程 自海雲寺一百里至紅花務

此一程盡日行海岸紅花務乃金人煎鹽所去海一里許至晚金人饋海魚數十枚烹作羹味極珍

第二十程 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

自出榆關東行路平如掌至此微有登陟經

由十三山下

第二十一程 自錦州八十里至劉家莊
是行、人俱野盤

第二十二程 自劉家莊一百里至顯州
出榆關以東行南瀕海北限大山盡皆麓惡
不毛至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
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以醫巫閭作鎮其
遠如此

第二十三程 自顯州九十里至兔兒渦

第二十四程 自兔兒渦六十里至梁魚務
離兔兒渦東行即地勢卑下盡皆藿苻沮洳
積水是日凡三十八次度水多被溺名曰遼
河瀕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北遼河居
其中其地如此隋唐征高麗路皆由此秋夏
多蚊虻不分晝夜無牛馬能致行以衣被包
裹胃腹人皆重裳而披衣坐則蒿草薰烟稍
能免務基依水際居民數十家環繞彌望皆
荷花水多魚徘徊久之頗起懷鄉之思

第二十五程 自梁魚務百丹三里至沒咄寨
離梁魚務東行六十里即過遼河以舟度闊
狹如淮過河東亦行淀五十里舊廣州惟古
城有貧民三五家是夜宿投咄寨

第二十六程 自沒咄寨八十里至潘州

第二十七程 自潘州七十里至興州

契丹阿保機破渤海國建為東京路自此所
至屋宇雖皆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充足離
興州五十里至銀州中頓又四十里至咸州

第二十八程 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

未至咸州一里許有幕屋數間供帳皆備州守
出迎禮如制就坐樂作有腰鼓蘆管笛琵琶方
響箏箏箎篪大鼓拍板曲調與南朝一同酒五行
樂作迎歸館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別一使賜酒
果一使賜宴赴州宅就坐樂作酒九行食品雜
進名曰茶飯金國每賜宴必貴臣押伴是日押
伴貴臣被酒輒大言說金國盛強控弦百萬無
敵于天下使長折之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員三

萬里勁兵數百萬豈為弱耶某卹命遠來賀大金國皇帝登寶位大金皇帝止令太尉來伴行人酒食何嘗令大言以相罔也辭色俱厲押伴者氣懾及賜宴畢例有謝表曰祇造鄰邦中使讀之曰使人輕我大金也表辭不當用邦字論語曰蠻貊之邦使長正色而言曰書不云乎協和萬邦詩不云乎周雖舊邦皆邦字而中使止誦此一句以相問許曰表不可換須到闕下當與讀書人理會中使無多言中

使無以荅使長許元宗饒之樂平人以才被選為人醞藉似不能言者臨事敢發如此金人壯之

第二十九程 自咸州九十里至同州

自咸州四十里至肅州又五十里至同州離咸州即北行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始遍地宜稼黍東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內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人參白附子深處與高麗接界山下至所行路可三十里

第三十程 自同州四十里至信州

回程錫宴于此

第三十一程 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字董寨

第三十二程 自字董寨四十里至黃龍府

契丹阿保機初攻渤海射黃龍于此地即建為府是日州守迎迓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錫宴一如咸州自此東行

第三十三程 自黃龍府六十里至托撒字董

寨

府為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時擒獲異國人則遷徙散處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真室韋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俗凡聚會處諸人語言不通則各為漢語以證方能辯之

第三十四程 自托撒九十里至漫七離字董

寨

道傍有契丹舊益州賓州空城

第三十五程 自漫七離一百里至和里閑寨
漫七離行六十里即古烏舍寨、枕混同江
湑其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此又南
流五百里接高麗鴨綠江入海江面濶可半
里許寨前高岸有柳樹沿路設行人幕次于
下金人乞師李靖居于是倩累使宋朝此排
中損由是飲食精細絕佳時當仲夏藉陰樹
俯瞰長江 颺拂面槃礴少頃殊忘鞍馬之
勞過江四十里宿和里閑寨

第三十六程 自和里閑寨九十里至句孤字

董寨

自和里寨閑東行五里即有潰堰斷塹自北
而南莫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真
兩國古界也八十里真至來流河行終日無
寸木地不產泉人携水以行豈天以限兩國
也來流河可濶三十餘丈以舡渡之五里至
句孤寨自此以東散處原隰間盡女真人更
無異族無市井賣買不用錢惟以物相貿易

第三十七程 自句孤寨七十里至達河寨

第三十八程 自達河寨四十里至蒲撻寨

是日金使前來排辦祇候

第三十九程 自蒲撻寨五十里至館

行二十里至兀室即君宅接伴使副具狀辭館伴使副于此始見如接伴禮金國每差接伴館伴送伴客省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人物白哲詳緩能漢語者為之復有中使撫問賜酒果宴並如常儀畢又行三十里至館：

惟茅舍數十間堂室皆帟幕武夫守護甚嚴此去北庭尚十里次日賜酒果次早館伴同行焉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民居千餘家星羅碁布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又三里命去傘近闕北乍百步有阜宿圍繞三數頃並高丈餘云皇城也至以宿門就龍臺下馬歌定酒三行少頃聞鞞鼓聲入歌引三奏樂作閤門使及祇坐班引入即奉國書及陳禮物于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拈

蹈訖使副殿上以次就座餘並退山棚之左
曰桃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碑曰翠微宮
高五七丈建殿七棟甚壯榜額曰乾元殿塔
高四尺塔前土壇方潤數丈名曰龍墀殿內
以兵數千人分兩壁立四向興築架屋數千
百間金主御座前施朱漆銀裝金几按果椽
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樂部二百人
乃契丹教坊四部也酒五行食畢各賜罷衣
袍帶使副以金餘人以銀謝畢歸館次日中

使賜酒果復賜餼以綿帛折充次日再詣北庭
赴花宴並如儀酒三行樂作鳴鈺擊鼓百戲
出場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絹花各二十餘
枚謝罷復坐酒七行歸館次日又有中使賜
酒果復有貴臣就賜併伴射于館內庭下乃設
樂酒三行伴射貴臣館



